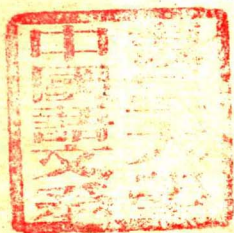


# 大時代的小人物

司馬文森著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聯營編號：0051

司公誌維海上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

司馬文森著

#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

著作人

司馬文森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重慶：機房街二十一號  
上海雜誌公司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一七二號  
聯營書店

重慶、成都、西安

實價

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復興第一版(渝)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很慘，初版印過三千冊，早就賣完了，準備再版的通知也收到了，但因為某種關係，書店實行緊縮政策，不再出書了，結果已經過了兩三年，還是渺無消息，大概是無望了。

「奇遇」和以上兩書也是受到差不多同樣的遭遇，書店老板以在初版時未曾打過紙型的口實，把再版的事一直拖延着。這使我不得不把這三本書的出版權收回重編了。除「學北散記」一書已將原書刪去大部份，又增補了幾篇新稿，改名為「孤獨」交給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外，餘下兩個集子的主要文章大半都收在這四集子裏，中間有幾篇文章如「土地」，如「湖上的憂鬱」，（約五萬字），因為性質不合，或自己不满意刪去，留下來的十餘個短篇，都是自己比較喜歡的作品。

假使說，一個女性的生育是神聖而艱難的，那麼一個文藝工作者在他用筆去和他的工作搏鬥時，其艱難的程度，也和這個不相上下；假使說，一個母親的愛她的親生兒女，是出于高貴的天性，那麼一個文藝工作者的珍貴自己作品，也就不能視為過份了。我這些話，并非以為自己的文章有什麼了不起，有傳之千古的價值，反之，我却以為自己不過是個學徒，正在學走路而已。但我以為它既是我用了心血寫出來的，我就有珍貴它



的權利和義務，其所以致不厭煩的將這作品一再加以修正，使其與讀者見面的原因也就在此。

近些時來，似曾說過某些人在背後說我不該這樣這樣，說我寫作態度又是如何如何，更有些懷有惡意說話，本來這些話，是用不着去理會，不過既然有人這麼說了，利用這個機會來說自己早就想說而從沒說出口的話，似乎也不見得太浪費。我是一個和路駝一樣蹣跚不倦的沈默的工作者，爲人也極笨拙，只知道工作，熱情的，不顧一切的工作，既少吹拍本領，也不斷裝出一副奴才面相，自稱爲某派某系，在這幫口勢力重現在文壇上的今天，自然要被說爲如何如何了。

其次，我雖一向不敢自稱爲「作家」，却也不至于糊塗到連自己是什麼寫作的的事也忘記。十幾年來，我一直就是在走夜路，十幾年的時間不算長，可是，我卻經歷了近乎個世紀的生活，我經歷到的，看到的，聽到的，實在太多了，在這形式式的生活中心，我遇見了許多我所愛的人，也看見了許多使我憎恨的人。十四歲時一個暴風雨的下午，一個陌生人在一家農家草舍中，在我童稚的心中播下真理的種子，從此，我也知道

人類社會中有一個真理，我要向真理飛翔。這十幾年來，我一直就在追求這個福音中過生活。我想：一個聖徒，應該以廣播福音，宣洩他心中的愛和憎為志，他應該愛世人，但他的愛是把人帶上真理的路，而不是欺詐和哄騙。我也許還不夠，但是我想做一個聖徒，我要敲福音的鐘，播下真理的種子，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寫。（而且要寫得多）寫下每個我應該寫，需要寫的字。

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和障礙正多，為什麼我們不該去愛，我們應該愛的，恨我們應該恨，和敵人去作生死的搏鬥哩！

這序文寫成時，正在嚴冬的深夜，窗外風雨飄零，但是一個慣于走夜路的夜行人，是不會為這些困難所阻的，他將忍耐着沉着的踏穩了足跟走着一直到晨雞初叫，東方破曉，才放下行杖！這是意志的力，它將摧毀了一切，你這喋喋不休的蛤蟆，請躲進污潭裏去罷！

# 目次

尙仲衣教授	一一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	七〇
渣 滓	八二
爲了單調的原故	一〇〇
東江一少年	一二八
一個英雄的經歷	一七六
吹鬪手	一九五
狗	二〇九
馬	二三〇
奇 遇	二四四

## 尙仲衣教授

他以純潔而崇高的靈魂而向著祖國的自由與復興。

——但丁

淞滬國軍西撤的第二天，我們奉到救亡總會的命令，從上海轉到內地，出發前兩天總務部一位負責同志，給我送來了足夠到達武漢的路費，和幾封介紹信。在這些信中，就有一封是給我聞名已久而未謀面的尙仲衣教授。這同志說：

「你們路過廣州的時候，可以去看尙博士，他是中大的教授，一個很可靠，熱心的朋友。」

我們到了香港，爲着和當地朋友們聯絡聯絡，停了三天，便繼續朝廣州進發了。到達廣州，恰是「一二·九」紀念前夜。報紙告訴我們：「一二·九」三週年紀念，已由中大及其他青年團體發起，在中大附中大禮堂舉行紀念儀式，並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示威



舉行。……另一個消息說：「郭沫若先生和另一羣文化界朋友，已先我們兩天抵達廣州了，他們將出席這個紀念大會。」看見了這些消息後，大家都有點感奮，想不到這許多會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過的戰友，又在祖國自由的土地上相遇了。但是我們沒有即刻就去着他們，因為時間和精神都沒有可能。

第二天，我們趁個清早趕到中大附中去，這時到會的人已經很多了，廣東的青年們正以無限興奮的心情，密密結隊的擠在大操場上，他們靜默而又心急的等待着紀念儀式的舉行。在會場外的走廊上，我無意中會到了郁風等幾個人，他們已到這兒好幾天了，還沒有動身到武漢去，正和郭沫若先生來參加紀念大會。紀念儀式舉行後，按照原定的計劃，這枝將近三千人的青年隊伍，就由郭先生領導到街上去示威遊行。我們一共是十個，也在洶湧的羣中佔着二小列，潛着這個南方城市的必騰浩浩蕩蕩的走去，向蟻羣似的羣衆高舉着拳頭，並投擲出無數的口號和歌聲。遊行隊伍剛到中山公園前的時候，在我們這一小列隊伍前頭，突然從警衛團那邊插進一個穿黑膠皮面服，頭戴硬帽的高大漢子。他合掌地，一面向他所能看到的熟人領首示意。另一面扭轉着頭前後左右的搜索

着。當他的眼睛從別人的面上，溜轉着移到我的面上時，當我們的眼光彼此接觸着時，大家都驚訝地停住了。

「老葉！」我認得是他，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於是我喊出聲了。在記憶中，我相信他沒有忘掉我，我們曾在上海滬東一個半公開的救亡集會上，彼此開過好幾次會。他初還我是幹什麼的，就時常半認真與半開玩笑的嘲笑我，稱呼我做「文學家」。在他看來是所有的「文學家」都只能寫寫文章，別的便不行了；而他却常表示自己對於文學也有無限的興趣。「要是我也做起文學家來，那就和你們不同了！」因為，他認為自己無論幹什麼總比別人家強

「哈囉！文學家……」他似乎也想起來了，於是就大聲的，興奮的叫將起來。且直走向我身邊，用他粗厚的結實的手掌緊緊的攥住我，以至於使我很微覺得有點痛。「怎麼樣來的？一個人？不！大家一起來！除了你還有誰？……認得，現在我們在那兒？我可以去會他們，那好極了！你們來我很高興，我謹代表這兒文化界同人，向你們表示歡迎！」過了一會。他又慨嘆的說道：「這兒實在太貧乏，太蕭條了，這樣大的一塊處女地

而耕耘者却只有我們幾個。……」

隊伍轉到長堤，他低聲的問我：

「你還想跟他們走下去？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嗎？」

我正感到十分興奮，也就答應他了。我說：「很歡迎，但不知道會不會妨礙你的時間。」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時間我有的是。」

於是，我們開始退出了在行動中的隊伍，並且就在一幢四層高樓內消失了。

過一會，同行的同志們已有陸續回來的了，我替老葉遂個的介紹着，過不到五分鐘，他就像對多年的老友似的，和他們交換各種印象和意見，并問道：

「各位，不打算就離開這兒吧？」

「不，我們是過路的，再等幾天就走了。」

「到那兒去？」這個脾氣暴躁的高大青年，差不多是吃驚的了。

「到武漢去。」

還有的答是：「到重慶去。」

「各位是否爲工作而來的？」這個自稱出身自無產階級的漢子，有點氣忿了，但態度却依然是誠懇而可愛的。「既然是爲工作而來，就不應分彼此了。工作的意義，不是到那裏一樣嗎？爲什麼一定要到武漢重慶去呢？廣州的重要性和其價值不會比它差的。我們只須睜開眼睛來看看可愛的廣東民衆，便知道他們是多麼需要文化和文化人的教育啊！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不願這些，問一問從上海來的朋友：各位要到那兒去？總是回到武漢去！到重慶去！你也到武漢去，我也到武漢去，大家都到武漢去，別處的工作叫誰來做呀？這就叫做全面和全民的抗戰嗎？」

他稍爲靜默着，讓自己的怒氣沉下去。接着又說：這兒的地方當局是十分開明的，派系雖然複雜，但是大家都想做點事情，都想往好的方向走。至於他自己哩，正和幾個政界負責朋友發起組織「抗戰教育實踐社」。

「這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幹部訓練機構，我們將利用它訓練全廣東的青年幹部，以適應這南方時局戰時的需要。」接下他談到這個機構的主持人——尙仲衣教授，「認得



或聽見過這個人吧？我和他負實際責任。」

提起尙教授我便想到依然藏在箱底不動的那封信，因此，沒有等他說完我就插進嘴

問：

「尙教授在這兒嗎，我很想去見見他，我們動身時上海朋友曾對我們介紹過他。」

「他住在不碑，要見他很容易，只要各位不急於走開，過兩天我約他來看大家。」老葉足足談了兩個鐘頭走了，我們接着便開了一次工作會議，有二分之一同志願意留下工作，另外二分之一想到武漢去，他們要到救亡總會去工作的。

第三天，老葉給我們來了電話通知着說：廣州黨政當局，用上海文化界招待會的名義，在文文招待我們，並在中山公園前立招待所，請我們搬進去住。……

招待所成立後，大家都不願意去住，只有我、郁風、還有老葉他自己，搬進去住。

第二天，一個體格魁昂，面孔瘦削，上唇微微突出，戴黑框近視眼鏡，頭髮剪成希特拉式的年約三十六七歲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花格子條紋的法蘭絨淡色西裝，用沉重而

略現得有點遲鈍的步伐，跨上三樓的水泥樓梯，並用手輕輕按着門鈴。當嬢姨出來替他開門時，他告訴她說，他要找郝小姐。那時我正在工作室內工作，等我做完走出來時，老葉，郝風已和這位陌生來客一哄豪放的談笑着一邊吃水菓。看見我走向他們這邊來，老葉就站起來替我介紹道：

「沒有見過面吧？這位就是尙仲衣教授。……」

我握着教授溫熱而肥厚的手掌，爲了這是初見面。我們就彼此交換着簡短的客套，之後，他繼續他奔放的豪談，而我就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吃着水菓，并冷靜的觀察這位被廣東青年當作偶像的青年教授的一舉一動。教授好像是在私人的會客室中接見他最親密的友人似的，他用一種看來極隨便，然而却有着獨特風格的姿勢坐在沙發上，兩腿不時動着，有時直伸，有時又轉曲地拿它對疊起來，後腦緊緊的靠在沙發背上，面孔微仰着，把眼睛對着天花板。教授發表着他的意見，或向人解答問題，總不變他那有點做作的嚴重的聲調。有時大家爲了談論一件有趣事情，把會場弄得很輕鬆很活潑，但一輪到他，却又要使空氣完全改變了。他要從這活潑的談笑中，告訴你他從這些談論中

所聞到的政治意義。一切都爲着政治，一切場合他都能聞出政治的氣息。他往往是這樣使大家放下笑面，緊張的縳着眉頭。他的話說得很慢，而且喜歡穿插着許多政治術語和英文短句。當他認得與套時，他的面孔便充滿了無窮的驚惑和喜悅，兩手隨時轉換着姿態，在空中擺動，好像一個魔術師正在替他的對象催眠似的。他那下垂的細眼睛，爲着要和這些動作取得適當的配合，就不斷的從這個人面上轉到那個人面上，從第二個人面上，再轉到第三第四個。他不但要求人家在他說着話時，要沉靜的聽，而且更要他們能對他的話，每一個字都予以重大注意。但是當輪到人家說話的時候，他却又像在想什麼心事了，把後腦緊緊靠在沙發背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他不大願意使人家知道，他在注意某某人說話的。

是不是他不大尊重人家的意見？

不，他尊重着任何人的任何種意見，甚至於是敵對方面的意見，但是他却在自己的外表上裝出者無其事，冷淡的樣子，因爲他已經習慣了這樣了。

教授在我們的招待所內，坐了將近一個鐘頭，告辭着走了。老葉和他在一道。當他

們走後，在這個寬敞的會客室中，現在留着的只有我和郁風兩個人了。她一面叫娘姨把水菓皮拿走，一面問我對教授的觀感如何，我毫不加考慮的就告訴她說：

「一個驕傲的人，一個十足美國式的紳士！」

她微笑地點着頭，似乎也同意我的話，不過她却替他辯護着：

「不錯，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紳士，但却不驕傲。想一想，他有那麼多的日子在美國度過，先頭是進大學而後又是研究院，考博士學位。他在那樣的環境裏長大，學習，得到名譽和地位，然後再回到中國來，過他奢侈的大學教授生活。……」

「你似乎和他很熟？」

「不能算怎樣熟，三年前才認得，那時他代表天津文化界同人從北平到上海，參加全國救國會成立會，我那時也代表上海婦女界去出席這個會，我們彼此交換了一些意見後，就混熟了。」

「抗教社」成立不久，就着手開班訓練，教授被任為特種訓練班的班主任。這個特



訓班當時只招到學員七八十人，他們把班本部和宿舍都設在中附內，大家都要過着一種有規律的戰時生活。爲要便於工作和指導，班本部成立不久，尙教授也把自己搬進去，和學員們一起過着集體生活。這之間，他給我的印象大大的改變了，他在我腦中已不再是一個美國紳士，一個空頭文人，而是一個很重實際，肯努力，肯苦幹的工作者。他這時的生活過得非得緊張，每天要按時起床和學員們一起早操，要上辦公廳，講課，開會，晚上草擬計劃和替幾個報紙雜誌撰稿，但總却很少現出疲憊和頹唐的神氣。每次我到班本部去看他，或約他替我回從人家手裏接編過來的報紙寫時論，他總是那樣歡暢而且亢奮的說：

「我很忙，但是我相信我總可以辦得到的。」  
有時他說：

「今天一定要我的文章？下午我還有會議要出席，沒有辦法，那只好開夜車了。你把地位留下得了，我準在十二時半送到。」

但是往往到了一時還沒有送到，派工友去要，只見他一個人坐在淡淡的燈光下，一

手抓着希特勒式的頭髮，一手用毛筆在原稿紙上一再的焦急的塗抹着。剛剛換好一張原稿紙，不到十分鐘又被塗得一塌糊塗，但是不管怎樣糊塗，他還是一樣塗下去。派去的工友有時爲了一千二百字的文章，要等上三四個鐘頭，而他自己則弄得成夜不能入睡。第二天我們見面時，總是他先表示歉意，爲了不能準時交卷，實在也是他太不願意馬虎從事了。「要使每一個字都有戰鬥作用的，我不願使讀者把時間白白爲我浪費！」但是當我告訴他：這個報紙正因爲我們嚴正的精神和態度，已使銷路一天一天的增加了。

「當真是這樣？」他驚喜的望着近視眼睛，「那麼我常常弄得成夜不能入睡，也不能算是冤枉了。」接着他以完全不同的態度和聲調，配合着手勢嚴重的說道：「但我們還不能這樣就滿足，還要更加虛心的努力下去！」

六月底廣東成了戰區，第X戰區政治部跟着籌備成立，當時的負責當局爲了物色三級的負責人頗費一番躊躇，結果還是看中尙教授，認爲他還可以負起這份任務，於是他們便把這意思透漏給他。但是尙教授沒有即刻就答應，他說：「凡是足以增強抗戰力量的工作我都願意做，只是這件事却不是一件小事還得讓我考慮考慮。」

他回到愛琴去，（這時抗敵社的訓練班已經結束，廣州正在敵人血腥的轟炸中，因此他便搬到愛琴大樓去住，一面可以減少轟炸的威脅，另一方面則可以解決獨身漢找房子的麻煩。）馬上把自己關在一間狹隘的小房間中，躺在沙發椅上，架着腿，後腦緊緊靠着椅背，面孔對着潔淨的天花板，慢慢的抽着「三碗台」。當第一枝抽完，他接着就抽第二枝、第三枝，以至於到了連自己也記不清是第幾枝了。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停止，他的煙癮也不比別人來得特別大，而是，他需要考慮，不是考慮官職，（上校），也不是考慮薪俸（一百二十元，而他在中大每月則有三百元）。更不是因局面的緊張，戰事一天天的迫近，以至於影響了他接受這新工作的勇氣。他考慮着的主要是——

「到這個新的環境中去工作，我能夠做點事情嗎？做點比現在所做的，更切實，更有效，更能幫助抗戰事業的工作？……」

他以疑懼而憂愁的心情，分析着每一個今後將和他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生直接關係的人物，從他們的地位、背景、一直到個人的性格都分析在內。但他還是一樣的得不到結論，而且越想越複雜了，因此他決定利用當晚的時間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

當他在乳白的燈光下，在熙攘的市聲的包圍中，再也不想不通他所解決的困難時，於是便站了起來，在房裏輕輕的踱着，俯在窗口望着高樓底下蟻羣似的夜市人，聽着從他們中發出的轟鬧的市聲。他這樣漫無目的的站着，踱着，一直到他感到有點倦了，才重新回到沙發椅上，點上「三砲台」，不間斷的抽着，把煙蒂頭丟進痰盂。當他伸出去的手摸着鐵煙罐而且發覺罐裏已經空了，他使用同樣的動作去按電鈴，並對伸進半個頭顱來的茶房喊道：

「三砲台一罐！」

第二天，他帶着一副睡眠不足的面孔去看老左，把自己考慮所得的結論告訴他，並說：

「既是你們認爲我尙某人還有幾分可信任，那麼就讓我來試試看吧！」他把試試看三個字特別加重了語氣說出來，不是爲裝腔作勢而是爲了虛心，他認爲虛心是做人最根本的一個條件。

三組在七月初成立，我、考老、邵佩等應邀請參加，這一批熱情的孩子們，是抱着怎樣的熱情和希望去接受自己的「崗」，而崗前竟僅僅是一塊豐饒的處女地，我們便要像一塊塊荒石，在這一塊荒僻的土地上耕耘着，使它成爲千畝美田，還建築起農舍，開闢苗圃花園，井田以籬笆。這個理想雖然極優美的，而這任務却實在是太艱鉅了。我們以悶空的心情，可感着自己是否不負千千萬萬人的期望。

「怕什麼，只要對工作有信心，天下沒有做不成功的事業。」尚教授用他無窮盡的信心，鼓動我們的勇氣，但他怕我們太過驕矜了，接着又警惕大家說：「但是我們却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驕傲自大心理，須知道我們是來學習做事和做人的。不要以爲自己是藝術家，什麼都懂，其實我們都只能稱爲藝術學徒，我們所知道的事情還少得很。還要更多更多的去向人學習。」

他看見許多做文化工作的朋友，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帶着婆媽氣，做事不負責，散漫沒有組織性，缺乏計劃，便痛心疾首起來。爲着我們這批人還時常有這樣事情發生，他沒有忘記他的英雄企圖：用他所能運用的力量澈底去粉碎這種生活習慣，因此他常

巧妙的利用一些時機提醒大家說：

「不要以為文化人什麼都是好的。對那些自以為是詩人的，我就很看不起，不是看不越他們的作品，而是看不起他們的做人態度。各位要知道我們所處的環境是十分艱鉅的，周圍正圍圍的圍着人，用挑戰的眼光靜觀着我們的動靜。靜觀我們能拿出什麼貨色來。他們表面客氣而內心却充滿了惡意，只要稍一差遲，做錯了一點。雖然是不關痛癢的一點點，就會使他們拍掌大嘩；果不出我所料，狐狸尾巴露出來了，文化人只能關在屋間裏寫文章，吹吹牛皮，不拿鏡子照照自己，却想來幹丘八爺的事，擠人家的飯碗。事情失敗事小，影響文化界同人的威信事大。」接着他又說：「我們都喜進步的知識份子。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最先的倡導人，因此堅持和擴大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便成了我們主要的工作任務了；但是大家問問自己，這點做到了沒有？我們只怪人家對我們不好，却沒有細細的檢討自己，自己的工作風是否做得過遠一點？我們今天的要求是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為統一戰線。這做就要先從自己做起。工作不能存驕傲的傾向，生活要他到嚴肅整齊，不苟且，不敷衍以切合實際的要求，文化人的習氣。」

他對於一般舊式的官廳機關，和公務員的流行習氣，有很深的成見，而且常常以改革者自負。他的改革信條是：從自己做起，因此當工作一開始，他就用大刀闊斧的手法，要實現他蓄積多時的願望了。他對大家不倦的談着做人與做事的方法，談着統一戰線，談着工作的艱苦性……隨後他便親自訂出十二條工作信條，以為大家共同遵守之用。這些信條的內容包括極廣，看起來是瑣瑣碎碎的，却極切實際，他叫人用卡片印好，每人分發一份，用玻璃夾子夾起來放在案頭，以作各個工作同志「吾日三省吾身」之用。

這位教授不管他怎樣有熱情，有能力，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他的最大缺點，是在於缺乏敏銳的觀察能力，尤其是在對人方面。他有許多深不可拔的成見和頑固性，一個人初次給他的印象如果不好，他就永遠認為他沒有用。而他對人產生印象是極直覺的，憑一些簡單的動作和談話。對事也常常是這樣：當他發現某種現象，不管材料有沒有搜得充分就進行分析，分析過後他往往要加以過高或過低的誇張，等到新的補充材料找到了，事實的發展和他所估價的起了相反現象時，他又忙了一陣再去分析，常常輕

他這樣一變動就分析出兩種不同的結論。有錯誤嗎？他的最大好處是不以為羞，只要指出的理由充分的，他會很勇敢的承認下來並加以改正的。一個人要使他信賴，其表面的應付敷衍是不夠的。時一和工作才能使他了解一個人的真價值。因為他有這樣的脾氣，常常感到使人家十分不快，有啼笑皆非之感。比方說組織發的對外文件吧，沒有一種不經過他的，而且剛得頭破血流的，有時直等於迫着你從頭重做過一道。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是不是一篇文章在文字上有什麼差錯？態度違反統一戰線原則？都不是，主要的是不適於他的願望，合他的心意；而他又往往認為自己的願望和意志是最正確的；因為他對於某些事情的要求過於主觀，過於理想，所以常常使人深感不滿，鍾敬文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他是尙教授多年來的舊友，曾同他生活在一起做過很長時間的事，但是他却始終是反對他那種「以自己的意志為別人的意志，把別人的東西作為自己的東西的作風。」

「你要知道，」詩人忿慨的擡開他右手的五隻指頭，在空中搖晃着。「各人有各人的個性，各人有各人的特性。你那兒能夠要求他們個個合你心意，和你一樣！」



向激授對鍾詩人這種嚴峻的批評，表示不服，因為對方所列舉的理由不足以使他服氣。於是，他馬上也採取了積極的攻勢，向他反攻。

「老鍾，你不要那樣大聲的叫，我且問你，你知道我們是爲什麼工作的？」

「我爲什麼不知道？你不要拿大帽子壓我。」

「我是問你，大家是爲什麼工作來的！」

「爲抗戰！」

「好，你自己打倒了，既然是爲抗戰，就不能有在一篇代表一個政府機關，代表抗戰利益的文告中，發抒自己意見的權利，雖然只是極小極小的一點意見。我對於這件工作的要求是，每一個字都應該是客觀的。」

「你把人家的文章隨意刪改以至完全成爲你自己的，是不是也有你個人的意見在裏面？」

「我承認，這多少是有的，但不要忘記，我這些意見不完全是我的，它充分的代表着客觀的需要。」

他們就這樣繼續着爭論下去，沒有一個肯承認自己是輸的。

鐘詩人是八月間才到部來上視察專員職務的，因為機關是剛成立不久的，各方面關係沒有甚好，視察的工作似乎還不十分必要，他就有許多日子空出來了，同時正遇到三組非常忙碌的時候，因此尙教授便把他「綁」去幫幫忙。這位詩人的新工作，有時當尙教授有事出去代坐牢組長位子上和大家接頭，有時幫改文章或者草擬計劃宣言文件。尙教授和他有十餘年的交情，但也不大信任他，不是他做人和做事的態度，而是思想。他常說：「老鍾的思想成問題得很，」鍾也是一個硬性子的人，他對於尙教授的批評也不服氣，他相信自己所思想和所做都是對的，因此他們就常免不了一場爭辯。經常的爭辯，并不能損害他們深摯的友情，大家雖是那樣地認真，漲紅着面孔，浮着青筋，費着無數口舌，以至弄得彼此面色都不大好看。但是二下了辦公處，他們却又像若無其事似的，還是「老鍾」「老尙」彼此親熱的稱呼着，並排沿着那寬闊的馬路走向市郊，回到東山的宿寓。但常常同樣不幸的事情，又在無意中來了，當他們剛好跨上門檻，或者是爲着一點極細微的事，他們又會毫不留情的爭辯起來，大家照樣是面紅耳赤，她們要一直辯論

劉健方都有點疲倦了，詩人才悻悻的說：

「就算你對行嗎？」

「對就說對，爲什麼要加上就算？」

「而且是你永遠都對，我永遠都錯！」

「我早就知道你要認錯的。」

尙教授當自己取得勝利後，就微笑着走開去；但是當他在自己的房間裏仔細的把問題重新考慮（他常常這樣）一下之後，他對於勝利的信心開始搖搖了，爲着要證明真理總是真理，絕不會因是出自某某人的口中，而變爲非真理。因此他就急急的重新走出去找到詩人房裏去：

「老鍾，你的理由也有不錯的地方。」他這樣說。

這兩個孤獨的中年男子，在東山一所精緻的洋式的小樓房內和諧的住着，清早一起坐黃包車上辦公廳，晚上又一起散步回家，各人做着各人的工作，有各人的政治見解，不過是百分之再的政治狂熱者，另一個是詩人，對政治微感到冷漠，「有時他會下

意識的露出一點不正確的政治傾向，（尙教授語。）但是他們却共同的生活着，結着最親熱的友誼。

他們初次見面的地點是在杭州，時間離現在十年前，那時這位青年教授還是一個世故很淺，對現實沒有怎樣深刻認識的熱血青年；而詩人那時已經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翻過筋斗了，換句話說，他已經懂得怎樣在憤怒的革命的隊伍裏舉起拳頭，並呼號着革命口號了。當他初次遇到這位美國式的青年教授時，便以溫和的長者的姿態站在他面前，用他稀有的熱情去慰舞和教育他，燃起他對政治的熊熊的火焰。之後，他們便分開了，走着各自的道路，教授利用優秀的社會地位享受着尊貴的生活，和進步的知識份子交往，並使自己有一個堅強的正確世界觀；而詩人則因為十六年的分裂，親身感受着死亡和流血的威脅，沉默着，并開始脫離政治生活，以酒和詩來滿足他的餘生了。抗戰後，他們在這兒重新聚首，各人帶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當教授和詩人作過一次長談後，他就暗自想着：「這應該是到了我去教育和鼓舞他的時候了！」但也不怎樣叫人覺得奇怪，因為一個代為進化的社會在進步着，人雖有兩條腿，但有許多人却不一定完全用它

來走這樣的路。」在他眼中，詩人就是不用自己的腿去走這樣的路的人，他在生活和思想上都是採取保守形式。

教授夫人汪麗芳，是一個身材適中，略爲有點肥胖的中年女子。在九月中的某一天，她帶着一個六歲大的男孩子——工加，和一個四歲大的女孩子——小加，從廣西桂林到廣州來了。尙教授把她帶到辦公廳去并向我們介紹着。不到一分鐘，這兩個剛剛還是陌生的，見人有點羞怯的孩子，便成爲大家的好朋友了，他們大胆的扯着人家的衣角，爬在陌生人的腿上，在公事上畫圖畫，并用英語和人交談着。看見這對年青夫婦，那感奮而溫和的面孔，是多麼的使我們這些孤單的異鄉人，生了無限的慨嘆和鄉愁啊！

詩人開始和教授分居了，他們不再一起來上辦公廳，一起回去了。詩人並不孤寂，他花了更多的時間在我們身上，茶座裏已開始發現我們的足跡了，而教授則每天來上辦公廳必遲上一二十分鐘，也常常早退。詩人憂鬱的纏着眉頭說：「老尙會給他老婆害死的，你看他連自己訂下的信條也不守了！」

他對這位中年的善良的女人，有很深的成見，「他能做什麼呢？什麼都不懂！——他竟能做出一些不正常的行為。」

認爲她是不配有這樣一個丈夫的，「他們的思想和精神沒有一點是相同的。」但是教授對他的太太，却有着無窮盡的狂熱，他尊敬她，崇拜她，熱愛她，好像她永遠是一塊磁石，而自己便具許許多多鐵屑，不斷的被吸着貼得緊緊的。他們曾一起在美國進大學，彼此戀愛達四年之久，回國後便馬上結婚，而現在，只在短短的幾年間已成爲兩個孩子的幸福的父母了。

教授夫人對於西洋音樂有很深的修養，她的性格正像古牙琴一樣的溫淑，她的生活方式是西洋的，而感情却十足是中國淑女的。她虔誠的崇奉着基督，（她是出自教門之家）而且滿足着自己所處的地位和生活環境，沒有朝前進取的野心和願望，好像她的命運已經注定了——一個教授夫人，再不需要自己的進步和努力了，結果使她成了教授的尾巴，不是一個進步的尾巴，而是一條頑固的保守的尾巴。當我們的教授過着奢侈而平淡的日子時，她是這樣一條尾巴；當我們的教授開始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崇拜者，一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煽動和組織者的時候，她還是這樣一條尾巴。三年來，投進了祖國爲獨立解放鬥爭旋流中的教授，有多少個青年被教育，被組織，被訓練成爲一個堅強的民

族解放鬥爭的英勇幹部，但是教授夫人却還一樣是教授夫人，一個十足的淑女，一個賢妻良母，她在自己古老而平淡的生活中兀立着不爲任何人所動。教授好像也不急於怎樣使自己的太太進步，和一個平常的自私的丈夫一樣，他充分的瞭解她的感情，而且是十分懂得怎樣去享受這種感情的！他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看見了從她感情中發出的光和熱，雖然這光和熱是在另一個基礎上的。

關於教授思想的發展過程，有幾位同志曾經彼此交換過意見，詩人和我一樣，認爲他正向着一條危險的路發展：他的進步太快了，差不多是跳躍，不是漸進的，而這種進步又是缺乏一個革命者所應具有的社會基礎。現在他可以以超人的速度使自己進步，換過一個局面，一個不同的環境，他也可以以同樣的速度使自己退步的，拉向後轉。

「你不瞭解我，要達到適當瞭解一個人所應有的材料，你還搜集得很不夠，要是你認爲搜集這些材料是需要的話，那麼我勸你最好去和辟瀾談談，他比你更能瞭解我。

「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說：「你以爲我對真理的信奉是純出自感情的衝動？你這次是看

錯了！我不否認在某些地方我是很感情的，有時甚至於只憑直覺來判斷一件事情，但這不能作爲你們分析我的主要根據。你說我的進步是飛躍的，太快了，沒有生活基礎的！其實站在你面前，今日的尙仲衣，并不始自抗戰後；在抗戰前，和今日的尙仲衣一樣的尙仲衣已經存在了。」他回憶着并簡述他幾年來的鬥爭經驗。「那時北平正泛濫着反動逆流，××份子有組織的對自由主義者施以猛烈的攻擊，特別是在教育界方面。那時我在北大當教授，因爲我不願意看見這一羣剛潔的青年男女無辜的遭着沒頂之禍，聰明人是懂得怎樣躲開的，但是我不能和他們一樣，我是有責任的，我要担負到底，因此我便不得不出面了。我不但出了面，而且要說話，因此他們便認爲我是一個激烈份子，必須受注意。開始他們倒很客氣，用種種方法接近我，想我也能和人家一樣入了他們的圈套，供其奴役指使，但都被我拒絕了。他們見收買失敗，便又改變策略，實行造謠和威脅，凶惡宣傳我是危險份子，想迫學校叫我走，但人家並不去相信他，我自己身家也是清白的，怕什麼！他們的威脅政策又告失敗了，這是抗戰前三四年的事。一二·九事件發生，有許多平時自認爲革命教授的，天情勢不對都悄悄的走開，讓那些無辜的情



年去撲水龍頭和大刀。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一個青年，我能自己放棄了責任不管嗎？不！我不能站開，因此我便在這羣青年學生面前站起來了！我那時心瘋了似的，冒着北方的風雪，到處奔跑，有時要出席會議，有時要作鼓動演講，和他們一起站在示威隊伍前頭，正因為這樣，我不久便被捕了。他們告我是鼓動學潮，污蔑友邦罪名。……

他激動的把近視眼鏡上兩雲，接着便又說道：

「他們把我用竹籐穿的鐵線扣着，鎖在潮濕而簡陋的牢獄中，一直過了二十幾天不放。他們說只要我肯承認錯，肯在他們面前屈服，便可以得到自由了。但是我不能這樣做，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來救中國是正當光明的！我沒有錯，為什麼要承認呢？因此我嚴峻地拒絕了。不久，他們看見除了無條件讓我恢復自由外再也想不出更妥當的辦法了。因為外面的援救運動正像火焰一樣的飛撲着，從北平而天津，而上海，南京，廣州以至海外。當時的監察政委會雖是在敵人的支配底下求生存，但為着不使自己的狐狸尾巴暴露得太顯明，表面上也不得不裝出尊重民意的樣子，因而我得被釋放。但是也有條件，就是不能再在北平住下去。換一句話說，他們要把我驅逐出境了。……」

教授離開北平，在廣東住了一個短短的時期，便轉赴廣西任教，并辦中山紀念學校。八一三前，他辭去西大教職，到廣西轉任中大。聽說他在廣西時曾吃托派份子不少苦頭，「他們和我在北方時所看見的那些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一樣的瘋狂無恥。」有的說，他曾遭遇到和北方同一樣被造謠中傷的運命，他自己却很少提到。但是對托派份子，却有很深的仇恨，往往今天還是好朋友；第二天只要他有足夠材料可證明對方是托派份子，他便會馬上翻面，再不和他交往了。

敵人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後，教授把他的夫人和兩位公子送上赴梧州的太古輪船。他們將由梧州再轉桂林，等時局平靜了再轉回來，但是卻沒有一個會想到，這一次的別離竟成了他們的永訣。

淡水縣州的戰事以絕望的姿勢作無計劃的撤退後，不到十天時間廣州便在敵人的威脅下。我們因為不是直接的戰鬥單位，被命令朝北江作有計劃的撤退，這次全部要走的人共分為三批，第一批是管理事務的工作人員和公文行李担，第二批是大隊，第三批

只有十幾個人要得到敵人將進城時，才和副司令長官一起撤退。 詩人，郝風是屬於

第二批的。因此我們能“ 粵漢路的最後一班列車，帶着十幾輛軍軍火朝北江開去。

這次車走得很慢，因為載得過重的關係，又兼沿途路軌被敵機炸爛，需要整理。因此二十四小時可以到途的路程却走了四天，到大坑口後我們便下車轉翁源，因為缺乏車輛運輸，自己只好馱着隨身行李，夾雜着灰塵在崎嶇不平的山嶺上前進。在第二批中，我一個姓 的祕書是管打前站工作的，因此我們比別人先走，并能任意沿途截車，看見有空車來了就截住，爬上去，讓它載到一個地方再下來。兩個人心中滿以為將是第一個先到達新據點的，想不到當我們跨進一個破落村莊，找到臨時總部的時候，屬第三批撤走的同志，已有人比 們先到了。他們約有六七個人，這時正在總部外的草坪上，圍着一張軍用地圖，研究從電報站接到的關於當天戰局的情報。我走向他們去，看見教授也在其中，他底雄偉的體，已被完全武裝着，打着綁腿并戴起鋼盔。教授的體格和精神原本是很不錯的，這時再加上適當的打扮，真和我們在畫報上所見的洋兵沒有二樣。因此在工作同志中，對他便有德國兵的稱呼。「德國兵」這時面色蒼白，好像已多天未曾睡眠

，坐在草地上冷澹的對着那張軍用地圖，隨着一隻手在上下移動着，當我坐到他身邊，他才回轉過頭來，情緒不佳的和我交換了幾句簡短的話，之後，他站起來走開了。

老葉以洋滾着的情緒，借我走到旁邊的榕樹蔭內去，他說：「我們是昨晚上的，險極了，小汽車沿途遇到了敵機和小股便衣隊的襲擊，同來的五輛車中，就有一輛被炸燬，死了兩個衛兵，一輛翻到水田裏去。」

「副司令長官和主任呢？」

「他們到渣遠去了，那兒軍事很吃緊，需要他們去指揮……」

「同志們呢，統統來了？」

「不！有一部份臨時調到西江去，他們和職工隊一道走的。」

我也把我們沿途的經過情形，概略的告訴了他：「詩人和郁風都很健康，他們的詩和畫還一樣的生產着，不同的是工作情緒更高更堅定了！」

「想不到，」他說：「南朝新街的集團又重新聚在一起了。」

「錯的是住在招待所中的我們幾個人，大家雖然不把自己當一個集團看，但大家都

我們是南朝新街集團，慢慢的我們也就習慣於這個新名稱了。

當我們走出榕樹林，老葉神色嚴厲的告訴我：

「老尚這兩天情緒壞極了，我們得好好的想法子去幫助他。」

我們的臨時宿舍，是在離總部一百步外的一所破廟宇內，潮濕陰暗，有門，却沒有門扉，缺乏傢具，人多而地方又小，大家只能拿禾桿草舖在地下躺着睡。教授以絕望的姿勢躺在稻草堆上，成夜失着眠，常常的感到有無數的跳蚤，列着陣向他取着各種攻襲的陣勢，在他衣服上、手上、面上以至於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侵蝕着，吸着他底高貴的美國紳士的血液。有時我聽見他沉重的嘆息聲，便不禁要想：「可憐的人，他是多麼的懷戀着他的絲棉被和鵝絨枕啊！還有他的彈簧床和皮沙發，但是它們却留在敵人的佔領地內，說不定這時正有什麼不速的來客，正在彌補着他的空缺哩。」

在深夜中，我往往會在熟睡中突然被手電筒強烈的光波燙醒的。當我睜開惺眠不足的眼睛，朝着光波發出的地方看去，我就能夠看見他——教授，一個人坐在自己的鋪位上，把頭垂在胸前沉思着；有時就用手去尋找那些「反動份子」，和它們進行搏鬥！

開缺一天，（管束示不出人）尚絨長，時間不早了。」

坐我下邊，（一盞一盞）他掉轉頭來，用絕望的眼光望了望我：

「一盞一盞，（一盞一盞）一蚊子飛跳多大了，我睡不着。」

跟着他就推開被窩披起棉大衣：

「我們到外面去走走？」

「一好的。」我把頭點着，也披衣起來了。

廟宇外是一片黑暗的靜寂的田野，星光很稀，露水很很大，草地上是潮濕的。我

們冒着冷氣，在潮濕的草地上作着憂鬱的散步，傾聽從翁江江岸傳來有節奏的，輕脆的

「我們都是一羣可憐蟲，被蒙着在做夢！」教授感傷的喃喃的說着：「在惠州失守

的時候，我曾問過他們廣州有沒有問題？他們都說六個月內沒有問題；在軍事上我們已

早有充分準備，敵人如敢來犯，正無異於自投羅網！我們相信大廣東精神，可以克服任

何困難的。事實上十天還沒有到，沒有經過任何激烈的抵抗，軍隊就像鴨子似的變師的

...

潰退了！」他苦笑着。「而這還是我們早已準備好了的，是廣東精神！人家，顧着自己生活，但是我們却不能這樣。……」

我沉默着，想不出一句可以安慰這顆絕望的心的話。而他却照樣的說話，訴說自己的哀愁。我靜靜的跟在他旁邊，注視着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甚至他面孔上的每一個細微動作。站在我面前的，好像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顆苦痛的善良的滴着血的心。

我們在匆促撤退中帶出來的幾個伙伕，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突然失散了，但是這一百多人，又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因此在新的伙伕未找到以前，便由四組向鄉長辦交涉，把大家的伙食暫時交給他們包。鄉長沒有考慮的答應了，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每頓飯菜，却極粗劣，飯中混有大量的沙土，菜和湯是冷且缺乏養料的。這生活大家都過不慣，但一想到是在戰時，也就無所謂了。因此吃飯號一吹各人就拿自己的口盅，六人一席的圍坐在打穀場地上，一盅一盅的從飯簍里添飯，又一盅一盅的裝進肚裏去。教授當這生活開始第一天，爲着表示並不比人家難吃苦，也和大家一樣帶着他的德國口盅，雜在工

作同志中走向打穀場去。當他站在他的座位上，用吃驚的眼睛去望一望擺在地下粗劣的飯菜時，他的眉頭皺得更深了，勇氣動搖起來了，因此，把頭搖了兩下，便重又跑回宿舍去。當我吃完了飯，把口盅帶回宿舍去時，我看見他一個人躺在自己的鋪位上，兩手埋在後腦下，希特拉式的頭髮凌亂的披在額前，眼睛好像很不舒服的，一霎一霎的動着。

「你不吃飯？」我問，坐在他的鋪位上。

「那不是人吃的，」他憤慨的說，「那是給牲畜吃的！」接着他又說：「我真不明白你們爲麼能夠這樣毫不在乎的——一大碗一大碗的往肚子裏裝。」

他這樣過着。足足有一個月我沒有看見他吃過一粒飯或下過一滴湯。一個勤務兵替他四處的出來挨門挨戶的找雞蛋，他就利用它以支持他身上必需的營養。但過了不久，他又把雞蛋丟掉了，他說：「我還是再試試看，不然，人家會笑我們文化人吃不得苦！」

「他重又鼓起勇氣，跟大家一樣拿起口盅，走向打穀場去，試試的結果是十分完滿的，但是——還沒有完全成功，我還得習慣下去；十餘年來美國式的紳士生活，已使我完全



和中國隔離了。但我並不是那種缺乏勇氣的人，我是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人所能做到的，我都能做。」他就這樣開始和大家一樣吃着「不是人吃的」飯菜，過着簡陋的生活。但是在他的內心中却不是完全沒有鬥爭的，他每次總是吃得很少，而且總是皺着眉頭，好像一個害怕吃藥的人却遇到最難吃的藥，但是爲了活命，爲了健康，却不能不勉強吞下去。和這個譬喻不同的，就是他並不完全爲着身體的健康，爲着活命，而是爲着怕由於他的紳士式的行爲而起的不良的政治影響。他是一個最重身教，最重政治影響的人。「想一想，一個負責登報工作的思想領導的首長而且這樣，在全體的工作同志當中，將會起怎樣的影響！」

在這個時候，和在生活中所起的變化一樣，使他憂慮的，是離開廣州後教授夫人的安全問題！她們雖是在廣州乘守前離開，但在一定的時間內，他却沒有接到關於她們的報告。「該不會發生什麼吧？」他時時問着自己，并替自己作着解答。「不！如果有什么事情她是一個聰明人，是懂得怎樣去應付的！」過後，新的不安又糾纏着他了。「要是他知道廣州失守，而又得不着我的信息，她會多麼着急啊！」他睡不着了，但這一

次不是爲着跳蚤或蚊子，他已經習慣着了，並且能若無其事的讓它們在自己的面「爬」。爲着要解除他心上的寂寞和憂慮，差不多每過兩天就要擬一個電報叫勤務兵去拍，天天遞腿趕六七里路到電報局去探查，是否有自己的電報拍來。「沒有電報！」當派出去的  
人回來大聲的報告他時，他的不安加多了，焦急的伸出手去，抓着希特拉式頭髮，搖動近視眼，默默的走出門外，或躺在鋪位上望着屋頂不動。開頭，他只感到自己有點失望，慢慢的就痛苦起來，終於他完全表示絕望了！這時老葉已調到大坑口去，辟澗在酉江，和他比較談得來的只有敬文，和風和我三人。爲了一對他的工作情緒「表示不能同意，我們曾有計劃的分別和他作着懇談，每一次我們坐在柏樹林裏或翁江河岸，不管是在躲飛機或游泳，一有機會我們就向他採取着新攻勢，提供他工作上的新意見，並對他的工作情緒加以嚴格的批判。到這時他往往沉默着，虛心的傾聽我們每一個意見，每一句批評，最後他便表示他所能接受的程度和意見。

「我感謝你們的批評，也很知道自己的缺點，而且也並不寬恕自己的錯誤，這便是我爲什麼要常常沉默的原因。……」接着他又說：「要是你們也用另一種眼光來看我，

那麼你們就錯了，須知道我也和大家一樣，是一個青年，是來學習的，在學習中改變自己。」

他對別人長處的學習精神的確是旺盛，很少看見他放過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但是他的進步在我們看來是多麼的緩慢啊！

「同志们，你們不用擔心，我敢向大家担保，我決不會永遠走在你們後頭的。」他的身體就在這樣的矛盾和苦痛中，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了。有幾個喜歡「磨擦」的朋友，又乘機放空氣，而且有意無意的透過來給他知道。

「尚組長吃不慣這種苦，他已提出辭呈，要回到後方去當美國紳士了！」

教授對這些謠言攻勢，只報以淡漠的冷笑，雖然在內心是充滿了無限的惱怒和辛酸。「爲了統一戰線，我們有什麼不可容忍呢！」要是人家不理會這許多，而且打到頭上來呢？「還得容忍！」他就這樣容忍着，用他嚴峻的冷笑和沉默去撕毀一切謠言和中傷。

這時，有好幾隊戰工隊跟在總部之後，並搬到翁源來了，他們也和我們住在一個村

子裏。這一百多個青年男女，穿着各式各樣服裝，露着滿面營養不良的神色，睡在舖禾稈草的潮溼的泥地上，好像豕豬欄中一羣牲畜。但是，他們却都不以這生活爲苦，大家照樣興奮的唱着，喊着，成天在田野中奔跑，找尋工作的對象，自己挑水造飯，每天飯後到了自由活動的時間，則到翁江去游泳，晚上又緊張的舉行着各種各樣的自我教育工作佈置和檢討的會議。

由於這羣青年的不屈的苦鬥精神，對於在苦悶中的尙教授似乎有不少的影響。他用感動的眼睛，默默的注視他們的每一個活動，內心充滿着自慚與慰安的情緒，終於他覺得自己該振作一下了。

我們常在下午飯後四時左右，相偕着江邊散步。他慢慢的跨着步，用近視眼去欣賞夕陽照下江岸幽美的景色，舉着手和在路上隨地碰到的職工隊員打招呼，交換簡短的談話。一到淺水灘邊，我們就聽見從這羣青年尖亮的嗓子內發出的雄渾的歌聲，看見被搥成白沫的浪花，和那活躍在水波下活潑而壯健的裸體人物了。這是一幅富有青春和活力的畫面，而這畫面差不多使教授完全的陶醉在里面了。

於是他就任江岸的草地上，選擇了個有樹蔭的地方坐着，把自己忘記了，好像他就是這群青年中的一個。他們在作着鬥水戲，他們在歌唱，以至於作着競賽，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有趣的場面，都會引起起了深刻的反應。有時他覺得自己是在水中，有時他覺得他遭受鬥水戲的攻擊了，聽見他們快活的笑着彎下腰，他也就大聲的笑，或者露出着急緊張的神氣。但是，這種使他神往的力量，並不能支持多久，不久由於一種單純而平凡的聲音，或是別的什麼小事情，就會使他回轉到固有的他身上。他愛着這樣的一羣青年，想把自己也溶化在他們中間，但是他是一個哲學博士，一個教授，身上穿着草綠色軍服，掛有三顆金星的上校領章，由於這些使他有時不得不下意識的想起自己的地位自己不能完全相同于這羣純真的青年男女的地方。他感到自己是一堆憔悴着，并且日趨蒼老了。

日子是流過去了，但是我們却還原來的在江邊散步，欣賞着夕照下的景色和這羣青年男女，豪放而無拘束的，富有活力和青春氣息的畫面，一雙雙閃爍的沉靜在他們活躍的氣氛中。但他的血管里却日有增加的沸騰着他久已失去的，年青人所始的血液，有

時長沸騰神那樣強烈，以至使他完全的忘記了自己所處的是怎樣的一種地位，忘記了他的聲位，在他領子上還掛着三顆金邊的領章，於是，他就像觸了電流似的迅速的站起，并回轉身對我們說道：

「你們來不來？」

「什麼事情？」

他指着江上那一羣青年男女：「參加他們游水。」

我不會游水，於是我回絕了。但是也有會游水的，他們便說：「好吧！這南方天氣的確太悶人了！」

他開始離開江岸，朝宿舍開着快步去了，在後面跟着的是那些準備參加的同志。十分鐘後，他們帶着浴衣和別的一些器具來了。教授讓他那雄壯而細潤的上身襯露着，讓它去和南方的十一月的空氣，和將落下山腳的夕陽接觸。接着他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子似的，爬下江岸，大聲笑着喊叫着，并讓自己完全的溶化在這一羣年青人的青春而有活力的氣氛中了。

教授有很純熟而高超的游泳技術，在我們的同志和這一羣青年男女間，怎樣也找不出一個是他的勁敵。他自稱爲冠軍，是無敵，常常用藉夫來譏笑那些落後的，或者站在岸邊湊熱鬧，或僅能在水中泡一泡的同志。但是，這冠軍也不是永遠歸他所有，不久就有一個姓方的小同志超過他了，他有比教授更純熟的游技，身材又瘦小又靈活。教授在這些許多次比賽中，開始在他面前落後了。於是，他變得非常之憤慨，雖承認着這位小同志是他的勁敵，但也僅僅在游水方面，別方面他還是可以超過他的。於是，他就提議作甩石子比賽。大家站在江的這邊，看那個能把石子甩越江的那邊，看那個甩得遠就是那個第一。他是有着比誰都堅定的信念，他相信這回該是自己第一無疑了。但是，比賽的結果，我們的教授又落後了。自然只能做到第二，他感概地丟下手中剩餘的石子，搖了搖頭說：「我現在不行了。」

這青春的日子可以醫治一個人的憂鬱病的，但是可惜過得並不長久，職工隊奉命到東江去了，組中的某些同志也奉派出發了，村里已成了初來時的空虛，江上變沉寂了，只有那幾架利用水力的水車，還在那兒單調的輪轉着，哀鳴着。教授似乎又憔悴了，他

重複地體驗到他那還沒完全去掉憂鬱的心情。

他突然的病着了，軍醫來診斷，說是惡性瘰癧。我們都主張他應當到醫院裏去住一個時期。他也以這意見爲對，因此他便向部裏請病假，帶那一位姓方的同志，到韶關陸軍醫院去留醫。

教授走後的第二個星期，我因爲也有新的工作任務，奉派到韶關組織督導團。我們一行，連勤務兵一起共是六個人，下了火車後，同志們到旅館去了，我就直走到陸軍醫院去看他。在特別病室中，我看見了教授和少雄，少雄坐在一隻小桌子旁邊寫信，教授則躺在病榻上休息。他的健康已經恢復了，面色也十分紅潤，見到我走進門去時，好像突然年青了十幾歲似的，他翻身坐起來，並親切的握住我的手：

「你來得正好，我就要出院了！」

我在他旁邊坐着，容覆了他一些關於他走後的情形的詢問，他也把自己的情形概略的說了一些，因爲他處在這醫院住來有點氣悶，便提議我們到街上去走走。十五分鐘後



我們三人在街上出現了。

我們在同樂樓吃了一頓飯，又走了幾條街道，時間已經不早了，便把教授送回醫院去。當我要離開那兒，少雄說願陪我單獨談一談，因此我們就一同出來，并在中山公園內，沿着一條幽靜的林蔭道慢慢的走着。這個年青的，誠實的小同志，不曉用手去正一正他的近視眼鏡，并用他特殊的沙啞音，告訴我一些關於教授到醫院後的情形，這些情形是連教授自己也知道得很模糊的，只有他才能說得出。

「……他的病事實上並不怎樣重，」少雄說，「到醫院後只打過兩次針，吃了一點藥，健康便完全恢復了。因為他嫌醫院裏寂寞，能自己起床走動的時候，便對我說：『軍醫到！』少雄，我們到街上去走動走動？」

「我說：『……』」

「很好，這兒實在太悶人了。」

於是我就陪着他到街上去。我們在水果店和一些食品店裏走着，他對我說：

「少雄，我很想吃東西，你說這時吃東西對身體沒有什麼妨礙吧？」

笑書)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有妨礙，但我却說：

病後的人總是這樣，多少吃一點對身體也有好處的。

於是，我們在食品店裏胡亂的吃了一點東西，走到街上來，經過一家鷄鴨舖，他忽然站住，並且以遲疑的神氣望着它：

「少雄，我想吃鷄，你想沒打緊吧？」

「我鷄是補身體的，有什麼打緊呢？於是我便回說：

「沒打緊，鷄肉是補身體的。」

於是，我們便走進鷄鴨舖，選了一隻最肥大的買了。兩個人高高興興的一邊走回醫院，一邊商量怎樣燒和食。當廚子把鷄肉燒好送到病室中來時，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坐

着大吃起來！說來有點怕人，他吃得很多，一言不發的儘在那兒埋頭苦幹，足足吃去了

全鷄的三分之二。我以為他餓了，在病中也有四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這時感到肚餓想

來多吃一點，自是理所當然，因此我也不去勸他了。

了，而吃完鷄後，他說感到有點疲勞，要躺在床上休息。過了半個鐘頭，他忽然發起熱來

了，而且熱得很高，眼核赤，神經陷入錯亂狀態，躺在床上不知怎樣的啾啾的哭啼起來。我走去問他：怎樣了？身體是否很不服舒？他不答一句，只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已經不認得我是什麼人了。他這樣哭了好一會，便爬起來，像幽魂似的，在病室中輕輕的走着，口中說着囁語：

——可憐的人，她走了，一個孤單的女人，帶了兩個孩子，沒有陪伴的人，又是在動亂的時候，要是在路上發生什麼，我才真對不住她……（他停着想了一會）不會吧，她是聰明的人，懂得怎樣去解決困難的。但是，為什麼不給我電報呢？……

他悲愁的用手摸着額角，好像有什麼事想不通，正在傷他的腦筋似的。

——好吧，你們這些狗東西，讓你們去擠吧，我尚仲衣不是那種人，（他忽然憤慨的握起拳頭，像正跟誰在吵鬧似的。）笑話，你們以為我來做官嗎？鷄巴大的一個上校組長，算什麼！說是爲錢，我當大學教授的薪俸比它多出二倍……要不是爲着抗戰，爲着統一戰線，誰願意來受你們這些烏氣！而你們却排擠我，說我是文化人，無用！（冷笑）看着吧，那個能站得更久。

他繼續在病室裏走着，赤着足，喃喃的說着謔語，眼睛雖然睜着，但他却還在懸着，在夢中，支配着他底每個動作的，不是理智也不是感情，而是一些看不到的下意識的思想。我這時真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你想想！一個我平時最敬重的，有着強烈的理性的人忽然病得這樣利害了！我真想大哭一場，但是我忍耐着，並且鼓起勇氣，走向他去，想把他扶在床上。他是太疲勞了，只要能得着充分時間休息，便能復元的。但是他却頑強的抗拒着，並睜大了眼睛叱喝道：

滾開！你這個卑鄙的狗東西，排擠我還不夠嗎？

這突然的叱喝使我吃驚不少。想一想，荷紐長瘋了，這怎不叫人着急呢？於是我便打開房門跑出去，把這情形統統通知醫生，要求他們設法使他恢復常態。醫生埋怨我不該給他雞肉吃，便伴着兩個看護和我一起回來。當我們跨進房門，還看見他一個人在自言自語的說着什麼。等他看見我們進去了，就突然怒氣沖沖的喊道：

滾開，你們這些狗！

醫生鼓起勇氣想上前去勸他，但是他却舉起手來要打他，暴怒的叫着：「滾開！滾開！」

生沒辦法只好退出去，臨走時告訴我：他這時正在興奮着，不要去觸怒他，最好讓他好好的休息一下。

我把房門重新闔好，以最大的努力想盡了一切可能的方法，進行我的工作。我常常走近他，並試探着用話去測驗他，我說：

尙組長你這認得我？

他用赤褐色的眼睛望着我不眨眼的注視了半會，才乏力的說：

——少雄。

——你太疲乏了，睡去睡吧吧！

——不！他搖著頭說：眼中溢着淚水。我，我難過……

談着他就像小孩子一樣的哭着了。

這時他睡着了，睡得極好，差不多一上床就閉上眼睛不動。我一夜沒有睡過，我不斷的起來看也，且也感覺得很好。第二天也還一樣，睡着，睡得很好，我替他把時間計算了一下，已經過了十八個鐘頭了，但是卻沒有醒過一次。要是他這樣永遠睡去不醒

，那將怎樣辦呢？我想着，恐怖起來了，有好幾次想去搖醒他，大聲的叫喚。但是就在這時候他醒轉來了。我問他感覺得怎樣？他說沒有什麼，只是頭稍微有點發昏。他醒轉來走動的時候，就問我當他吃過雞肉後，曾養生過什麼事沒有？我怕他聽了難過，故意瞞着他說：沒有什麼，只是打他。他憂慮的皺了皺眉頭說：

「我記得好像還說過一點什麼話。」

至於他曾說過什麼話，直到這時還被我隱瞞着。……」

第二天，我再到醫院裏去看他，教授很興奮的拿了他身上掛的一把劍給我。

「你知道這把劍是怎樣來的？」

劍已經舊了，不像是新買的，我說不知道。

「一個人送我的，」他得意的說，「一個女孩子。她的愛人把劍留給她，上前線去

戰死了，現在她帶它來轉送給我。」

「這個女孩子現在在那兒？」

「在這兒，是一個看護。」

「少雄也幫他證實這件事，還附帶的聲明：她並不是爲了對教授有愛才拿這把劍送他，至於送劍的真正原因，是：當他在病中，曾和她作過好幾次思想的談話，過後他就成了她的偶像，因爲他快要出院了，爲了表示她的情緒，當這病室只有教授一個人的時候，她之把劍悄悄的送來，她說：」

「它是我心愛的紀念物，但是我却願意把它拿來送給你，尙同志！記着這把劍會染了一個壯士的血，和一個少女悲苦的淚的。」

少雄回來的時候，教授就把這件事告訴他，并說：

「少雄，你想我應該買些什麼答謝她呢？」

「你會知道怎樣做的！」少雄笑着回答。

蕭蕭的風，吹着大地，只留下幾個人，在寒風中，發着陣陣的呻吟。

來去第三天教授坐着部裏的專車跑到連縣去了，少雄則留下和我們一道工作。一個半月後，他又從連縣回到韶關來，同時我也接到調部的命令。我們在河西一家小茶館裏吃飯，他告訴我：這次我們被調到華的新任職，是去主持幹部訓練工作，有三千個廣東青年

將要集中在那兒見譚。他說話時，兩眼閃着光輝，精神飽滿，聲音中充滿了無限的期望和信心。這次給我的印像和在兩個月前恰成相反，就是拿來和廣州時對比，也切實得多了。我衷心的爲他得到無限的安慰，並且深自相信，他的確是「不會永遠掉在大家後面」的。他問我能不能跟他一道走，我說我的病還沒有完全好，還要等兩天，於是他便和蘇都風在當天下午坐車動身走了。

一到三華後，教授又不知意了，他所遇到的許多事情，都是出他意外的。那兒有更多磨擦家，他們自己不做事，却怕人家做事，因爲這會使人家看出他們是不做事的。他們連自己是來做官的，却說人家是來做官。教授却恰是一個和他們相反的角色，他只怕事情做得少，却不怕事情堆得太多；只怕自己成了「官」，却不怕來做事。因爲他抱着「多做一點兒」，和「你不幹我來」的工作態度，又加上不會參加任何人內部派系間的爭執，所以人家便都看中他，把他當做擋箭牌一樣看待，於是攻擊便像雨點一樣的朝着他身上打去了。教授以忿怒的心情，接受一切誣蔑和攻訐，但是他還照樣的容忍着，爲了「統一戰線」的原故。



我到三華時那一天，特地避開了人家的注意，悄悄的把我拉到墟上去，心中似有無限憂愁的說道：

「同志，我們遇到了一種更困難，更艱苦的工作環境了！」他把幾天來觀察所得的意見告訴我，并接着說，「情形複雜得很，但是我們不能絲毫的變更我們的工作態度。目前最重要的是對內不參加任何人事的爭執，一切爲着統一戰線，爲着抗戰，對外爭取工作，把大家這種對工作表示冷淡，怠工的風氣轉移過來。」

大部份的工作人員已經調齊了，但是幹訓班的工作還只停在寫計劃起草案上面，問一問什麼時候才開辦訓練，就連最高的負責人也不知道！大家似乎都普遍地在流行一種風氣，那就是正事不幹，多幹些閑事，說些閑話，讓生活過得十分悠閑，或在人事圈內生些是非。

教授對於這一些似乎都不感興趣，人家告訴他應該在這種場合裝着笑面，或者表示自己對這些東西也有強烈的興趣，而這對於他又往往有很大幫助的。但是，他不能這樣做，每當人家嬉皮笑面的在主任面前用諂媚的口吻，談些是非的時候，他就苦痛地低下

頭默默的走開去。把自己投擲在黃昏的康野中。對同志們用輕蔑而又沉痛的聲調，發舒他心中的鬱悶：「媽媽，儘是些搬弄是非的小人，一點正經事也不做。」接着他又慨嘆道：「到這時我才看到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是在怎樣的一種艱苦中進行的！」

這時，羅勃源曾和我們一處生活過一個時期的，那一隊戰工隊，又開到離我們二十幾里路的地方來工作。他們聽見教授已到店兒來了，就派代表來請我們去看他們的工作成績。我把這事情通知教授，他便很興奮的說：「走，店兒簡直又是那些槍和狗的，我們還是到他們那兒去跑跑，也許還可以做點工作。」

第二天，我們趁了個大早，坐船對河去。過河後，還要通過幾十個村落，繞過一座山，走了將近二十五里路，到一個叫龍仙鎮的地方才算到達目的地。我們在路上保持着相當平穩的速度走着，教授像一個藝術家似的，他不時在路上停住腳，描着角度，然後再用手劃圖的說，那一個風景好，那一個場面偉大，可以入畫，他說

「可憐極感嘆也和我們同來，不然又有許多畫畫材料了。」

沿途所遇到的幽靜的風光，使他深深的陶醉着。但是，比這些少見的風光更能使他

陶醉的，却是我們在路上作着一次最率直坦白的談話。這次的談話，是在我們互相作了  
一番思想的批判，生活及工作態度檢討之後，他照樣熱情的要一雲近視眼，並輕輕的響  
響着自己的鼻子，然後沉默着了。這沉默不是反抗，而是種種反省，如果你對他批判是中  
了要害，他就常常會發生這樣的反省。一言不發的思索着，並為自己痛下決心，下次  
即得改訂了！

我們沉默着，經過了那座山，將轉入一片松林中時，忽然教授在前面止住足步，嚴  
肅的叫我道：「工作。……」  
「同志。」

我說：「什麼事，尚組長？」

「你問：『你看我夠不夠資格做一個×××××？』」

我說：「我不大清楚，不過照我的看法似乎很夠。」

×是不需要上層文化人的。」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關於他的自己內心自白的話，開頭頗為使我詫異，但是只一會就

使我對他談話感到深切的興趣了。

「不見得是這樣吧，」我回答他說，「我們是局外人，當然不知道他們對上層文化

人的態度怎樣？不過，在報上我們也能看見一點消息，錢××也不是個上層文化人，但

是他却是一個出名的×××。」

「正因爲這樣才使我奇怪，」他說，聲調激動地。「我以前也相信你剛才的說法，

不過後來我覺得錯了，於是我就慢慢的修正，並且開始想通了。一二·九領導北平學

生運動時，在北平我算是被人家看作左傾文化人了。有許多，雖沒有說明，但我相信他同

們是×××和我接近，他們從沒對我提起過統一戰線以外的一句話；到廣州後，潘××

×他們也常和我接近，真是無話不談了，但是他們也沒有來發展我，和我談的還是離不

了民族統一戰線的那一個範圍。後來我想一想，也許是自己的認識不夠，不配做他們的對

象。其實他們有許多公開人物也不比我好。」

他頓着，好像在想什麼，接 就正着結論道：「因此，我得了一個結論，×××是不希望能大量吸受上層文化人的，這批文化人的中間立場，比之被吸受後更能幫助當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統

他把他心中抑鬱了很久的話吐露出來，覺得自己好像也輕鬆許多，於是，他接着就孩子氣的向我提議要和他賽跑，龍仙鏡已在眼前了，只要跑二里半路就可以到了。我同意他的提議，於是我們就開始取着長跑姿勢，跑下山坡去了。

戰工隊的青年同志，在鎮公所內已集候了許久了，我們剛剛跑到，就給他們熱烈的包圍着。教授以從來沒有的感奮情緒，對他們講着話，在詳細的查問着工作現況之後，就在「再會吧在前線上」的歌聲中，被送走了。在回部道中，他對這些青年的工作者表示無限的讚嘆。「但是在他們的工作中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他接着批判說「從工作作風上來講，似乎左了一點，他們既然拿的是動委會的經費，用的是戰工隊的符號，為什麼在寫大壁標語，組織青年時，要用自己以前的名義？在這時候我們的一切都應爲抗戰，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我們的工作才能展開，才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

接着，他要我對他剛才對大家的鼓勁演講發表點意見，我如我所能想到的意見都說出來了，他點着頭，並且表示完全同意。之後，他就自動的來批評我在歡迎會上的演講了。他像在讀一篇名貴的作品，很細心的分析着我的這篇演講詞的內容，聲調以及演講時的姿勢。對於演講聲調和姿勢，教授有特別的研究，他認為內容雖然佔着主要地位，但是沒有好的聲調和適當的姿勢去配合，也會使內容減色的。他不主張學術式的演講聲調和姿勢，認為那是太缺乏力量，不夠煽動。

「至於你的演講，」他說，「大體上很成功，你的姿勢和聲調也互相的取得配合。不過內容還是缺乏點組織。不要以為無關緊要，組織性這東西很重要。至於你今天這個演講，我認為最精彩的一部份，還在於關於汪精衛叛國的一段分析。你說汪精衛好此一個人體（中國）上的一個毒瘤，停留在我們身中慢慢的發炎潰爛，會使我們這個已經不大健康的人體，慢慢的瘦弱以至於不治而死。現在他自動的走了，投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鞭撻下討生活了。就等於我們割去這個毒瘤。也許當時會覺得痛。但是只要再過一

會這傷口就會好起來，而人體也永遠健康了！這個分析在思想上是正確的，表現的手法上又極通俗，這是你的成功。」

我開頭笑的說：「照你看來，我以後還可以成一個演講家了？」

「是的！」他嚴肅的說。「你如能夠好好的努力，關於這方面是可能有點成就的。」

一天來不停的奔跑，講話，使我們都感到有點疲乏了，於是，我們就停止講話，拉着矜儷的步伐一步一步的朝歸途走去。

已經將近黃昏了，太陽沉下山去，夜色慢慢的濃起來，好容易才趕到渡口，準備過河去，正好碰到辟爛，郁風，老葉他們從對河過來。

「你們要到那兒去？」教授好像重又奮發起來。

「到政工隊去。」郁風一面回答他，一面拉住我問關於龍仙鎮的情形。「他們第一批二十人明天就要出發了，長官部有命令調他們去。」

同時，從他們口中我們還聽到另一個消息，就是主任要換了。至於換誰呢？沒有一

個知

「他們要走了，你們去做什麼？過一下又要給人家有造謠生事的材料了。一教授憂慮的說，他是常常要避免人家的麻煩的，但是麻煩却常常自己找到他頭上來。」

不過，過後他想一想，去送送人家的行也沒有什麼不合，也就隨着大家到政工隊部去了。但是結果情形很壞，正如教授所說的「又要給人家有造謠生事的材料了。」在第三天，我們就聽說有人在造教授的謠，說他煽動政工隊員反對舊主任，其實大家到政工隊部不過轉了一轉，還逗留不到十分鐘，那兒說得到什麼煽動？這不過表示教授在這個集團中處境是更加艱難吧了。

我們回到部里天已經黑了，勤務兵告訴我：有幾個青年朋友到這兒已經等得很久了。我走去着他們，認得是前星期到這兒希望能得到工作的那幾個人，他們因為等了整整一個星期，還得不到一點工作頭緒，不願再等了，想回去。「但是，我們僅有的一點點路費都用完了。」



我把這個意思轉達給教授，（他這時已知道他底太太的消息了，且爲了她的急需正打算把身上僅有的幾十塊錢寄給她。）他稍稍的想了一下，便打開皮夾子把五張十元的鈔票遞給我：

「我全身的財產都在這兒了，請你交給他們，不要說是我的。」

他熱愛着青年，給他們以可能的許多幫助，但却不願使人家知道幫助他們的是他自己。當他離開北平的時候，曾有一個青年傭工跟他南下，到了廣東不久他就告訴教授，他再不願意幹下去了！

「你打算怎樣？」教授溫和的問他。

「我要到××去，我想進抗大。」青年工人胆怯的嚅囁着，他擔心着可能得到的答覆也許是一頓臭罵。然而教授却出他意外的微笑着說：

「你真有這個志願，好得很！把你的行李打好，一切費用由我負擔，介紹信我也可

幾天後，那位青年工人就勁身到××去了，他成了抗大的一位優秀學生，現在正在

山西敵後爲民族的自由解放和敵人鬥爭着。

二月間，我們奉命全部移駐，教授以無限的感奮的心緒，告別了三華，在路上他對大家說道：

「從今天起，大家要振奮起來，好好的幹一下了！」

他的確是振奮起來了，他向部內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工作計劃，並保證能在三月個內，完全使它實現。爲着工作同志病的太多了，健康成爲主要問題後，他就提倡體育，每早親自起身招呼大家，並領導他們作爬山競跑等健身運動。

午後下辦公廳的時候，他又要個別的約我們出來，在曲江河畔作長途散步，彼此交換着工作上的意見。他不放鬆自己每個被教育的機會，但也不放鬆每個教育人家的機會，故長途可謂，也談自己關於音樂內，學一陣亦喝色酒短皮外藝，面對着濛濛的燈光，繼續工作，工作就是他的生命，生命的存在是爲着工作。他就這樣工作着，直到深夜一二點鐘。因此我常看見他害傷風病，爲着恢復他精神上的疲勞和治療傷風，除抽煙

外，他就隨身攜帶了好幾盒萬金油，不時蘸了一點送進鼻孔裏去。

到了四月間，他的面色突然變得非常難看，人也越顯得蒼老了。他的鼻孔塞得很利害，而頭又不斷發熱，他告訴人家說他正在害着重傷風病。有一天，我在辦公廳外邊看他，看見他的面色比任何時候都蒼白，我說：

「尙組長，你底身體不舒服？」

他搖着頭，用指頭抹着萬金油在鼻孔裏抹了一抹說：

「不行，我病得很利害。」

「還是到醫院裏去看看吧，你現在的精神差得很。」

「過兩天看看再說，最好是不要進醫院，要是我走了，你想想，工作會受了怎樣大的影響！」

兩天過去了，他的不健康狀態並不會好轉，第一盒萬金油已經用完了，正開始用第二盒，但是他的鼻子還是塞的，而頭却痛得更加利害了。

「還沒有下決心？用鏡子照一照，你的面孔是多麼地蒼白啊！」

他在鏡子上照着，着急起來了，「我住醫院去。」他說，「馬上去！」他回頭去叫勤務兵：「譚新初，快一點替我把東西收拾好。」

他進了河西一家教會醫院去，當天黃昏，我和敬文去看他，他正吃完了飯，翻着放在床頭的「夏伯陽」，看見我們來了，特別顯得親切，一開口就告訴我們關於他的病況：

「沒打緊，醫生說這是疲勞病，睡兩天就好了。」

「一個人住在這兒不會感到寂寞？」

「不！」他正經的說：「我沒有停止工作。」

所謂工作，經過他說了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這個醫院裏有一個外國醫生兼傳教師，他來看教授的病時，曾和他談了很久，知道他是哥倫比亞大校的哲學博士，又是一個教徒，馬上便和他發生了深厚的友誼了。他們從聖經談起，一直到中日戰爭，在談話中，教授突然發覺這個傳教師，和所有外國人一樣，對山國的抗戰前途有一種不正確的理解，「因此，我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大大的宣傳一下。」

我們離開醫院，正想回部，在路上忽然遇到郁風，她說：肖組長的結婚金鍊給他的

勤務兵偷掉了。

「你怎麼知道？」我有點不相信。

「有人看見他拿到城裏金鋪去賣。」

這是另一個勤務兵，叫江民，一個從小就在垃圾堆上滾大的青年，他的年紀還只有十九歲，却已是一個老兵了，在十年的流浪生活中，他不但學會了賭錢和偷竊，還會嫖女人，是一個十足的小惡棍。但他却有異於常人的聰敏和勤勞，因此教授願意要他來做私人的勤務兵，而他也樂得當教授不注意時，從衣袋裏扒着鈔票。教授對於金錢的事，雖然看得隨便，但並不完全是糊塗的；他雖然從來很少記清自己衣袋內有多少錢，但他却沒有忘記那個袋裏是空而那個袋裏是實的，因此我們常常能聽見在他底宿舍內，發出了他和這個勤務兵有趣的談話。

「江民！江民！……」教授的聲音。

「來了！」江民氣急敗壞的，從外面趕進去。

「我身上的錢呢？」

「錢呢？」

「錢呢？」

「錢呢？」

「錢呢？」

「錢呢？」

「報告尚組長，江民沒有看見。」

「是不是你扒去？」

「報告尚組長，江民沒有拿。」

於是我們的教授把眉頭皺着，而搖頭嘆息了。

「你又掉錢了？」等他回到辦公廳時，我們往往半認真半開頑笑的去問他。

「江民這傢伙真可惡，把我的錢當作他的拿去了。」

但是江民並不因為不斷的被警告，而停止他到教授衣袋裏活動，他繼續扒着錢。

「這樣還行！」教授有時想買點零碎東西，把手伸到袋子裏去，一摸又是空的，於

是他禁不住又憤慨起來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一下，年紀還青啊！再大幾歲，不

是要當強盜？」

當真他下起決心來了。有一天早上，我們剛去辦公廳他就來通知大家說：「我要把江

民找來教育教育，你們大家不要隨便。」只要一個人不當心笑出聲來，我們的全部效果

便會失掉了！」大家一致宣稱決不破壞這個效果，教授才安心的下令，傳江民來。

「站好！」江民被傳來了，教授帶着他的廣東翻譯，在辦公廳前莊嚴的站着，面上露出嚴重的神色大聲喊道：「你知道你已經做錯了事嗎？你不斷的偷着我的錢，但却不給我說一聲，把我的當作你的隨隨便便的拿去，一次兩次的拿着。摸一摸自己的良心，」教授先用手摸一摸自己的胸口，看過去去過不去？錢雖然不多，但這會養成壞習慣的，會害你終身的！你知道自己爲什麼到這兒來的嗎？是爲抗戰，爲救國來的，爲學做人做事來的！我且問你，在你跟我的這幾月中你學會了多少東西，好的沒有學會，却學會了偷錢。問一問自己，對不對？……」

「江民哭喪着臉，低聲的說……」

「不對……」

「以後改不改？」

「改……改……」

「教授的面孔和緩下來了，「你知道我是爲你好嗎？人說過能改未爲過，只要你肯改我便不再怪你了。現在回去，好好的想一想。」

「這個孩子，」江民走後，他回過頭對大家說，「看來還不是完全沒有救藥的，只要我們能好好的教育他。」

但是他這次並沒有着輩，江民一回去就拉着另一個勤務兵問：「尙組長剛對我說的是什麼？」到了第三天，他的衣袋裏又發覺好幾張鈔票不見了。當教授的結婚金鍊被偷的第二天，我們又到醫院裏去，把這事情告訴他，他並不露出特別驚訝的神氣，很冷靜的沉默了一會，便又說道：

「只要能把原物追回來就好了，這個孩子我不相信會沒有救藥的……」

舊傳說中的新主任，有一天突然地到了，他是來辦接受舊主任移交手續的。教授的病還沒有好，但他却勉強的支持着出來，但新主任並不因此而重視他的工作和十個月來的成績表現，據說因為他有點過激的關係，他的命運已早被確定了。新主任來後不判幾天，於是關於教授的許多傳說，又變得更動人的打下來了，有人這樣勸着他道：

「還是走吧，人家不喜歡你。」



教授冷笑着，雲了雲眼睛說：「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只在一個鐘頭內，我便可以把移交手續完全做好，但是對不住得很，我不能先向他提出辭呈，至於理由却十分簡單，因為我是對國家負責的，他喜不喜歡是另外一回事，當國家覺得我還可以替它多服務二天的時候，我是沒有權利可以把這一天的責任放棄的！」

但是在第二天命令便下來了。教授在卅分鐘內，把移交手續完全辦好了，使和每一個工作同志握手，慘愁的離開他的工作崗位。有一個同志跟在他背後，默默的揩着眼淚，訴說着他的悲哀，但是教授却生氣的對他說着：

「哭什麼！弱夫！是國家需要你去，你不要不露出那眼淚，」

他沒有即時就離開離開，他住在江上的「雙客艇」裏。那天下午，我們下了辦公廳去，看他時，他的精神已不像早上那樣悲憤頹唐了，他裝出了很愉快的樣子安慰着大家，叫我們不要灰心，「有什麼可失望的，幹下去就是了！他們要我們走我們就走，有什麼可留戀的，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就對工作表示怠工，我們要像平常時一樣的認真負責，只

就是明天一早要走了，今晚也還要照常工作，好像我們第一天進來的一樣！」

「當我們準備開那客艇，他又特別的把我們送到浮橋上來，說他在這兒已有新工作崗位了，還是香港大天那兒也有電報來，說新疆的朋友要他到那兒去。……」

「你打算怎樣？」

「我還沒有決定，兩邊的工作都一樣重要。」

但是大家都希望他留下，當時我們就把這意思提出去，他沉默了一會，便憂鬱的

「讓我想考慮考慮吧！」

「放去，直往那裏去。」

春天到了，連下了幾天雨，江水也漲高了七八尺。我們雖然照樣的工作着，但却常常懷念這位住在艇中的孤獨的教授，於是便又相約着走去看他。

當我們被一隻小艇帶到教授住的那艘客艇去時，已經有一大羣青年男女先在那兒了，他們是來送行的，靜靜的傾聽着教授答覆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政治上問題，他們走後，

教授亢奮的情緒，似乎還未稍低，他告訴我們說：

「我已決定留在廣東工作，但我要先到香港去走走，有許多公私事需要去料理料理」

「打算什麼時候走？」

「就走，車已經弄好了。」

「爲什麼不等接事後再走？」

「等省民教館從西江搬來，又不知道要遷延多少時日了，還是等我回來再接館長職

吧。」

勤務兵譚新初從船後進來報告說：東西已經收拾好了。他一邊叫他先把它送過江去

，一邊要求我們也和他一道過江去，在二十分鐘後，他就要離開這個繁囂的城市了。

教授走後第四天的一個煦和的下午，我從印刷業工會成立會中出來，青年記者協會

的朋友告訴我：尙教授死了，說是從長官部傳出來的「可靠」消息。

「怎樣死法？」

「全副遺體委埋當工部，我請律師說一天誰來領一具！」

他們搖着頭說：「沒有聽見說。」

我抱着「靠不住」，「傳說常常是謬誤」的心情走回家，剛一推進門，就看見敬文留給我的一張條子，它說：

文森：

老尚覆車死矣！

靜聞

我不敢相信這是可能，但敬文是不會騙我的。我一時真不知道該怎樣才好，既哭不出聲來，也找不到可以訴說我心中悲愁的對象，我只能木然的站在窗口，望着對面院子

裏新綠的古榕樹一直到了黃昏！

##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

他姓章，當了名譽財司書，所以人家叫他章司書。至於他原來的「大名」，因為大家把這個官名叫慣了，反而沒有人知道。

他在我們這個部里稱得上是「元老」，有了這個部就有他，但是吸引我去注意他的，却是在我進部工作的三個月後。那時有一個同事被派到前線去，受傷回來，被昇一級，不到兩個月到了成績考核時期，又以「成績優良」，主任再下第二次條子。

「又昇一級了，」章司書把這個消息帶給全部他認為是熟識的職員。一早到辦公廳他就對我點頭，並像有什麼祕密話要說，但却一直等到休息時間內，我們都從辦公廳走到前面的小花園去散步的時候，他才在一株大榕樹下故作無意的接近我，並伸出一隻發顫的手在空中晃動着。「剛剛我看見，」他的氣息很短促，好像就快透不過來似的。

「主任發下的訓令。……」

我在他面前站住，看着他那蒼白而有點浮腫的面。

「你覺得他不該再昇一級嗎？」我問。

「……僅僅六十幾天，」他的老鼠眼朝左右很迅速的觀望着，於是又低聲的補充道

：「只有兩個月。」

我微笑着，走開了。

當我在園中散完步回轉來，并經過這株大榆樹下時，發覺見他坐在那兒，并頻頻從

短促的喉內發出深長的嘆息。

從那天起，我開始認識這位章司書，並知道他和這個部已經有將近一年的歷史了。

他勤謹的工作着，每天按着規定時間上下辦公廳，從不會差過一分鐘，並儘可能找機會

在公事上蓋上他的私章，使長官知道某一件公事是他做的，至於每一次在路上突然遇到

長官，他總是老遠用立正的姿勢站得筆直的，不僅要舉手敬禮，還要用雄亮的聲調喊



「敬禮！」

直到長官老遠老遠的走過去了，他才放下手，並用整齊的步伐走開。他嘴唇微笑着，並以無限的感動回味着剛剛做過的那幾個動作。心想：「這一次長官總該注意到我了。」

他對軍隊感覺最不满意的幾件事是：不能越級呈報，及在開什麼會時總是「少校以

上官佐一律出席參加，」他認為這辦法是校官以上的人想出來的「陰謀」，以圖埋沒這些校官以下的人才，使他們永遠見不到天日。爲什麼呢？因爲上司根本見不到他們，人都不認得，還看得出什麼成績！一個顯明的例子，是他已有了一年以上的工作歷史，勤謹的工作並守時間，還是二十四元一名准尉，而人家只來八個月，照他的統計還有十三次遲到，五次早退，只不過受了一點點傷就連昇二級。

「這有點豈有此理，」他嘆息着，眼中溢着酸淚。「上司對不起我。」

他準備怠工並遲到，在那一週果真遲到了兩次，每一次是一分半鐘。在紀念週的時候，主任發表了一次關於整飭軍風紀的訓話，當他說到：「……在我們的職員中還有故

意遲到的，「他」的面突然發白，兩腿直抖索着。要不是主任在一陣沈痛的訓示之後，跟着就來一個「完結」，他已經支持不住，已經昏倒了。章司書雖然笑着。

下級會過後，老們這位章司書認為主任的話都是針對他說的，心里恐怖異常，便找到一位老公事，請他喝了一頓茶，然後提出來請教一番。

「比方說遲到兩次，每一次一秀半鐘會不會記過？而致影響到將來的功名？」老們照這位老公事的看法：也許不至於。他才安心下去。從此他再也不敢作怠工或遲到的想頭了。

廣州五月大轟炸的時候，有一顆五十鎊的炸彈，正落在中山公園前我們這位章司書的隔壁。房子震撼得很利害，章司書這時正抱着他的第三孩子，聽見絲絲的聲音從天而降，他趕快把孩子丟在床上用棉被高高的堆着，自己則爬到床底下躲起來。等爆炸聲停了，飛機聲沒有了，而警報也跟着也解除了，他才從床底下爬出來，拍拍身上的灰塵，變以為這時殘命已經保存了，誰知道翻開被窩一看，天啊！寶貝的眼睛已經吊白，摸摸胸口也沒直脈搏在跳動，小褲褲流出了許多毒黃色的膿汁。章司書抱着這個僵冷的小屍體



儘搖手直到他的老婆推進門來，他才啊的一聲哭出來。章司書與家裏那兩個小兒，見他「什麼事？」嚇了一跳，都圍上來問他。天哪！這真個是禍福無門，災難無因。小寶寶胆破了！」

第二天，章司書準時來辦公，但是他見人便哭喪着面說：「我的第三個孩子破胆死了。」他需要人家的安慰，但是大家還是照樣對他冷冷的。他們告訴他：「死的人多得狠，滿街滿巷都是。」

從此他便不再提起，而胆子却特別變得小。有時當他正很起勁的抄寫着一件要緊文件，忽然初次警報起了，他便吃驚的抬起頭，並迅速的放下筆，連聲大叫：「警報！警報！」站起身來一直衝到衣架旁邊，一手忙去拿衣服，一手亂抓着放在櫃內的銅盞，也沒等到衣服穿好，便朝避難室直奔了去。在空洞的水泥鋼板的避難室內，他找到最穩固，最深入的一們位子內蹲着，用兩手掩住耳朵，直到這時他才安心。

「章司書你到那兒？」等他「跑警報」回來，有人故意跟他開頑笑說。

「我跑警報去。」他毫不在乎的回說。

「還只放第一次警報哩，就這樣急急的走開。」

「我不知道，」他堵着嘴回答，用很不痛快的聲調。「我不是那樣怕死的人！」

「但你卻沒等警報放完就走。」

「這有什麼稀奇的，」他理直氣壯的說。「我不過爲了避免無謂的犧牲而已。」

章司書工作的這一組直屬長官，也不以他這樣害怕飛機的態度爲然，於是，他便把他叫去重重的勸戒一番。但是章司書還是一樣的害怕，一樣的沒等警報放完就走，這位組長給他弄得無辦法，於是有人就去獻計，所以第二回警報再起，章司書剛剛站起，組長就叫住他：

「章司書！」

章司書筆直的站着，眼睛還不時偷偷的望到衣架上。

「三件公事馬上要，限你在警報解除前交給我。」

「報告組長。……」

「我知道，」組長把筆一擺，公事已遞將過來，章司書伸過手去接將過來，但却抖

索得俱利害，而腿也十分軟弱。這時他失望地重新坐下，拿起筆來並且開始抄錄了。寫得很潦草，而且常常掉字，在第二次緊急警報還來不及發出的時候，他已經用突擊精神完了工，並連外衣也不穿就朝避難室奔去。

組長把那抄錄好的公事看着，並把錯處用紅筆勾出，搖頭嘆息說：「這樣的人，真沒辦法！」

警報解除後，章司書再嚴正的坐在他的位子上。這次和他開頑笑的不是別的同事，而是組長自己了。他把那用紅筆勾過的公事拿着，大聲說道：

「章司書，你這個公事抄錯了沒有？」

章司書回答說：

「報告組長公事沒有抄錯，抄完了我還自己對過。」

「要不是我們中國文字也變了，」組長生氣的說。「就是我的眼睛瞎了！」他把公事遞給大家看，於是乎一個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的哄笑聲，突然爆炸出來了，有人自告奮勇地大聲讀着：

「查各級「敵機十六架」人員多數行塞責，以致一兵在作戰時，情緒未能高度。章司書面部泛白，氣息短促，頻頻的嘆息着。最後他兩眼汪着淚，嗚咽着說：

「我……我……」

終於，他哇的哭了

我們奉命退出廣州市的前兩天，有一個黨衛兵隊附的親戚勸章司書辭職：「你今年也將近四十了，身體又不好，怎能隨軍出發！」

這使他突然憤憤地斥責他。

「你講什麼話？你們可救國我就要獨留在敵人後方當奴隸！」

爲了回答這個親戚的「侮辱」，他反而想起了安家的事了，於是地向經理室借了二個月薪金，把二十五元交給他的太太做安家費，又買了半斤黃酒，幾毛錢又燒肥鵝拿

他對他的賢妻說：「我走了你們用不着擔心，這次出去是爲着抗日，抗日是光榮

的！不幸死了，當家沒有話說，要是不死重新回來，當不致還是一名窮苦，叫你們這樣受苦。」

他舉起酒盃，並接連的喝了幾口。

「我章某人潦倒了半生，這一回總要好好的振作一下了，大丈夫能屈能伸……。」  
當他喝得有幾分醉了，才辭別了家中的老幼，背着包袱，回轉部來。在這時，他比誰都要奮發一點，他忙着搜集要帶走的文件，有時還要勸解那些捨不得離開的人：

「有什麼捨不得的，走開就是了，這時誰顧得到這許多！」接着他說到自己的老婆八歲大的孩子，還有那個嚇破胆子死的，他真心愛的小孩子

「我什麼都看破了，」他說，「一生有多少日子過？」接着，他深深嘆了一聲。

我們退出廣州市的那一天，雖然烽火和爆炸還在交響着，但是章司書却特別現得鎮定，他不但要簽着兩担公文，有時還抽空去勉勵勉勵那些胆小的女同志。

「我有一次家人在後頭，是有負擔有拖累的人，都要跟隨大家去革命，打日本，你們只一個人怕什麼！日本仔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們沿X X往北江撤退，只有幾日夜的行軍，就把大家累倒了大半。章司書全副武裝，柱着拐杖帶了兩個衛兵押在兩担公文担後大搖大擺的走着，但是却走得特別慢。且不時爲了他致命的「香港足」要停下休息休息。因此在第二天他和大隊脫了節，並且斷了給養。他的肚子飢餓着，爲了怕落伍，人家告訴他常有土匪在這帶出沒打劫官兵，他恐怕得把准尉的頭章也撕下，咬着牙根死命的趕路。疲憊、忙亂、飢餓，加上沿途看見淒慘的景緻，他底興奮的心沉下去了，他心想：「幹抗日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在一個小城外駐好營的第三天，章司書才趕到，瘦弱得怕人，但馬上又遇到一次大轟炸，總部的電話通知：敵機二十八架，正向南飛，有向這兒追襲的模樣。總機官官發出了命令，大家於是馬上準備着疏散；有的已經出去找掩蔽的地方了，但章司書却還嚴整地坐在他底辦公桌上，兩手抱着頭。

「章司書你不去躲飛機？」

他沒有答腔，搖搖頭。

「這二次頭不尋玩輟略，危險的。」

「你仗爲我怕死嗎？他生氣了，」你們真看不起人！」他索性把眼睛閉着了。

「哇！我們剛剛往河邊疏散，」並各找好掩蔽的時候，敵機就分批出現了。它們熟識得很，甘臨這兒的領空就撒下兩點一樣的炸彈。第一批剛剛發完彈飛走，第二批又以同樣的數量出現，也同樣迅速用同樣的方式把成千磅的炸彈撒播下來，使十里左右的村莊都蒙上一片土黃色的濃霧，連太陽的光也變灰暗了。查本強匪，更亂擊前入，馬匪土又懸匪一軍！警報解除以後，我們陸續的從掩蔽處出來集中到總辦公廳。大家經過報到點名後都到齊了，內獨獨見不到章司書一個人。衛隊說：當敵機在這村莊上空飛旋的時候，他還舉着牙齦緊抱住頭坐在這兒不動，直等炸彈丟下來了，並不知怎的他突然太火的慘叫一聲，跳下戰馬外飛奔出去，一下子就不見了。人家告訴說：章司書出外去，並帶出幾位隨員，不報聽了這便報告給大家確信他已在什麼地方躲起來了。等一會兒就會回來的。但是這倆人卻還去了，不測和懸候回來，兩派派兵去河邊找，回來也說不知下落。這陣大家心急起來，於是全體同事組織隊員，逐個查彈結果，炸彈還擊的時候，有七個傷民。

頭次打的趕來報告說：「有一個軍官長」不知怎的在樹洞內死了！聽了報告後，我們有幾個人就馬上隨他趕到樹洞那兒去，大家沿河岸走去，約過二十分鐘才到。在村口的一棵空心大榕樹內，果然看見有一隻打草青色綿臆的腳露出來，看見那雙一再修補過的廣西布鞋，大家就認定是個無疑了。爲了怎樣把他從這個只有一尺左右寬大的洞裡出來，頗費一番考慮，但結果還是把他拖出來。這時他還沒有死，面孔已經變成鐵青，手足也是冰冷的，在褲襠內還流着一種黃色的液汁，看見這一伙羣人圍繞着他，他只把兩隻眼睜得圓圓的，睜了半天才說出這一句：

「這生活過不下去了！」

他的眼皮往下蓋，便斷氣。





## 渣 滓

我們兩隊伍，奉命從樂昌調到前線去，趕到英德城的時候，正是下午四時半。照原定的計劃是六時趕到，開始造飯休息，九時出發，現在我們雖然是提前一個半鐘頭趕到，大家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在英德城內歇下。

爲了要找澡堂，我暫時離開了隊伍，在殘碎的英德街頭走着。我走了很久，探詢過所有的街路，但得到的却只有失望。由於敵機的不斷轟炸，這個小城已經有大半成了殘碎的廢墟，店舖緊閉着舖門，市民們差不多走完了。留下來的，一清早就帶了當天的乾糧，疏散到鄉下去，直到下午四時後才敢回轉城來。

我抱着懷喪的心情。正想回轉臨時司令部，到一條街的十字路口，突然覺得有二隻手在我的後面輕輕的拉着，跟着有一陣懷戀的、低弱的聲音，從一個抖索着的口中發

出：

「英——琪。」

這是我的名子，差不多連自己也快要忘記了的名子，想不到却在這兒，一個離最前頭只有一百多里殘碎的破城中聽到。這使我深深地吃驚着。我於是迅疾地回頭去，這時在我面前現出着的，是一副絕望的憔悴的面孔，那貧血的嘴唇還在不住的抖索着。

「我在你後面跟了很久，」那憔悴的面孔說，由於過分的興奮，使她那深陷的眼睛像水晶一樣的發亮。「我不敢確定你就是英琪。後來我聽見你的聲音，當你在問那些店家的時候。我確定了，我的勇氣才被提了起來。

她的眼睛畏怯的看着地下。看着那雙半裸的足，在那上面我看見了許多被蹂躪過的傷痕。

「爲什麼你不說話呢？」她慘愁的說，「告訴我，你是不是叫英琪，我沒有看錯人。」

我說，她沒有看錯人，我就是英琪。



「不過，」我接着說。「我已想不起你是誰了。」

她把頭低下去沉默着。

「你在上海的時候，有沒有一個叫朱倫的朋友？」

「朱倫？不錯，我沒有忘記他，他的確是我在上海時一個像兄弟一樣的朋友，我們曾在虹口區一間狹隘的亭子間裏一起生活着，度過不少可感奮的時日。後來，他被捕了，朱倫的妻子就從廣東拖着約三歲大的一個女兒趕來營救。不久他出了獄，却帶了一身病。白天咳，晚上也咳。醫生說他已染了肺病，勸他搬到鄉下去住。他毫不執拗的願從了醫生的意見搬到吳松鄉下去住。這之間，他還常常約朋友到他那兒去喝咖啡，或者往兩天隨便談談，我就是這些客人中最常到的一個。」

他的女人，是一個富有神經質的瘦長的小婦人，行動很勇敢，思想却很舊。她給朋友們的印象是——

「你還記得他有一個太太……」

她：「一個廣東人。」我插着說。

「不錯，她，」她微笑着。「就是我了。」

我把她仔細的端詳着，我慢慢的回想起了那個常常一手扶着一個看來比她還年輕的  
病弱的青年，一拖着一個肥胖小女孩子，在黃昏的田野裏散着步的女人。

「要不是你說，我差不多都忘記了。」我抱歉的說。

「人的記憶原來是很容易變的，」她說，「而且我們不見面也有四五年了。」

「你怎麼會到這兒來？」我想到她半赤裸的雙足。

「你還看不出來，」她苦笑，面孔露出極難看的表情。「我現在做了難民了。」

「朱綸呢？」

「他現在還不知道下落，我們一起從家裏逃出來，在半路他就被沖散，我想他已經  
完了。……」

「你就一個人逃出來？」

「是的，我一個人逃出來，在這城裏已經流浪很久了，……」說着她有點傷心，低  
下頭去看地下，緊緊的咬着下唇。「日本人把我們的一切通通毀了。」

「現在你打算怎樣？」

「打算死！」她感情地叫着。「日本人來了就給他們殺死，不來我就讓自己餓死。橫直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她底睫毛輕輕的動着，淚珠跟着也滴下。

「這決不是朱所希望，也決不是你自己的本意，你不覺得這是一種愚笨的方法嗎？」

「你愛怎樣說，就怎樣說吧！」

我開始覺得她和從前完全不同了。戰爭可以使人清醒，也可以使人失了理性。

「你留在這城裏也不是辦法。」

「我知道。但是我只能想出這個辦法。朱要是脫了險，也許會到這兒來的。不過，這也只能算希望，我已在這兒逗留了一星期了，還打聽不出他的消息，我擔心他已經完蛋了，還有那個小寶寶。」

沉默着，眼眶是紅的。

「想不出安慰她的辦法，我也只能沉默着。」

「你希望我能幫你些什麼忙？」

「要是你做得到，」她給了一會話。「我打算離開這小城，再回到故鄉去看看。雖然只短短的幾分鐘也好。」

我們的隊伍正要朝廣州的外圍圍，我把這個意思告訴她：「要是機會好的話，你會親眼看見我們的隊伍怎樣把敵人從你們的家鄉趕出去的。」她很高興，表示願跟我們一同走，我於是把她帶回司令部，安插在政治部戰地服務隊那兒，并替她弄了一個服務員的名義，使她成爲我們這個戰鬥單位的一位組成員。

隊伍繼續朝鐵路線推進，將近天亮的時候，爲了避免敵機的麻煩，我們把隊伍疏散到鐵路兩側的村落中去，我自己則和政治部的一部份同志找到一片松林，大家鋪開雨衣，想躺下休息。這時服務隊內有一個勤務兵，忽然滿頭大汗從前面蹣跚着走過來，當他走近我的時候已經疲乏不堪了，滿肚子噙噙的報告着：服務隊內那個新女隊員，一會又叫，一會又哭，吵着要見我，兇得要命，誰都不敢去近她。

「現在呢？」

「還在那兒吵鬧着，隊長要我來報告。」

「從什麼時候吵起？」

「快有一個鐘頭了，先前只跟女隊員吵，後來無論碰到誰就和誰吵。」

「爲什麼吵？」

「我不知道，大家都說她脾氣大。」

我從地上爬起來，跟那勤務兵朝五里路外的小村子那邊走去。當我走近那所作爲戒例臨時隊部的舊廟宇的時候，遠遠就看見她正伏在廟前一棵大樹上哭泣。

我沒有去驚動她，只在她旁邊默默站着，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生活已經把每個人壓倒了，爲什麼站在旁邊的人還要向她丟石頭呢？不管理由是在那一面，我對服務隊內的同志是不能寬容的。

於是，我也含着滿肚子辛酸情感，走近她的身旁且伸手去搖她正在抽搭着的肩膀

「你怎麼了？」

她抬起頭來看看，又俯下去幽幽咽咽的哭着。好像一個受了冤枉後突然看見自己親

人的孩子。

「有誰欺侮你？說呀，爲什麼儘哭！」

「我過不慣這種生活，」她嗚咽着說。「我和她們合不來，我要和你在一道。這些」

人壞死了，連問她一聲你在那兒都不肯說，排着蠻大的架子。」

她揩着眼淚，而且用手去抹鼻涕。

「她們也許是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還做什麼服務隊！」她生氣了，睫毛輕輕的一動，眼淚又掉下來了。「我」

知道，你和她們也站在一起，要把我孤零零的丟開。」

「好了，好了，要是你不怕麻煩，就和我在一道也好。」我有點惱怒，但是我容忍

着。我了解她的心情，我不願再向她丟最後一塊石頭。」

「不是好了好了的，要是你不肯我帶願回去，我願意當難民，願意餓死。……」

「我不是已經答應了，還要我怎樣說。」

「那麼，我們現在就走，這個鬼地方我不願意再逗下去了！」







我站起來，扶着那根軟木拐杖，於是一面打着呵欠拭眼淚，一面把她帶到那「沒有太陽」的地方。

「你坐好，」她說，拉我到她對面的草地上去，「不要望我，我的眼圈是黑的，現在，我們可以講話了。」

於是乎她沉默着，把頭直垂到胸前。

我等着她的話，她想說的話，但是她却一直沉默着，沒有說出半個字。

「你要說什麼，現在說吧。」我問，望着她那枯瘦而又憔悴的輪廓。

「沒有什麼，」她微笑着說。「我不過要你伴我在這兒坐坐。」

我心裏有點憤然：「見你的鬼！」這個担负只短短的十天，已使我感到煩悶了！

「你感覺我很討厭是不是？」她突然說道：「我就常常討厭自己。」

過了一會，她又嘆息着了。

「要是我能死，能馬上死就好了。可是人家偏不讓我死，有時我看着自己快要死了，却有一種低低的聲音叫着，又把我重新叫醒了。」

「我不開始感到不耐煩了，我對她表示：我對她的話不感興趣，但是她並沒有因我不表歡迎就停止，她還是照樣絮絮叨叨的說着，她實在太興奮了！」

「你不要以為我沒有勇氣，我和任何勇敢的人一樣都有死的勇氣，不過。……」

「我勸你還是把心地放寬一點，有多少人遭着和你同樣的境遇，但是她們卻從來沒有想到死。」

「你就只會說漂亮話，」她惱怒着，把手中一塊石頭丟得老遠的。「我這時就需要一個人你不能給我，我需要着從一顆心中發出來的光和熱，你能不能給我？你說！」

她站着，眼中充滿熱淚，絕望的伸開手直向我撲過來，但是被我輕輕的一推就軟弱的倒在地下，而且開始幽泣着。我惱怒到了極點，我決定不再去理她了，我站起來，我想走開，永遠地離開這個可怕的女人。但是我却被她拖住了。

「不！」她嗚咽着說。「你不能走！」

「那麼你要我怎樣？」

「我要你坐下。」

我軟弱地在她身邊坐下，而且開始感到感傷了。

「這兒我一個都不認得，」她把我拉得緊緊的，似乎怕我就會從她身邊走開似的。「我只有你一個親人，我是絕望了，我願意死在你的手裏！我求你，做做好事，把我殺死吧！」她的聲調充滿了絕望，爬着跪在我的面前，兩隻手抓着我的脖子死命的搥。「告訴我，告訴我……」

「你不能死！」我忍受着一種絕望的情緒，我說。「我們這破碎的祖國，不幸的民族，還需要着你。」

「那麼，你爲什麼要叫一個人失望呢？」

我沒有回答她，我也不願回答她，把她的手推開，我就走了。我想起了朱，他的孩子，我更想擺在我們面前的民族的仇恨！

回轉宿營地後，我躺在自己的鋪位上深思着，我的情緒是凌亂的，我的心受着損傷。當我聽見那絕望而又胆怯的脚步，跨進門時，我重新又翻起身離開那個房間，我已提不起勇氣丟着那那星一樣的，絕望的眼睛了。

隊伍又準備開拔了，我走進宿舍去，同事們差不多全到外邊去集合了，房子裏空虛的靜默着，已經看不到一個人了，我再轉到他住的那個小房間去，却看見她還在稻草堆中睡着，那兩片貧血的嘴唇不時顫動着，發出了陰鬱的冷笑：

「……胆小鬼！」

我站她的面前，默默的站了約兩分鐘，這種慘愁的景象使我深深的感動着，我於是俯下身去，輕輕的把她搖醒，並且告訴她隊伍要開拔了，應該快一點起身。說着，我回

「你不要走，」她兇暴的叫着。「你知道嗎，你是一個劊子手！你看見一個不幸的人，在水中乏力的掙扎着，而你站在岸上却不願伸一伸手去救她。」

我在她面前站着，抱着一種犯罪者的心情。

「……看着她慢慢的沉下去，給無情的波濤捲走了，你却還在得意，你嘲笑她是一個弱者，你還責怪她：爲什麼不再敢一點，自己站起來。……」

「那麼你要我怎樣呢？」我已壓制不住自己了，淚水在我的眼中轉着。

「這，你知道的。」

她的聲音低弱得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

「不！」我說，「這是不可能的！」

我像發狂似的，我跨大了脚步走出門去，在我後面跟蹤着的，是她那歇斯底里的狂笑。

這一支輕裝簡從的隊伍，繼續在山嶽地帶迂迴前進。戰線已越來越迫近了。滾滾前面去偵查的便衣隊，非常活躍，不時帶了許多敵情和戰鬥的消息給我們。大家隨着就迅速地完成戰鬥的準備。在這一段短短的時間內，我很少遇見她，就是遇見了也沒有談過十句以上的話。沿太平場挺進的途中，她遞給我一張紙條：「再過一點點路就是我們的故鄉了！」我當時就回了她一張紙條：「希望能在明天到你家去喝片。」她沉思過一會，遞在紙條後面潦亂的寫着：「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繼續拉進。

當天晚上，前頭的隊伍和敵人的遭遇戰開始了，到天亮時才把他們逼走，但是我們也受了相當的損失，於是把他們撤下來整理，我們繼續前進，敵人雖然潰退，但還不放

藥有利的抵抗，戰鬥還在繼續着，到第三天，我從指揮左翼作戰的×××團團部回來，我的勤務兵多情的走來告訴我，那個「女先生」當大家在忙着的時候，不知到那兒去，「還有什麼人跟她在這道。」

「不！只有她一個。」

「她的行李呢？」

「也帶走了！」

我知道她會做出什麼的，一種不幸的預感使我顫慄着，我打電話到各連去，問他們是否看到這樣的一個人，但回答的却一樣使我失望。

當天下午，我們又收復了六個村莊，大家就隨着繼續前進。晚上歇在一個墟場內。第二天剛要開走，衛兵帶了一個「土佬」進來說：離這兒將近三十里的山脚下，掛了十四具尸骸，是前兩天日本兵退走時帶來的中國兵。司令部和政治部都派了人，帶着一排騎兵到那兒去。我們馳過了一座山嶺，歇在一個狹谷中。就在那兒，他們被吊死了



「帶路的」土佬「指着遠處山脚下的一列榕樹說。我們在馬背上加着鞭趕上前去，那些不幸者的尸骸在我們眼中越來越現得大了，他們差不多都是先被藤繩吊起來，然後用刺刀活活刺死的。當我們走近時，大家於是一齊跳下馬站立在他們面前，嚴肅的脫下帽子，垂着頭，熱淚開始在人的眼中滾着：

當這羣不幸者從樹上被解下來的時候，有人把他們的數目點數着，却只發現了十三具。

「還有一個呢？」

那帶路的「土佬」回答：

「在裏面，是一個女的。」

我跟着他走進一條通到林中的小路，走了約莫三百步，在一小片凹地上，我看見了一具裸體的，但却被血肉模糊的尸體，我用手帕去揩她面上的血跡，我認出她就是那個剛離開我們不久的，絕望的女人。他的眼睛睜着，在那兩片灰色的嘴唇，我似乎看見它還在噏動着，而且發出了那低弱的絕望的吶喊：

「你，會下手！」

我沉默着，很久很久說不出半個字。

「你是勇敢的，」我說，對着那個尸體。「但你死得太快了！」我開始哭了。「我知道你是含着怎樣憎恨的深死去的；但是，你爲什麼不死於手榴彈下，却死於一種絕望的心情？……」我禁不住使我自己慢慢的俯下身去，用嘴唇去觸她冰冷的面頰。「要是你還活着，你會感覺你是錯了！」當我重新抬起頭來時，我看見她的眼睛已經閉着了！」

## 爲了單調的原故

有將近二十天光景，我們是在一種隱居式的單調的生活中過着。

住的既然非常不好，（只有村莊中的舊廟宇或農家的牛欄，）吃的也因為地方太窮困了，好東西賣不出來，以致弄得非常之粗糙，加上我們這一批老爺兵本來就是住慣了大城市，吃好住好慣了的，像這樣吃不好，住不好，睡不好，吃了就睡，睡了就吃的，生活怎不感到單調呢？於是乎，雖然僅僅只是有二十來天光景，個個都喊說生活單調了。

現在再來說一說我們這個團體，它從外表看來雖是一個軍事機關，女職員却很不。只主任什麼的室內專司接電話的服務員就有十來個，但因為是從廣州倉皇撤下，一則在鄉下沒有那麼多禮節可接，再則女人行起軍來也不怎樣方便，因此大半都遣散了，隨軍出發的只有三個。三個女人算什麼，再多再漂亮也看見過，但因為現在是在鄉下，而

且是爲了單調的原故，這三個人便成爲一百幾十個工作人員心中的「明星」了。不過在這三個人中，我注意的分量也各有輕重不同，比方第一個，就沒有一個敢去動她一下的，因爲她眼光高，手腕高明，要是你不細心想偷偷的去揩油一下，包管你會連呼倒霉不迭；第二個已經有主了，她的男人在她後面壓得很緊，連給你朝她這麼飛一眼的機會都很難得，別說是要到她面前去表示好感了。剩下來被大家認爲大可着眼的，只有那個既沒有主，也不利害的王少尉服務員了。

我們這位姓王的少尉服務員，做人非常之聰明伶俐，受過大學教育，會寫一手好字，只是她的面孔生得太平凡了，也不大有表情，加上她有一個和她的面孔完全不同的不平凡的思想，因此一直長到二十五歲，還是一個人。一個人被送到這個機關來工作，一個人跟着我們倉皇撤走，在山野地帶行軍，現在又一個人被一百幾十人注意着了。

不要以爲這羣「長官」穿的是大兵衣，掛着槍，踢着馬刺。樣子是雄糾糾的。可是對起娘兒們來却個個是羞人答答的。你看，那姓王少尉從這兒像已經有點在賣弄了，對人常常點頭并且出你不意的微笑一下，意思好像是說：「不要那樣站得遠遠的，好期



生氣詛罵儘由你。大家依然沒有一個有那樣大勇氣敢於提鵝腳跟趕上去，依然彼此牽制，監視，造謠和攻擊。比平時不同的，只是大家都有點心不甘的樣子。說到這兒，我就要向各位介紹一下，我們這兒一位被稱為田園詩人的中校秘書，他是他們中間最能代表的一個。

有一次，他拉住我忿忿的說道：……

「姓金的小子真可惡。他企圖來破壞團體的秩序！」

我說：「爲什麼？」

「由於他一個人的胡鬧，把大家的均勢打破了。」

「你想應該怎麼辦？」

「我們得設法挽回這危局。」

「有什麼方法可挽救，干涉他們，不准戀愛？這在部隊中是沒有成例的。」

「不！」他說，搖着頭。「你看着就是了。」於是他聳聳肩走開了。

第二天，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剛吃完飯，中校秘書就從他宿舍那邊走過來。看見

和我在一道的人很多，不便開口說辭，於是就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站了一會，找機會向我丟了個眼色，就跨出門去。

「有什麼事？」我跟他後面也朝門外走，一邊還是不明不白的問。

「走！」他說。

「到那兒去？」

「城裏去。」

「到城裏去做什麼？」

「豈不是爲那一件事，」他祇聲的說，不時拿眼睛向四周觀望，看是不是有什麼人在注意他那鬼祟行動。「爲了那姓王的……」

我惘然了一會，一下子想不起是爲什麼來，過後也就明白了，也許自己也正爲了單原故，老實說當時我對這件事也是十二分感興趣的。

馬上就走？」我說。

「馬上走，人家已在那兒等着了。」

「什麼人在那兒等，是不是姓王的自己？」

「不要管，只要跟我走就是了。」

「那麼，」我說。「等我去拿手杖和電筒來，晚間走路是少不了這兩件東西的。」說着，我就飛身跑回宿舍。

十分鐘後，我們已在村莊外交通道上出現，并且開始朝城牆那邊走去。

從我們駐防的村子，一直走到那個五等縣城，一共有四里路。因為交戰的關係，現在屬於城牆內的地區已大半成了廢墟，附近的村莊受了這個影響也很不甯靜，半個月來已給投了百多個炸彈，只來不及逃開的鄉下人和耕牛就給炸死二三十個，加上軍隊還不斷的大隊大隊的開來，鄉下人怕受牽連都遷到山上去了。所以這時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零落的景象，除了那些暫時逃不開的婦人小孩（也佔少數），除了那些餓壞了的野狗，別的一切都很難見到，好像是一個多年沒人住的荒村似的。

兩根手杖（一根是中校祕書的，另一根是我的。）同時敲着，在碎石道上交響，中校祕書走在前面，我緊緊的跟在他背後。走了將近一半路的時候，我們忽然看見從一棵



大榕樹下鑽出一個人來，遠遠的向我們舉手招呼。

「那人是誰？」我問中校秘書。「他在向我們招手哩。」

「就是他，我們的一位同志。」

「我認得？」

「你認得他。」

「我可以預先知道你要怎樣來處理這個問題嗎？」

「不，」他說。「你看著就是了，我自有辦法。不過，我要你裝做什麼都不知道，

規規矩矩的站在旁邊看，只要你插進一句話，我的全盤計劃就要被推翻了。」

「我等應你，我可以裝做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這樣就對了。」中校秘書表示注意的說。「我們不久便有很精彩的節目表演，這大  
家，要不然便什麼都完蛋。」

說着，已經走近那位已經等得很焦急的人。

這是一位年紀很輕，（只十八歲）既漂亮，能幹而又活潑的小伙子，姓陳叫雄進

雖然不和我們同一組工作，因為是集中辦公的關係，也常常有機會碰頭。他給人家的初次印象是純潔、富有熱情，但却是無憂無慮，一天到晚儘在那兒笑嘻嘻的，一有空他就一個人溜到河岸去畫寫生畫，直到黃昏才回來。但并不去參加任何人的圈子女人的談話，一個人默默的校正他的畫稿，又一個人摸去睡覺，沒有人去吵擾他，他也樂得一個人清靜。關於他的事情，曾經有一個時候有很多傳說，但最主要的一點都是說他胆子小人雖長得漂亮，却一向沒有跟人戀愛過。

「是不是沒有人來愛你？」聽的人差不多是吃驚的了，他們硬拉住他問。

「不，」陳雄進而紅着囁囁地說。「是我不敢，這怪難為情的。」

「她們怎樣表示呢？」

「我不知道，我想她們一定是很不高興的，有一次，有一個人就把我罵了一頓，說我是胆小鬼，過後她就找別的去。」

「你不難過？」

「有什麼難過，落得一個人清靜。」聽的人大笑起來了，陳雄漢面紅着。

「你的胆子爲什麼不放大一點呢？」

「我不知道。」陳雄進悲哀的說，「我不知道怎的才能放大。」

之後，除了對他感到有點可惜之外，便再也沒有人去注意他，他也照的在自己狹隘的世界中過着。不知怎的，這回却給我們這位田園的詩人看中了。

「我等了你們很久，」陳雄進羞怯的對我們說。「我以爲你們不來了。」

「對不住，」中校祕書抱歉的說。「給這位同志耽擱了。」

「沒有別的人嗎？」陳雄進稚氣的看着我們後面。「我們不要再等別的什麼人嗎？」

「沒有別的人了，」中校祕書說。「只有我們三個。」停了一會，他又說。「飯後散步我最怕的是人多話雜，毫無趣味。」

陳雄進拍着手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我就怕在人多的地方玩，他們常常會來佔你的小便宜。」

「可不是，有些人簡直是一點也不懂得風趣，你知道嗎？一個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

在于風趣，沒有風趣，這個人就顯得平凡庸俗了。

「還是讓我們動身吧，」我說，看着天空。「天就要黑下來了。」

「走，」中校祕書說，怪親熱的伸手去拉陳雄進，似怕會給什麼人搶去似的。「我們今天散步的程序是：先在城裏巡禮一番，看看早上被炸的那幾個地方，然後去飲茶。茶後自然就回部。」

「好極了，」陳雄進高興的說。「好極了！」

「今天看了那些災區你打算做不做詩？」我從旁打趣說。

「也許能夠胡謗幾句，不過還得看看當時的意境如何。」中校祕書答。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一邊說一走，不覺已到了汽車站，轉過灣就是城了。這座城與其說城，不如說是較大的市鎮，全城的面積只有百把畝地，城牆很低（六尺高）而且大半已坍倒，因為從廣州撤退後，這兒曾經一度成了全省的軍政中心，所以也沾了一點光，報紙一再的提到它，人家對它有一個不很淡薄的印象，敵艦跟着便來轟炸，差不多每天都有三百顆炸彈送來。這個地方本來就不大，加上這樣大規模的轟炸，怎不

弄得亂七八糟，因此人走城就空了。不過因為來往的軍隊多，需要的給養大，每到黃昏時分，商人爲了做生意，也就拉着胆子回來，在廢墟上照樣做買賣，所以每天黃昏前也還能造成一個相當規模的鬧市。

當我們跨進這個破碎的城池，就避開熱鬧地方，朝一條荒涼的街道走去。這兩天來的轟炸劇烈極了，有許多商家前丁下舖面還是好好的，現在却成了一片平地，要不是有那殘碎的招牌還倔強的掛在這傾斜的木柱上，我們就再也認不清那一家了。中校祕書不時感動地用手去正一正鼻樑上的眼鏡，用手杖去敲敲這個撥撥那個，最後他禁不住搖頭且信口吟出詩句來了。我們直走到縣衙門口，給一個深約二丈的大坑擋住，就回轉頭來。

「現在，」中校祕書說。「我們飲茶去。」

這裏有一家叫民衆茶室的，這茶室內擠得非常利害，用眼去看都是些綠草綠色衣服的軍人。他們在那兒吃飯、吃點心、飲茶。鴛人并動手動足的去跟女招待胡鬧。我們在大廳廳中擠進門去，把一個大家認爲還可以的位置佔下來，人一坐下，就開始飲茶

了。

「就這樣。」中校秘書向我做了一個鬼面低低的說。「我們就要開始談那正經事了於是他又提高嗓子大聲的說：『小朋友，聽說你近來很是活動？』」

「什麼！」陳雄進着慌的紅着面，他老是這樣子，「說不明白你這話的意思。」

「什麼？你不明白？你還想騙人？」中校秘書哈哈的笑了。「大家都說你胆子小老實，我却說你胆子最大，最不老實。」

「我敢咒，」陳雄進着急地叫道。「我在你對面面前賭咒。」

「算了吧，」中校秘書說。「我是什麼都知道的，聽說你對那個姓王的很有意思，是嗎？」

陳雄進面色大變，又着急又強硬的抗議道：「這是謠言，完全沒有根據的謠言！」

「要是你沒有什麼表示，人家那會看出來？謠言自然也就不會有了。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鬼來敲門也不驚。你一定有所活動，要不是這時爲什麼這樣着急？」中校秘書就把頭掉過我這邊，擠擠眼好像是說，「弄着，魚兒快上鈎了！」

「我敢和你打賭，」小伙子好像給人打中要害，絕望的叫道。「我的確沒有。」

「何必那樣着急呢，」中校祕書瀟調放得非常之溫和。「就是有了又有什麼關係，

人說逢場作戲

也是人生樂事。小朋友，像你這樣的角色，沒有戀愛倒是一件憾事，

你看見花嗎？今天還是新新鮮鮮怪可愛的，明天就萎落了，留下給人的只有一點點淺漠印象，無論如何，青春總是可貴的，人說青春有幾何，意思就是叫人不要錯過時機。……

陳雄進的態度已大大的和緩了，低着頭看住他臉前的茶盅，一言不發，面孔還是紅紅的。

「我們算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有時時機一到還不會放過，可見是你們這班又青年又漂亮的小伙子？這兒的空氣實在太沉悶了，工作沒有，內無糾紛又多，每天總在為一些鳥事情和人淘氣，真是太單調了。……」

陳雄進咬着下唇，還是一聲不響。

「這是太少風趣了，」中校祕書繼續煽動道。「這是一片沙漠啊！我們都在沙漠中

生活的。小朋友，這個正是你們的時代，在沙漠中創造綠洲的時代……」

陳雄進把肩的聳着，嘴巴不知怎的一動，就深深的吐出一口氣來。

中校祕書得意的又向我看了一眼，便接下去道：「我在青年時候也曾這樣做過，這不能算不道德的。」

「那麼，」陳雄進兩隻流水似的眼珠子，突然的燃燒起來了。「你說這是應該的嗎？」  
「爲什麼是不應該的呢？不信你可以問老馬。」中校祕書回頭來看我。「老馬你說是不是？」

我沒有開口，但當那個陳雄進的眼光移到我面上時，便微微的點一下頭

「不過，」陳雄進滿肚子憂愁的說。「我沒有那個……」

「那個什麼的？你是說對象嗎？傻瓜，不是有現成的。」

「你是說那個姓王的？」陳雄進面又紅了。「已經有人家在追她。」

「傻子！」中校祕書差不多是跳起來了。「爲什麼不可以跟他爭呢？以你的學問，

大起，地位，難道還怕爭不過姓金的那傢伙，真是……」



陳雄進懷疑的搖搖頭。「我沒有那胆子。」

「你是女人嗎？爲什麼那樣怕羞呢？」

「我害怕她會不理我。」

「只爲着這個嗎？不用擔心，全包在我身上。」中校祕書把自己不苦發達的胸膛用力地拍了一下。「這個全包在我身上！小朋友，只許你答爲一聲，我一定對你到底。」

陳雄進很穩的喝了口茶，肯定的點點頭，算是答應了。

在回部途中，大家似乎都有點異樣的心思。陳雄進在他平靜如秋水的心境中，再也不是平靜的了，只在幾個鐘頭前，他還是一個樂天無憂的人，却沒想到就在這幾個鐘頭內給一件什麼東西乘自己已不備硬擠進去，在他心秋水一樣平靜的心情中投下一塊大石頭，使它激起沙濤。真的，他這時已微微的感到有點憂鬱和不安了，到底是爲什麼不安呢？他也說不出來，他似乎覺得有一個什麼影子，從前不該注意的，現在却慢慢的在他腦中成長擴大了。至于中校祕書也是一樣，雖然他的混亂和不安的程度和他不同，一面固然爲自己的成功而暗自得意，另一面却不得不略微的覺得有點苦惱，苦惱他一時還以不

更有效的辦法，可以使這幕喜劇儘快的演出，現在幕雖然已經掛上了，但是距離演出還遠著哩。他繼續沉默着，不時讓手杖在地上敲得很響。至於我，根本就不把它當作一回事，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沒有多大嚴重意義。正在大家都感到生活單調的時候，有了這樣一次小小的玩笑，於衛生上似乎也未嘗不是有益的，因此很快便把這件事忘記了。

回到村里後，我們便分開了，中校秘書和陳雄進回宿舍，我到另一個辦公廳去接洽第二天開聯席會議的事。當我辦妥那件事回轉宿舍，已經是一時了，村里除了守衛的，已經沒有一個人走動。我沿着熟識的路走着，將要抵達宿舍，突在宿舍外面大草坪上看見一個影子，無聲的在黑暗中慢慢的踱着，向河岸一直走去，不一會又回轉頭來，仰頭朝天似要數盡天上的星斗。當我在他背後放輕足步慢慢的走近他去，還聽見他深長的嘆聲。

「什麼人在那兒？」我站住低聲的問道。

「那影子」在朝河岸那邊走去，聽見這聲音，吃驚的背轉身，怔了一會，也低低的

回答道：「是我。」

我雖認得它是誰的聲音，却還故意說：「我知道是你，但我問的是，你是什麼人？」

「陳雄道。」

我走近去，抓住他的肩膀：「夜已經深了，你還不去睡？」

「我覺得天氣很悶，」他說。「睡不着。」

「你是不是覺得有點不好過？」我想起我們飯後在城里的事情來。

「不，」他搖頭說。「沒有什麼的，只是覺得有點單調。……」

「你從前不是這樣。」

小伙子面紅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露水下得很大，」我說，「最好回宿舍去，這樣的季候很容易受涼的。」說完我

便朝宿舍外，衝兵站崗的地方走去。

我的私人宿舍是在第三宿舍，進去時要經過第二宿舍，中校秘書就住在第二宿舍。

當我剛跨進第二宿舍的門檻，就忽然給一羣嘈雜的低語聲吸住，有一部份人正在那兒消夜，有一部份人已經睡着了。消夜的人，感到胃中的東西脹得難過，需要消化消化，於是他們就常常找了些下流話來說，這差不多已成了他們日常的課程之一了。這時正有一件新鮮的足以幫助他們消化的消息在他們中間流傳着，所以夜雖然深了，而他們則正特別感到興奮。他們大聲的談笑，把睡着的人吵醒，最後就彼此討論起來。

我在他們中間站了一會，因為人聲嘈雜，一時得不着要領，正想一直走進去，忽然給一個當上尉特務長的拖住。

「你聽到沒有，那姓王的真不要面！又給陳雄進這小伙子弄上了。」

我說：「對不住，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這個人真不行，消息這樣不靈通，連村里人都知道了，你還蒙在鼓里。」

我離開他們一直走進去，在第三宿舍出口處，碰到一個人，仔細看認得就是中校秘書，他這時正從里西倉倉忙忙的走出來，滿面都昂得意的神氣，我想拉住他問，沒想他唧唧咕咕的向我笑了笑就避開了。我站着，看他那中等身材的背影，心想：「都是你這條

快搗的鬼！」

這件事特進行得似乎比我能想像的還要快，陳雄進這小伙子現在是成天的紅着面，挾着寒生委本追在那姓王的後面了。在他後邊，就遠遠的站着那中校祕書，他的眼睛有力的注視着他，給予他以熱力和勇氣。他要那小伙子每天來向他報告發達度，並面授他許多進攻機宜，有時當那小伙子覺得快要洩氣，快要從陣線上潰敗下來時，他就趕快的增援上去，在姓王、姓金的和陳雄進三角之間逗旋着，尋找時機。當他看到時機一到，那小伙子又被滿滿的灌了一肚子氣再鼓勇氣碰上去，他才安心的重新退下來，遠遠的站着監視他們的每一個角鬥行動。最後，由師中校帶書從河岸（這是臨門三個角鬥的地方）帶來了新聞，說那姓金的司書被擊敗了，實際上也是如此，因為他從那一天後就不再回到河岸去了，一個人垂頭喪氣的儘在床上躺着看他的「孤公案」。這個消息給這羣需要消化的朋友一個非常的衝動，他們成天的拿一個消息來消遣。上辦公廳如此，下辦公廳如此，吃飯、飲茶，睡覺也還如此。至于陳雄進這小伙子差不多到了焦頭爛額的地步，他一面感到得意，一面又難為情，往往找機會規避和人家碰頭。但日子一過久

「胆子也就慢慢的big起來。現在他不但敢於在大家面前承認他和那姓王的新關係。這時常聽她帶着在河岸上散步。這個衝動并不能持久。談得多了有時也會生厭的。但我們的天才家住住也會找到補救辦法，果然不久，和陳雄進同宿舍的人就傳出了這樣的消息說：「小伙子快要發狂了，差不多有半個月，成夜沒有人看見他的面。」

「那麼，他是到那兒去呢？」中校認書不知怎的，從他們變成形影不離以後，就非帶之不高興，雖然沒說出口，却是很容易使人看出來。他這時對他們的事，是很冷淡很不感興趣的，簡直和以前那熱心的樣子完全相反。

「一到黃昏就出去。誰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

「是不是成夜不回來？」

「不，有時是十二時，有時是一時才回來。」

「你們沒有問他到那兒去？」

「當然問，像這樣有趣味的謠話是常常在我們之間發生的，比方說：——小陳你到那兒去？——大便去！小陳回答，很是不高興的樣子。——大便這樣久，足足有七八個

鐘頭。——我近來消化不怎樣好。說着，他把頭往頭一擡就睡着了。」

這個消息提供了大家無數笑料，却使中校秘書感到十分憂鬱，他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了。的確，對於這事他得重新考慮一下，以原本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去打敗那姓金的小伙子，原想保持大家的均勢，原不想要他們做得那樣認真的啊！要知道這個陳雄進年紀還小着呢，他純潔，年青又能幹，在學校時人家都稱他是神童，這一類事情對於他還是太早了，這會傷害他的身心兩方面的發展。最重要的，還有那姓王的比他要大上五六歲，沒有風趣，沒有修養，沒有學問，除了能寫一手好字，除了那副平凡而沒有表情的面孔。

……於是，中校秘書第一次感到煩惱了。

「老馬，」有一天他特地走來看我，神色很是不對。「事情完全錯誤了。」

「什麼事情錯誤？」我沒有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小陳那傢伙和姓王的。」

「是嗎，錯誤到什麼程度了？」

「他給弄到發狂了，成天成夜人家都看見他跑到那個『靈坑』去，『天使』，把什麼都荒掉，這樣下去，這個小伙子是要毀了。他是一個藝術天才，得找一個懂得他真價值的人，找一個能夠幫助他的人才對。但是，現在他却真正的愛上了一個極愚蠢，極平凡的人。還有她起碼也可以做他的母親了。」

「這都是你的罪過，朋友，」我說，對他深表不滿。「既然就這樣，你為什麼開頭硬要把他們拉在一起，等人家當真好起來了，你却又反對？……」

「不要罵我，」中校祕書要求說。「都是爲了軍調的麻煩啊！」他沉默了一會，露出很是不安的樣子。「我願意承認一千個一萬個錯誤，但是有什麼用呢，錯誤已經存在了。當前的問題已不是在該不該上面，而是在於我們應該怎樣把他搶救出來。」

「是不是你已經有了計算？」

「想到一個。」

「怎樣想法？」

「我認爲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他們拆開，對小陳我要忠告他說：朋友，這把火是



玩不得的，玩下去你就毀了！

「要是他不肯聽話呢？」

「那麼，我就報告主任請他下命令，把他們中間的一個調得遠遠的，使他們沒有機會碰在一起，你知道男人的心是捉拿不住，挺容易變的。」

「你不怕傷害一顆脆弱的心嗎？」

「但是，這時已顧不了這許多了。」

說着，復等我表示可否，就匆匆的走開了，也許是找小陳談話去，結果如何不知道，着樣子是失敗的多。

但是只過了個把星期，他又採取新的攻勢了，他不知道怎麼去活動一下，居然弄到了一道命令，要把那姓王的調到很遠的地方去。

「我真的很走不嗎？」那姓王的聽見這個消息後，就紅腫着眼睛跑到主任室去，「我不能留下工作嗎？」

「不能。」主任說。「你得馬上走，有五位副官就要出發，你跟他一起去，有事儘

「不能再等幾天？」

「不能。」

「我就走。……」姓王的跨出主任室後，就朝自己的宿舍一直走去，面色十分難看，差一點就要哭出聲來。小陳這時已先在那兒等着了，他很焦急，很不耐煩。像一隻困獸在籠籠中蹣跚着孤獨的步，不時無原無故的用手去抓自己的頭髮。他底心是那樣的混亂，焦急，恨不得把一切可能拿到手的東西都撕毀乾淨。有一個思想不斷的威脅着他：要是她走開？要她的請求沒有被允准？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門被用力一推就突然地開了，姓王的踉蹌的跨進門後，隨手把門反關過去，用背靠在上面就一動也不動的，面部除了略為現得蒼白一點外，仍然是無表情的。

「主任答應了沒有，阿王？」

如沒作聲，兩眼直直的望着他，用力的咬住下唇。

「你說嗎？爲什麼一句話不說？主任答應了沒有？」他走上前去，伸手去撫摸他。

覺得她這時是比任何時候都更爲漂亮和可愛了，他不能離開她啊！「說啊，你爲什麼不說？我急死了！」

她依然一言不發，兩眼望住他，過了一會，嘴唇略爲一動，啊的一聲俯在他肩頭嗚咽地哭了。那小伙子看見這樣，心一摔碎了，他的膽怯病一下全也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一面流着淚安慰她，一面慷慨激昂的叮囑道：

「阿王，不要哭，不要那樣軟弱，這兒已再也不是我們站的地方了。我請求你，只要答應我一聲，我們就可以走，可以離開這可詛咒的地方，答應我……」說着，他也哭了。

這哭聲把中校祕書和別的工作同志都從辦公室吸引來，他們在宿舍外靜默的站着，心中均有說不出的悲悽的感覺。中校祕書這時臉色蒼白，在宿舍外門旁輕輕的走來走去，當他聽見那陣陣傳出悲憤的咒語，他就覺得自己已是一個罪人了，再聽見那絕望的，「阿王阿王」的嗚咽聲，心中禁不住一酸，淚也滴落下來了。「可憐的人，」他絕望的對自己叫道：「絕望的人啊！」他的心像被火燒着一樣的難過，於是像被人驅逐出去

似的。一個人快快的回轉去，軟弱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把頸埋在手心，覺得自己十分的對不起這二位青年朋友。雖然這是由於誤會，一個非常之可怕的誤會。但是事情却是出在自己身上，要是自己不一味的慫恿人家，這誤會也許不會發生。現在錯誤是那麼明顯的擺在面前了，一個有天才、有理想、有前途的人，就要在這錯誤中被毀了，他能那樣見着不救嗎？不，不能夠。於是那深深的嘆口氣，突然的放下手，拿起筆來在紙上就寫，十分鐘後，他就親手拿了這份辭呈，一面抹着眼淚，一面走進主任室，嗚咽着說：『請辭職，以後再要辭職。』

「報告主任。」

「我辭職了。這意思，請辭職是辭職工部。」

「為什麼？」主任從他的辦公桌上擡起頭來，十分吃驚的看看中校秘書那副悲傷的面孔。

「在中校秘書辭職後，下一味辭職。」

「在這辭職中，中校秘書說，把呈文呈上。」我傷害了一個青年人的心，我覺得自己

很是對不住他。我的良心殘酷地責怪着我。……」

主任莫明其妙的把呈文接了過來，讀了一會，便笑了笑說：「就是爲了那姓王

的？

「是的，我覺得很對不住他們。」

「你想我能替你一點什麼忙嗎？」

中校秘書稍爲想了一想說：

「要嗎讓我走，要嗎不要把她的調走。」

「把她調走不是出自你的意思嗎，你說她是妨礙工作。」

「調到」因爲這個錯誤，所以我要求辭職。」

「主任考慮了一分鐘，便嘆息着拿起筆來下條子。」你去通知她，我取消

那調走的命令了。當中校秘書接過了那條子時，他又加上了一句：「青年們的事真難

難辦透了。」

辭職是沖校秘書鞠躬着退往主任室，飛身朝外就跑，當他走到女職員宿舍時，人已經散了，

早已轉身到草坪外，正有一部汽車開了來，那姓王的正一邊抹眼淚，一邊和同事拉手告別

的，準備就坐上車讓它帶得遠遠去。中校秘書氣吁喘喘的從後面趕上去，一面搖手大聲的

「叫這：什麼來由，為什麼？」張家清這句笑話，倒把周主任逗笑了。周主任慢吞吞地走，主任存命令：「……」

接着他就當衆把主任的命令，大鑿肉宣讀出來。……

「朋友，把行李搬下？」他走向那女人身邊去，親切的說道。「你已像從前一樣的自由了。」

小陳這時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他一邊抹著淚，一邊感動的抓住他的手道：

「同志，我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好，你幫助我們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去不進」中說說。……

一、小中

東亞一也中

## 東江一少年

### 一、少年

每天我到了黃昏時候，就要親自到河邊去走三趟，照例的做三次檢查步哨工作。

「這條河叫相思河，照舊的傳說：有一個牧牛男子和一個牧牛女，因為彼此相思沒法在一道，後來都慢慢的鬱悶死了。河的那邊三個月前來了二百多日本兵，老百姓給追得沒法子想，只好相約逃到河的這邊來。鬼子們把幾十個村子佔去之後，眼看着自己的力量，還不夠來佔河的這邊，倒也停着不動了。」

老百姓給驚嚇了的鬼兒，心驚意亂的把鋪了陣，看見鬼子當真不敢打過河來，便也把心安下來，但是大家還一樣擔心會有什麼事發生，也許鬼子在那邊過得不耐煩了，會再打過來的，恰巧這時有一連給衝散的兵從河對岸突圍到這兒來整理，老百姓便

去參加，慢慢的隊伍便大起來，才上幾個月工夫就成了現在叫做第三支隊的這一隊游擊軍。

第三支隊把河這一邊的村子通通佔領了，他們害怕敵人會出其不意的渡過河來，便在沿河十幾里長的河岸上佈置防哨，監視對河的動靜。我每天要負責去檢查的，就是這些防哨。哨兵雖然都是些「土佬」，他們正當當當起兵來，還不到三個月哩，但是精神都很好，時常利用了有利的地形，或者憑什麼掩護物，精神抖擻的站著，把面孔朝着河的那邊，監視敵人的動靜。要是敵人想動了，想偷偷渡過河了，他們就會不客氣的將槍端準，「匣子彈去告訴鬼子說……」

「過來吧，老子要你的狗命……」

他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把想偷偷渡過河的鬼子打回去。

我這時，沿着一條大路走，路上很平靜，好像太平時代一樣。鄉下大因為天快黑了，都打算從田里回轉家去。我一路上和哨兵交換了短短的談話，聽他們有沒看見鬼子有什麼動靜。不久，我就走到河邊了。



「我聽得渡口的總管說我忽然看見一種很不同的騷動景象，有差不多一班人的樣子，在那裏擠着。鬧哄哄的不知在議論些什麼。我心內奇怪，當真有什麼變事要發生了，不然他們為什麼那樣亂哄哄的呢？於是便把脚步提緊兩步，趕到那兒去。」

「發生了什麼事情，值得大家這樣鬧哄哄的？」老着急的問。

「有一個弟兄，回過頭來報告道：

『有一個人掉在水里。……』

「可憐那淹死還沒有？」  
「剛給我們救起來，這時還有點熱氣，要是再遲一步，就包管沒救了。」

「至於他們怎樣去發現這個掉在水里的人，怎樣救起來，便有另一個士兵自動的出來告訴我：原來這個士兵和他的同伴，在距離很短的哨所守衛，正死勁的把眼睛盯着對河軍的時候，忽然他們同時發現，從河的上流有一包什麼東西，隨着河水緩緩的飄來。第一個士兵驚叫着說：『這天……』」

「你看，那些包什麼東西？」  
第二個士兵，看了半天才路斷語說道：「了了子，又了了子！」

「死豬，見鬼，你看它給什麼包着，對了，給衣服包着，好像是一個人！」

「對呀，對呀，是一個人，還活着哩，現在一隻腳動起來了，水花給踢起來了。」

「接着，他們都沉默了，同時兩個人心內十分難過，想一想吧，一個好好的人掉在水裏去了，就要淹死，多可惜！」

「喂，你會不會游泳？」第一個士兵走近第二個士兵，大聲的問。

「我嗎？會的。」第二個士兵稍爲想了一想，就回答他說。

「那麼，你把槍交給我下水去吧，救人是件功德哩。」

就這樣，第二個士兵一點猶豫也沒有的，就脫掉他的衣服，把武器交給同伴，碎的

「縱身跳下水去了。」

他在河中，好像一條魚，十分靈活的把那包東西撲過去。說時遲那時快，這包可

憐的東西，好像想跟他搗亂似的，已經隨着水飄得很遠很遠了。這兒看來，他就不得不露頭點身手，死命的追上去，一個半死的人，和一個完全活着的人，就這樣的一河一追逐着。也不知這追了多遠，經過多少時間，才給追上。於是能使用一隻手死緊的抓住他，一隻手划着水游回來，到淺水的地方了，他才站了起來，雙手把那包東西捧上岸。

掉在水里的人，是一個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少年，身材也不高大，看來還是個小孩子哩。他這時，兩隻手給麻繩反綁着，上衣衫也給撕得粉碎，背脊上還有一刺刀傷痕，血不時就從那傷口滴出來。

士兵們，把這個不幸的少年，像得到一件寶貝似的送到總領事來了，先給他放去手上的綁，接着就用他們自己的土法壓甜他漲在肚里的冰，最後是在「堆火」讓他烤一烤。……有一位弟兄，把我帶到里面去，火這時正燒得十分旺盛，少年給人扶着坐在火旁，精神似乎已經恢復了一些，拿一雙烏溜溜的小眼睛，大胆的看着週圍的人。有一位弟兄正在和他談着話，看我進去，稍稍把話停頓了一下子，又接下去了。

「那麼，你爲什麼不隨大家逃到這邊來呢？」問的人態度很溫和，不時且在一本小

記事本乎上寫書

「我們初頭不知道，等到後頭想走也走不了了。」少年聲音很低，而且是非常欠力氣的，他說話時，要不斷的把話停一停再接下去，像是換不過氣來。

「你們就這樣留下來？」

「不只我們一家人，好多好多人都這樣。」

「鬼子要你們替他做工，你們就替他做工不是？」

「不是。」少年說，有點着急。「日本大先頭對我們蠻好的，有一個時候還拿了很多米糖鹽來給老百姓，而且還是自己送上家來的。趁時他們先叫大家把東西放下，接着就問：『中國官廳送給你們米鹽沒有？』大家一面怕說錯了挨打，一面是中國官廳也的確沒有給老百姓送米鹽，便都回說：『沒有。』日本人聽到這句話笑迷迷的，蠻高興的樣子，接着又問：『我們給了你們老百姓這許多米鹽，是不是日本兵比中國兵對你們好？』大家又怕又不安，自然又說：『日本兵好。』不過，這件事過了兩三天，鬼子對老百姓的樣子就完全不同了，他們要大來拿豬，拿牛，拿米，拿女人送給他們，你要是不照他

的意義做，可不得了，他們會自己架好，槍自動的來拿，要真第一次給打，吃出味道來，他又不會來第二道。到後來就抽壯。

「抽去做什麼，是不算當兵的？」

「當然算當兵，也有是抽去做工的。」

「你們怕不怕？」

「老百姓到這時候都慌起來急死了，有的便想朝河的這邊逃過來，有的近自己躲藏，不敢和鬼子見面。這有什麼用，鬼子收買了漢奸哩，他們什麼都知道。他們會用強力來拉的，我就這樣給拉去。……」

他說着，把眼睛閉下去了，好像很疲乏的樣子。

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下去了，我看看這少年的蒼黃面孔，心想：「他該休息了。」便向次條提議道：

「弟兄們，他太疲乏了，讓他休息休息吧。」

這羣人聽到這話好像才想起是應該的似的，一致的點下頭，同意不叫他再講下去。

這是一個好動的，有趣味的小傢伙。他的傷痕還沒有全好，只不過略爲可以走動走動，就不願意再呆在床上。他常常一個人，扶着一根拐杖，常人家不去注意他時，偷偷的溜到門外，坐着曬太陽。有時我也在打稻場碰到他，先頭他害怕羞，後來見面的次數多熟了，就不再那樣躲躲閃閃，時常借故來和我打招呼，問問我長，問問我短。

他的身體是很瘦弱的，但是聲音却很大很亮。

「他們是不過也要拉你去當兵？」有一次，我忽然想起他叫人從水中救出的那天，曾說一個什麼故事，而這個故事還沒有說完；於是，我便動口去問。

「他們？你說什麼？」他莫名其妙的把眼睛睜得蠻大蠻大的。

「我是說日本人，他們把你拉去做什麼？」

「啊，」他想着了，馬上就非常快活的叫起來。「自然是去當兵，不過我騙他們，我說：我只有十三歲，扛不動槍，這樣他們便叫我去做工。」

「你就這樣替他們做工？」

「不能不做嘛，這些鬼子兇着哩，不過，我逃了好幾次。……」

「逃走？你會逃到那兒去？」

「自然是逃過河來，已經有好些人這樣做了，我們知道這兒住着兵。」

「那麼，你爲什麼不逃呢？」

「我逃過的啊，一共是三次，不過却有兩夾槍抓回去。……」

「抓回去，他們不殺死你？」

他搖搖頭：「我說我是小孩子，我不懂事，下次回再也不敢了。他們先頭把我吊起來

打了一頓，又關到一間屋子內去，不過只過了幾天，我又要讓他們讓我出來做工。這一

次他們也許想到我是吃過苦頭，大概再也不敢逃跑了。他就把我放出來了。」

「你當真不敢再逃走？」

「不，他又搖了搖頭說：『初初幾天，當然我要裝得蠻努力蠻盡心的樣子，叫他們

不疑心，叫他們相信我：這個小鬼再也不會逃走了。這樣我就及我第三次機會。……』

「你又逃了？」我差不多是叫着的。「逃成功了沒有？」

「只差一點點，」他說，裝得很嚴肅很正經的樣子。

「已經快到河邊了，再過一會兒就成功了，沒想到他們會追到，這樣就又被捕，他面拖着，一面伸足在我身上亂踢。……」

我遮斷了他的話。「你當時怎麼樣呢？」

「……他們這回可真生氣了，不關我，也不吊打我，幾個鬼咕嚕了半天什麼的，就用麻繩把我的兩手綁住，叫一個會說中國話的人來問我：「你憑什麼見逃？」我這時一點也不害怕，也不想再撒謊騙他們了。撒謊有什麼用，死就死好了，害怕又有什麼用？於是我便老實的回他們說：「逃到對河去！」「你到對河去做什麼？」我說：「當兵打日本！」我心里想這句話一說出，一定會有一個巴掌跟着送來，有很多人就這樣給打着，弄得滿臉流着淚，嘴里吐着血，然後還要賠笑臉說不是哩。但是這回他們却出了我意外的，沒有伸巴掌來打我，只相對的大聲笑着，裝下子鬼面，就又對我說：「你真愛國的，我送你過河吧。」說着就迫我走了。我大踏步的走在河頭，三個鬼子兵在我後頭跟着。沿途他們不說一句話，我也不敢去想一件什麼事，我知道他們不會那樣好心送我過去。



，不過我也不怕，怕有什麼用？只一會我們就到河邊了，日本兵說：「再走，面孔看着對岸！」我這樣做了，一直朝岸上走去，並不想回頭望。就這樣走着，等到到水里去只差一步了，我忽然聽見從背後很響的響了一聲，我像挨人迎頭敲下一板子似的。感到一陣痛，身上全麻了，正想坐下去，跟裏已有一隻腳按在我的屁股上，用力的朝前一推，河里碎的響了一聲，我就倒到水里去了。……」

「以後呢？」

「以後我便什麼也記不清了。」

這少年把話講完，就開始沉默起來，好像在回憶當時的那些情境。但是他這時却没有一點難過的樣子，這件性命交關的事，在他看來並不是件大事，比這個更可怕的事，他已經看見很多了。

「現在你家里的人呢？我問。」

「不知道。」他答。

「你還想不想媽媽？」

「我沒有媽媽。」

「那麼爸爸呢？」

「他老了，不打緊。」

大概是剛才話說得太興奮了，他這時，很有點疲倦的樣子。這樣的興奮，對一個身體還沒有全養好的病人，是很不合適的。因此，我稍稍的安慰了他兩句，就借故走開了，他也安份的坐着，閉住眼睛晒太陽。

過了半個鐘頭，我再從打稻場經過，他好像又很活動了，身邊正密密的圍住人，有士兵，有老百姓，有和他年紀一樣大小的小鬼。這些人開頭都是爲了新奇才去接近他，後來看見他有趣可以做朋友，就真的喜歡他來了。這病着的少年，原本也是好動的，看是有這樣多人來湊熱鬧，也樂得和他們在一道。爲了要滿足這些好朋友的好奇心，他還時常在腦里搜索出了記多淪陷區內的故事，用他流利的口才，編成各種各樣故事，拿來娛樂他們。這些故事，有許多已經講過好多回數了，但是也還照樣有力量，還照樣使大家笑得流出眼淚。我在人堆外站着利用空縫鑽進去，只見這個少年人兩眼炯炯發光，不

慌不忙的，正在說他最拿手的「牛狗故事」

他沉靜的說：

「……第三天，他們當真的到了，說是官長叫他們來牽牛的。牽牛做什麼呢？當然  
是拿去當菜吃。……」

有一個人打斷了他的話，插進一句來說：

「聽說鬼子吃牛肉，只吃四個大腿。」

「這事實在，」少年說。「有一次你瞧看見在我們的糞坑內，有二隻死牛在喘氣

先頭我吃了一驚，死牛怎麼會喘氣？後來仔細一看，原來並沒有死，它的四隻腿給割去  
但這牛還及喘哩。」

「不要打叉，你再講下去。」有人要求說。

「他們走了好幾個村子，」少年講解道。「一共牽到十二匹牛，不能一下子牽走  
啊，於是四個鬼子便分開來牽，一個人恰好是三隻，一批一批的牽着走出村去。……」

「老百姓爲什麼不起來反對呢，四個鬼子算什麼，媽的，來一個幹一個！」

「你又來打又了！」

「請你不要聽他的話再講下去。」

「老百姓當然知道起來反對，但是他們怕慣了，一家子的性命總比一條牛值錢，所以大家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了。不過，其中却有一個叫王臭頭的鄉下人，他平常時最規矩老誠的，不知怎的，這時忽然不規矩起來了，他想：你要了我的命吧，我這條牛是不給的！不給，你有什麼辦法呢？話還沒有說完，人家就會給你送上幾下子刺刀的。他當時並沒有好辦法，只好不說出口。不過他心中却正在想一件好計謀。」

「這個王臭頭真怪，當鬼子牽他的牛的時候，他就走到牠們面前，照規矩的行子個鞠躬禮，說：「日本兵老爺，你們要我這個牛就牽去好了，做老百姓的沒有什麼好給你們送禮，把牛牽去是應該的。」看見那鬼子一個人牽三隻牛牽得不上不下，很頭痛的樣子，就叫他牽着牛繩走在前面，自己在後面，說：「我來幫你趕上！」

「鬼子牽着牛在前面走，王臭頭跟在牛屁股，且不時拿棍子去打牛屁股。讓它們走得快點。村裏人看見他這副樣子，個個都搖頭，暗地心中罵道：「真想不到，王臭頭這

穩老實人也當漢奸了！」

「王臭頭跟鬼子相安無事的走了大半天，鬼子的心中很是滿意，他沒有看見這樣老實的一個中國人，也許他真給日本兵這個名字嚇昏了頭，所以才這樣來討好他？心中當時就十分的安閒，高興得吱吱喳喳唱起歌，用以表示自己心中的得意，却沒有想到那

他喊苦的事就來了。

「我們這個村子是在山中間的，要出村到日本兵營去，一定要經過一個山。在這個山的山峯有一個險要去處，大家都叫它做『要命角』。這個『要命角』一邊是像壁一樣豎起來的山岩，一邊是面很斜的斜坡，斜坡底下又是一個五六丈深的山坑，叫『死坑』。意思說，人一跌下去就會死的。就是這樣一個險要去處，他們要經過了，苦頭就要在

這兒發了。但是鬼子却一點也不知道，他照樣的唱得吱吱喳喳的，心內想着今晚牛肉好吃。他用八字腰正跨上『要命角』，正好轉變轉了一半，正好看不見後面的前了。王臭頭忽然勇氣百倍的衝上兩步，不慌不忙的拉住自己那匹黃牛的尾巴，咬著牙把命約不放鬆。牛也太苦了，它的鼻子拴着繩子，給鬼子在前面拉，尾巴又被

自己的主人朝後面拖，怎不痛呢？於是它突然像生氣的叫着跳起來了，別的那兩隻畜牲受了影響，也莫名其妙的亂跳，一時秩序大亂。

「這件事發生得太突然了，那個鬼子做夢也沒有想到；因為發生得那樣快，那樣意外，就大大的叫他吃了一驚。他連忙的把嘴巴嚥住，回過頭去看，牛的尾巴給拖住了，走不動了，他又氣又好笑，就開口的叫着，想威脅那個傢伙一頓。但是那個老實傢伙却一點也不去理會，他把牛尾巴越拉越緊了。」

「就這樣子地，兩個人一拉一拖的拉了十幾分鐘，大滴的汗已經在他們額角上滴出來了，但是還分不出勝負，終於把那王真頭急得辭來了。他突然像煞有介事的叫道：

「快一點追來啊，游擊隊，打殺日本仔啊！」

「好，這一叫就不同了，鬼子的面孔馬上給嚇青，連命也不要丟開牛繩子就跑，鞭不得在自己的腋下生出一對翅膀來。那王真頭得意起來了，又乘火打劫的裝出游擊隊的模樣追上來的樣子。又是喊打又是甩石頭。可憐的鬼子，沿山下奔跑着，跌倒了又帶滾的爬起來，連帽子什麼的，也丟着不要。」

故事還沒講完。所有聽的人，已經感嘆得嚥住嘴巴，喘不過來了。但是少年，却照舊沉靜着，不露出一絲笑聲，好像這許多一點也用不着發笑似的。不過有點不同的，就是他那兩隻因為回孔瘦削的仁故，而現在特別大的眼睛，却比平時現得更亮，更有精神。

少年的病，慢慢的好起來了。

有人去問他：「你打算怎樣？病好了回家去？」

「亡國奴才願意回去。」他氣憤的說。

「不回去你打算怎樣？」

他一時呆着，想不出一句話來。很早很早在他心中就有一句話，但是他沒有那勇氣說出。是害怕嗎？不是怕難為情嗎？也許是。病體越健壯起來，就越叫他不安。不過要來的事總歸是要來的，要說的話總歸是要說的，心中想到這兒，他的勇氣也就給提起來了，有一天他就那樣突然的跑到我的臥室去。

我看着他那副又不安又絕望的樣子，覺得蠻有味，就問他道：

「小兒，警官告訴你沒有，過兩天你可以出院了？」

他心神不安的，嘴裏微微顫着，好像在說什麼，但我却一句話也沒有聽到。

「你在這兒還過得慣？大家對你還好不？」

「長官，」他答非所問的囁囁着。「警官我……」

「你怎樣？你想走，想就回家去？」

「不！」他着急起來了。「我想和大家一樣。」

「一樣怎樣？……」

「做事。」

「你想做事？想做些什麼呢？」

「什麼都做。」他聲音放得很低。

「我們是軍隊，要當兵打仗的。」

「我要當兵。」

「你想過沒有，你能夠當什麼兵？」



『我不知道，人家怎樣就怎樣。』

『不能這樣籠統，當兵也有好多種哩；比方槍兵、號兵、炊事兵、還有勤務兵。他低下頭想了一會。

『我不知道當什麼兵好。』

『那麼給你當名勤務好不好？』

他好像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滿高興的退出去了。

少年人就這樣子地正式入伍了，他穿着那套不合身的破制服，很驕傲，面上常常堆着優柔，在老百姓面前走起路來，也特別有威風，但是這個興奮的感情，這副優笑的面孔，並沒有過得多久，慢慢就變了樣，因為這生活他過不慣，有許多事情做不來，有一天甚至哭喪着面，跑到我的房子裏去。

他在門外羞答答的喊道：『報告！』進去立正了，跟着便一聲不響的，在我面前打開腰帶，又一個扣子一個扣子的解開，然後把上衣脫下來交到我面前。

『你做什麼？』我當真給他弄得莫名其妙了。

「我不幹了。」他說，聲悲傷的樣子。

「爲什麼不幹？人家欺負你不是？」

他搖了搖頭。

「那麼爲什麼不幹，前幾天不是幹得好好的。」

「我不喜歡當勤務兵，」他停了半天才說出口。「勤務兵不好。」

「勤務兵不好，你想當什麼？」

「我想當兵……」

「勤務兵不是兵嗎？」

「我不當勤務兵。」他決絕的說。

我深爲他固執的脾氣吃驚了。

「那麼，給你名號兵當好不好，這對你也許更適合些。」

「號兵，是不是吹喇叭的？」對於喇叭這名詞他似乎很感興趣，因爲我已經開始從

他的面上看見笑容了。「不過，我沒有學過。」他似乎又有點失望了。

「不要緊，你可以學，這很快就學會的。」

「學吹喇叭？」

「自然是吹喇叭。」

他又沉默了。過了好一會，才像嘆氣的說：

「讓我去試試看。」

我把號兵班長叫來，轉把這號兵交給他們帶走。

少年人很大胆的隨着號兵班長去了，他從他們手中分到一把破銅號，外頭是很髒很鏽的，他看見人家都是雪亮的，也就學樣子把它擦得可以照人，而後他就把它當寶貝一樣看待，捧着它吃飽睡飽，按時的起來練習吹奏本音符。但是這把銅號，雖然擦得漂亮，但一放到他的嘴巴上，由他吹進去却並不是很高明。他只能發出一兩個不同的音，人家已吹到第六個音了，他還只在第二個「啞——」。班長爲了這事就特別的站在他面前隨時糾正他，教他換氣，改變音韻，又不時拿到自己的嘴巴上親自吹過一道，叫他學樣，這一來可更糟了，他連那第一第二音也吹得不正確，心內好像有了鬼，自己越怕

錯，就越要錯。好的一把銅號一放到他嘴上，就要變得怪難聽，怪討厭，好多回數都這樣，到最後班長可就生氣了，他叱喝了他兩句，罵他沒中用。受了委屈的少年人，沒等下課，就負氣的兩眼含着淚，偷偷的溜到我的辦公室來。他和第一次來我看時一樣，先把銅號交上來，然後取立姿勢，站着揩眼淚。

「你怎樣又跑來了，是不是班長打你？」我問。

他搖著頭不開口，把聲音哭出來好像很傷心似的。

「班長沒有打你，那麼你為什麼哭呢？說呀……」

他還是不作聲，儘在那兒哭。

我等得不耐煩，真的要生氣了；遇到這樣的小孩子真沒他辦法，動不動就流眼淚，哭哭啼啼，真太難搞了。

「有什麼事，你也得說呀。」我打算發脾氣了。

他一看勢頭不好，反而哭得更大聲，並且回過頭跑到門外去站着，好像我冤枉了他

似的。

「既然這是這樣麻煩的一個人，我也沒有心思再去理他了；已有人在在我面前開始對他表示不滿，說他野、懶、不肯聽話，做事也不盡心，要是他再這樣下去，我沒有辦法，也只好叫他滾蛋了。我一肚子不高興也就埋下頭去繼續幹自己的。」

這樣事情過了好像是二十分鐘的樣子，小傢伙的哭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忽然無聲無息了。「大概哭得疲倦了！」我想。「再不哭就走掉了！」也不想去理他。忽然我看見門口一陣黑，一個影子悄悄的移進來，我抬頭一看，原來就是他，他的眼淚，然還沒有完全乾，却也沒有哭哭啼啼的樣子。他走進門後，還是照樣不聲不響的站着不動，面上露着怪難爲情的神氣。

我裝着沒有看見他的樣子，還是低着頭做我的事情，他也許等得不耐煩了，就忽然的動起口來說話。

「馬主任，」他說。「你生氣了？」

「我當然生氣，」我說，當真裝着生氣的樣子。「剛才我問你的話，你爲什麼不說？」

「我心內難過……」

「就是爲這個道理你不說話？但是爲什麼你要難過呢？大家都不難過，只你一個人

。」

「我喇叭吹不行啊！」他天真的說。

「你不是蠻喜歡他嗎，爲什麼吹不行？」

「你沒有看見，」他冷靜的說。「我吹不響啊！」

「就因爲吹不響挨班長罵，所以哭是嗎？」

「不是這樣。我想我這個抗日兵是當不成功了。」

「爲什麼人家當得你當不得？」

「我喇叭吹不響，勤務兵也做不來。」

「還有你想回家去是不是？」

他堅決的搖着頭。

「你不幹了，打算怎樣，還是過河去替鬼子做工？」

「我不知道要怎樣辦。」他憂慮的睜大眼睛露出倉皇的沒有辦法的神氣。

「鬼子會宰掉你的。」

「我不過河去，我死也不過河去。」他着急起來了。

「那麼你還是當抗日兵好。」

「我喇叭吹不響。……」

「給你個別的事幹肯不肯？」

「別的事？」他的很渺茫的希望心又給鼓勵起來，兩隻眼睛跟凌也突然的亮了起來。

「當槍兵？」

「不一定是槍兵，這件事對你還是不適合。」

「嗯？……」

「我想給你名傳令兵當，肯不肯？你不要看不起這件事，重要着哩，和鬼子打起仗來全靠看槍給前線弟兄傳達命令。……」

「要不要吹喇叭？」

「什麼都不要，只用兩隻腿跑路。」

他靜靜的在想什麼，好像還沒有想通。

「只要會跑路就得了嗎？」他還是不安心，怕上第二次當。

「當然還不止這樣，」我開始解釋道。「軍隊的作仗命令，是關係全軍的生死存亡的，所以做傳令兵的一受到命令，就要隨時的把公事送到，準備帶別的消息回來。要是在路上遇到鬼子，遇到很危險的事，公事是很重要的，不能讓鬼子得去，要想盡種種方法保護它，或者把它攔掉。這關係太大了，自己的性命可以不要，公事是不能叫鬼子得到。……」

他靜靜的聽着。每一個字都叫他興奮得跳起來，他就喜歡幹這樣叫人看得起的事，幹危險事；管勤務，吹喇叭算什麼？要是事情做壞了，長官要砍頭呢？那又有什麼關係，砍頭就砍頭得了。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不要叫自己做錯了。

「怎麼樣，仔細的想一想，這一回答應了，以後便不准調換了。」過了一會，我看見他在悄悄的對自己微笑，覺得他已有幾分意思了。「幹不幹？」我大聲的問。



他一點也沒有猶豫的，就點下頭去，聲音低低，但很堅決的說道：

「幹！」

#### 四、工作

這少年，對於他的新工作似乎感到十分興趣。你只要看他整天在那兒忙禱，比什麼人都幹得勤勁，就可以知道了。在河岸上敵人和我們的小接觸時常發生，有時是我們想過河去「遊擊」，有時是他們「過河來搶東西」，彼此都不肯讓步，於是碰着就打將起來。

像這種戰鬥的規模，有時也很不小，這和連的接觸，常常有的。且不管它的規模大到怎樣程度，總不能禁止這些少年傳令兵，不得不在支隊司令部與大隊部活動，他揀着公文，在田野或是山嶺間，氣吁喘喘的奔跑着，等到任務達成把手續交代清楚了，才照樣的跑回來。但是往往等他來得及好好休息一下，就會有新的工作，新的任務交到他的身上，派他出去。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他，他正在閉着，軍帽半歪斜的戴在後腦上，嘴裏吸着洋煙，看見我走來了趕快立正敬禮，但是却忘記把煙捲從嘴巴上拿開。

「你沒有去送公事？」我問。

「我出來耍下子。」他說。

「你不覺得太忙？」

他搖搖頭，我真擔心他後腦上的帽子，也許就會給搖掉的。「不忙，」他說。「我就喜歡這樣，一天跑跑怪有意思的。」

「你現在不想換工作？」

「爲什麼要換！」他吃驚了。「常常換，人家說是很不好的。」

我笑笑走開了。他還在我後面慢慢的走，抽着煙。

三月間，天氣已經不冷了，弟兄們的骨頭開得無聊，又想到對河去鬆動鬆動，最要的是找點補充給養，第二大隊便這樣的被派去出擊。這一次出擊我原本可以不去的，但我自己要求要去，這樣也參加了。已經停頓了好幾個月的大規模戰事，跟着又在河的那邊發生了。

戰事進行得很順利，僅僅在一星期中我們就收復了六個村莊，解決了好些偽組織，

輝煌奪目的軍隊，轟轟然一展中，揮舞着旗，六師長，戰馬，漢軍，

不久就到了一个新阶段，因為敵人又增加救兵了。

第二天，支隊司令想把一件秘密公事送到第一大隊去。但是，臨到要送出去的時候，他却又躊躇起來了，他不能不考慮能否達成這件任務的一些人，考慮了很久，考慮了許多人，却找不出一個他認為可以担任的。那是在敵人的佔領地，不能隨便的，去的

人不但要行動迅速機警，肯負責，還要對那兒的路徑熟識，遇到什麼困難，可以隨機應變的對付過去。最重要的，是這件公事無論如何要送到，要不落在敵人手里。要是給敵人拿去了呢？那麼我們全大隊弟兄們的命運就非常危險的了。

支隊司令在他的辦公室中走來走去，想不出一個適當的人來，他很想從他所熟識

的面孔中找出一個來，然後把他叫來把公事交給他，叫他准時完成。但是就只有這一點

使他頭痛，他是想得不那樣久，竟想不出一個人來，沒辦法他只好伸手去按鈴。勤務員

聲的走進來，司令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說道：

「叫收發來。」

宜的，等候吩咐。

「這兒有一件重要公事，」司令說。「我想很快把它送到對河去，你想有沒有適當的人？」

老收發想了一想，就回說

「叫小鬼去。」

「小鬼是那個人？」

「就是那個從前給日本人丟在河里，被我們救起來的那個

「哦，」司令恍然大悟了。「我倒沒有想到他。他行嗎？這是一件重要公事，隨便的，不要叫他好玩把公事就誤了。」

「他做了好幾個月，從奈沒就誤過。……」

「是不是也很熟識那兒的路徑？」

「他是對河人。」

「那麼，」司令的心懷一寬。「你叫他來。」

老收發恭敬的鞠了一躬退出去了。

他急急的離開那兒，走到傳達室，看見小鬼一個人坐著默默的抽煙捲，他就大聲不響的拉住他出來。

「有什麼事？」少年人莫名其妙，看著老收發儘對他微笑。

「跟我來，一會你就知道，司令叫你。」

「司令？」少年人大吃一驚，司令從來沒叫過他啊！糟了，一定是事情做錯，有什麼人在司令面前說他壞話；現在司令就叫他去，或者會罵他一頓，處罰他，至于會不會死哩？暫時還說不到，因為他在腦里搜索着，竟沒找到可以死的理由，但是他已覺得身上有點冰冷了。

老收發在他前面急急的走，少年人在後面緊緊的跟，肚子滿是鬼，全身好像已經一點力氣也沒有了，輕輕的就要往上飄；朝天上飄。終於司令室到了，他不明不白的給老收發拖在前面，「進去！」他說，把少年人推進門去。於是他只好脫下軍帽鞠躬，恭敬的聽候吩咐了。

「你叫什麼名字？」司令把他上下打量了一會，然後問話，問的聲音似乎并不怎樣兇，但他還是警惕着：「他想騙我哩。」他想。

「大家都叫我小鬼。」少年回答，眼睛看在地底下，連偷偷的抬一抬的勇氣也沒有。

「有一件要緊事要派你到對河去，你怕不怕？」

有件要緊事派我做？那又是什麼事呢？他的心又略略的鎮定一下，接着又很費勁的，悄悄把司令看了一眼，察看他的神氣是否有什麼陰謀，因為這樣竟忘記了該回答他些什麼話了。

「我問你怕不怕，為什麼不回答？」

「啊？」他好像才從夢中醒轉來似的，慌張得要命，「我……」他口吃似的話，又死勁的搖了搖頭。

「你不怕是不是？」

「我不怕。……」他的聲音很低，有點發顫。

「這是件重要公事，失掉了會砍頭的。」

少年並不給「砍頭」兩個字嚇倒，他略爲不安了一下子，就又鎮定下去，不過却不時拿眼睛去看老收發好像要他出來幫幫忙的樣子，他的確遇到這種場面，就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他太高興了。老收發好像也看出他這樣的心事，他們年常時是老朋友哩，於是便在旁邊插嘴道：

「報告司令，小鬼平常時是頂負責的。」

少年很響的鬆了口氣，想說的話終於說出來了，他覺得輕快多了。但是。人家却不給他有多少時間輕快，那個討厭的司令，又要叫他被壓得沉沉重重的了，他這時的眼睛還露着不大相信的神氣哩，你看他接着又問道：

「要是你給日本人抓住呢？」

少年人沒慌的看着老收發，老收發也照樣的看着他，好像是說：「你自己講吧！這次我再也不能幫忙了。」少年把眼睛怯怯的回轉來，望着地底下，半晌他又說道：

「我不怕，我會跑出來的。」

「要是跑不出來，并且連公事也給日本人拿去了呢？」

少年着急了。他這次已顧不了什麼司令不司令，便大聲的叫着：「我不給他們！」

「你用什麼方法可以不給他們？」

他想了一想，有點狼狽。

「我把它通通吞下肚去，叫他們拿不到，我自己也就死了。」

司令到這時才鬆了口氣，他向少年微笑着，把頭一點，放心了。

「是的，」他說。「你這樣想法很對，不管對事的大小都能負責到底，那才是模範軍人哩。」

接着，司令把那件機密公事交給他，叫他好心的保管，直到送達了為止；那是關係了全大隊弟兄的性命；隨便不得的。他機械的把公事接過來，鞠了一躬，跟在老收發後面退出來，司令在他們後面跟着，直到門口才伸出一隻手沉重的拍着少年的肩膀，一再的叮囑着說：



「不要爲了在路上好玩把公事就誤了，它關係着幾百人的事；做完了就趕快的回來。」

他在階下回過頭來，立正又鞠了躬，等司令輕輕的把手一揮，他才走開。

老收發把他帶進宿舍去，拿一套化裝用的土布衣服給他，教他怎樣怎樣的化裝成鄉下孩子，把公事用布包紮起來，拿繩子繫在小腹上，不叫外頭露出點痕跡，又叮囑了他幾句，叫在路上要怎樣細心，該注意些什麼。於是，他走了。少年得意極了，他被剛剛的許多事情感動得差一點要滴下淚。他時時的想：「司令對我笑哩，他拍我的肩膀，又叫我做小弟兄啊！」在他看見一個司令是比什麼都高的，都偉大的，但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司令，却居然對他客氣起來，假這樣子真太有意思了。

他一面照老收發的意思裝扮起來，爲了表示自己的得意，就不時嗚嗚的唱着，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唱什麼。

他常常唱錯，把調子唱亂，句子重複了，但他却覺得原本就是這樣的。好，現在什麼都裝紮完了，於是他就連跑帶跳的走出宿舍，去找老收發對別的同事裝鬼面。

「怎樣，小鬼，你不幹了？」

「還不是，回老家吃山芋頭。」少年裝着傻態有介事的樣子，他想逗逗他們玩，也怪有意思的。

「不要多說廢話，走！」老牧發對他嚴厲的看了一眼，先走一步出去了，少年在後面跟着，剛剛跨到門口就又回轉頭來，對大家伸伸舌頭裝鬼面。

他們沿着小路慢慢的走向河邊，到了渡口，一隻艇子已先準備好，就很快的把他放過岸去。船攏岸了船夫就悄悄的告訴他：「明早八點鐘我仍舊在這兒等你。」他連聲的答應着，向對岸還兀自站着的老牧發揚了揚手，就迅速的在河岸的竹林內消失了。

## 五、遇險

少年傳令兵，現在到了自己的故鄉了。他在自己所熟識的路上倉忙的奔走着，慢慢的伸開指頭一算：啊！從離開的那三算起到現在已經四個半月了。四個半月日子不算長吧？但是所有的情境都變了，變得連他也認不出來了。

他朝小路儘往自己所要去的地方走，好像要回家去的樣子，忘記了自己已經是一個

正正當當的傳令兵，且是一個很不平常的傳令兵，他在身上懷着關係全大隊五六百人命存危的要命公事哩。故鄉雖然變得十分悽慘，但是尚能接觸到的東西，好像都那樣有力的吸住他，好像比從前更好看，更能逗他愛。他很想把脚步儘可能的放慢，多多的看看它們，雖然僅僅是很短很短的時間也好，你知道機會是難得的哩，要是這次機會一失，便不知道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才來了，這樣一想，他甚至於想拐點路到家里去看看，雖然只是一間破房子，幾件舊傢具，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終歸還是自己的家啊！一個人怎樣會生出來，會長大，都是有了它的關係哩。不過，當他在遲疑着想跨步朝他神往的地方去時，就有一種聲音，低低的附在他底耳朵旁，告訴他：「這不是玩的，公事重要，幾百個弟兄的性命交在你的手上的！」於是，他就像剛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似的，向四周倉皇一看，還好，沒有人看見他，要不然他們會猜出他的心事，於是他又快步的朝前走去。

連他也忘記，已經走過多少時間了，總之，他覺得是蠻久蠻久的。太陽已經朝西邊斜下了，他的面孔又發燒又流汗，把身子濕透了。跟着他才感到自己已經累了。看看日

也不曉得走了多少路。前邊樹林不見，後面樹林也不見。他便在路旁樹陰下隨便的頭邊早，算一算路程也只有四塘路，趁着昏得能趕到目的地，他真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次到找一塊大石頭歇下，必早盤算着一些想不清的小事。他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次到這來會這樣的順利，路上既沒有遇到一個鬼子，也沒有碰到什麼麻煩。地方既然是鬼子站去的，爲什麼在路上一個也沒有看見呢？一定是給我們的軍隊趕跑了，這樣看來，這兒已經是我們的勢力範圍了。於是他便覺得十分安心，好像是在自己的屋裡一樣，他打着呵欠。覺得十二分疲倦，身體軟軟的提不起勁，應該閉下眼安靜的養下子神。但是不巧得很，就剛在他閉下眼養神，忽然就砰！砰！的響了兩聲，怎麼回事呀？他來不及睜開眼睛就兀的站起來。睜開一邊，提起腳捏住拳頭，打算隨時都可以拔腳飛跑。但是跟在槍聲後的竟不是他想像的那樣危急場面，而是一陣長長的沉默，這又叫他失望又叫他安心，他朝四面搜索了足足有五六分鐘，沒有看見一個影子，也沒有有一點異樣的動靜，他相信完全沒有事了，跟着又覺得很是累乏的了。他正想坐下歇息歇息，砰砰的槍聲，突然又響，這一次可沒有叫他像第一次倉皇驚駭，也沒有來不及睜眼睛睜開就跳開一邊，反而動足向發出槍聲的地方走去。想看一看實在情形，不過他這個希望沒有成功，因

爲正當他走不到幾步遠，有一幕叫人心驚胆戰的事就在他面前出現了。他看見幾個鄉下人，這時正像飛出來似的，從不遠的一個村子內轉出來，沿一條小路死命地迎面向他奔來，後面緊緊的跟了三四個鬼子，他們都一樣的面色蒼白，氣息短促，好像喘不過來的樣子，但是各人都爲了自己不肯放鬆，在前面的還照樣的奔跑，追在後面的照樣的追，還照樣不時放空放槍想威脅他們停下。這許多事情實在發生得太突然了，禁不住要叫這個少年驚得發呆，他既不知動足奔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設法規避。直到他們朝他越走越近了，他才想到這不是件好玩的事，才下意識的跟着拔腳就跑，怎樣跑法呢？跑到那兒呢？他事前一點把握也沒有只不過看見人家怎樣走了，他也就跟着怎樣走，會不會走錯，可管不了這許多，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叫自己給人家抓着。他們就這樣走着，像幾匹受驚的野獸在田野中奔突；他不覺得自己是在跑路，好像是在腋下突然的生出了兩隻翅膀，他是在飛着了，眼前所看見的只是成千成萬的田地，破村子，樹木花草在飛旋；耳朵內所聽到的，只是呼呼的風嘯。他就是這樣的飛跑着，一點什麼也不去想，去管，也不知道有了多少時間，直到他聽不見後面的聲音了，奔跑得精疲力竭了，才敢稍爲放

緩步回頭去看。他擔心會看見那些不想看見的事，要是他再這樣跑下去，他就會倒下。去不動的。但是，還好，他什麼也沒有看見，但終於可以自由的把腳步停住了。四周靜悄悄的，只聽見從自己心房內發出來的卜卜的心跳聲。

他正暗暗的慶幸自己能夠脫離那危險，正想把自己鎮定下去，忽然有一種思想電似的閃過他的腦里，「公事呢？」他吃驚的對自己叫着，連忙伸出手去一摸，天啊！天啊！不見了！這可不是玩的啊！這是關係着全大隊弟兄的啊！他全身冰冷着，感到連毛管都抖索起來了。這不是好玩的啊，他重複的念着，丟掉了，怎樣去見司令？怎樣去見自己的弟兄？事前人家還告訴你要小心的啊！他想哭了，爲了着急，爲了不知要怎樣辦，他就拿拳頭去捶打自己的頭，淚水汪汪的。「一定是在路上丟掉的！該死的鬼子！」他怨，覺得大事已去了一半，也沒想到應該仔細的再搜搜自己的身。「一定是在路上丟掉的，」他再重複的想，「我一定要把它找回來，我一定要找到它，不然我就要死了。」於是他心慌意亂的回轉頭朝原路就走，也不管什麼鬼子不鬼子，沒有公事了，把一件重要的東西丟掉了，還活得了？就是活下去了又有什麼意思？他十分悲哀的，慢慢的走

着，眼睛不離地的在路上細心搜索，有時遇到一堆舊草堆，就要停下來用腳尖去踢着攪着，儘自己所有的耐心去搜索。路是慢慢的短了，大半已過去了，但是我們這個小鬼的公事，却連一點影子也沒找到。天慢慢要黑了，他一面又悲哀，一面又着急，禁不住哇的哭了。「要找不到，」他下決心的想道，「我永遠都不離開這兒，我要死了！」至於怎樣死法呢？他一時還沒有決定，也許是去跳河，不過上吊也很不錯。……

忽然有一陣雷似的聲音，在這個悲哀的少年面前響將起來，這是非常驚人的一聲哩。少年在無意中給它這麼一驚，也就禁不住抬起頭一看，「糟了！」他對自己叫道。一種本能的慾望迫着他，使他想提起腳回頭就跑；但是他做得太遲了，沒等他來得及這麼做，有好幾隻手已同時的伸出來，抓住他，接着是一陣震耳的笑聲伴着一條粗繩子，套在他身上。

「我給他們抓住了，我給鬼子抓住了！這次可要沒命了！」他對自己哀叫着，緊緊的閉下眼，準備隨時隨地都可以死的樣子。「殺吧，開槍吧，我是一點都不怕的！」但是槍聲沒有照他的希望那樣響將起來。人家不殺死他？他疑惑起來了，於是便大膽的睜

開眼，一看，原來是一隊鬼子，他們正從遠地行軍到這兒，這時正疲憊不堪的坐在路旁休息，路的正中放了好些行李担。因為找不到伙子，他們走了很重的一段路，都是自己挑着走。不過他們也沒有忘記沿路找人來代替。這時就有一個人，把少年拉到他那兒去，指着地底下「担担子又做出了許多動作，表示自己的担子要改由他挑。少年靜靜的站在一旁，他一點也不害怕，公事不在身上了，雖然給抓去又怕什麼？橫直他們又找不到它，得不到它！想着，他的胆子也壯了許多，爲了心中有新的打算，於是他便又裝着討好的樣子說：

「我替你挑。你把繩子放了，我替你挑。」

鬼子似乎也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爲了嚇一嚇他，於是便怒氣汹汹的叱喝了他兩聲，又從身上拔出馬刀，在他頭上搖來搖去，表示自己隨時都可以砍下它的樣子。後來看見這少年吃驚畏怯的樣子，便又禁不住哈哈的笑了，接着他就給他把綁解了。

鬼子們略略的休息了一下，就動身走了。

少年就這樣的充起鬼子的挑伙了，他從門底下挑起担子，隨着鬼子走。他們走得十



匆匆忙，好像就要開上火線去，也許就開去打自己要去送公事的弟兄們。少年的心中很亂，公事給丟了，又被人家抓去當挑夫，幫助人家打自己人啊！這還成什麼話？他難過起來了，真想哭。

「打死就打死好了。」他下決心的對自己說道。「我不幹了，我不幹了！」於是他竄想把肩上的東西往地下一丟拔腳就跑，或者是給這批王八一陣子打，然後再跑，跑得掉當然好，要是跑不掉，「殺死就殺死好了。」他越想越衝動，真想這樣做了。但是奇怪得很，爲什麼褲襠里有件什麼偷偷的把他碰了一下呢？爲什麼他覺得里面好像有包什麼東西呢？啊，怪了！這樣他就乘人家不注意時，偷偷的伸出手去，一摸是個包包呢，天啊，這是個什麼樣的包包？是公事包包！他剛剛不知在什麼地方把它丟掉，爲什麼又會在這兒出現呢？不是在做夢吧？不是，他摸得一清二楚，是那包包哩。他的小卜卜的跳了，他狂喜着，差不多就要叫出聲來，告訴每一個，說明他心中的快活，或者就大哭一場，好像他剛剛把公事丟掉時一樣。但是也沒有叫出聲，也沒有大聲哭，鬼子看見他面上露出了傻笑，就走來給他一陣足踢，因爲他相信他是在想壞念頭。

他的屁股痛得要命，但是只一會就忘掉了，他照樣沉醉在自己的包包里面。不過，這沉醉也不久，你看他忽然就面色蒼白起來，他想到了他現在的處境是更加困難了。『包包是在自己的身上，要是鬼子來搜身呢？』他打了一陣冷戰，不敢再想下去了。本來他可以死，願意死，打算隨時隨地都死，但是現在却大大不同了，他覺得要死也不容易了，因為包包又回到他身上去了。

他走着，木頭木腦的跟在人家後面走，慢慢的就感到自己腳步越來越變得艱難了。他好像已看見鬼子忽然知道他身上有公事包包了，他們用繩子綁住他，並且動手來搜身。他是多麼地想反抗，但是他沒法抗得住，因為他是連一根毛都已不自由了，他只好叫號着，流眼淚，眼白白的看着人家在那兒得意，並且用這公事去對付自己的弟兄，把他們像猪像牛一樣的屠殺，遍野都流着血。有時他甚至看見這些弟兄們都已變成無頭鬼，慘慘的叫號着，伸出手來向他討命。他全身，不了一下，覺得再也走不動了，於是他就大聲的叫了一聲，裝着肚痛的樣子，蹲在地底下任人家咒罵踢打都不肯起來。押担的鬼子先頭是給那聲大叫驚嚇着，連忙伸手去抓刺刀，後來看見那少年僅僅是蹲在地底

下，並不願意，於是便也安心了。雖然沒有惡意，但他也不叫這樣，顧着不走，於是便動足去踢；少年打後已決心什麼都不理會似的，他只指着自己的肚子連聲叫：

「痛啊，痛啊，我肚痛啊！」

前頭的人已經走遠了，這少年還在地底下顧着動，怎麼辦呢？好，給他點利害看，日本兵可真要冒火了，他在抽馬刀哩。直到這時少年才勉強的站起來，照樣的挑着担子，但是他却走得很快，一跛一跛的走，要是人家迫他快走，他就會肚痛，並且踉蹌到地底下去。押担的鬼子看見要迫他走快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心內兀自着急有什麼用呢？於是也只好讓他這樣下去了。

他們繼續走着，但是却和前頭部隊隔得遠遠，差不多到了彼此無法呼應，日本兵心中暗自着急，少年却悄悄得意。現在擺在面前的事情，只有怎樣逃跑的這一件事了。「一個對一個，」他想，這在他是方便的。「但是那傢伙有槍呢，要是我把担子丟掉，拔脚就跑，他就會從後面開槍。」他覺得這辦法一點也不妥，那麼怎麼辦呢？他忽的覺得應該把挑東西的竹担弄斷，只有它斷了，事情就好辦了。於是，他便起勁的把東西弄

得特別沈重，讓它一上一下的抖動，當鬼子來不及注意，他又用手去幫着它。這件事進行得十分順利，一點也沒有叫人發覺，走了將近一里路後，竹担子就突然拍的一聲斷了。少年細心的把東西停在路上，露出可惜的樣子，對那個鬼子說道：

『担斷了，我沒辦法担！』

鬼子狂怒起來了，好像到這時才發覺人家在有意作弄他似的，爲了落伍他已經十分不滿，好！現在連担子也斷了。斷了怎麼辦呢？媽的，叫你吃苦頭，他，拳頭接着就送過去，剛好打在少年的額角上把它碰腫了。

『走！走！』鬼子叫道，用那十分難聽的聲調。『走！走！』

『沒有担子，我沒辦法挑啊！』少年可憐得很，摸着頭上的傷痕，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我沒有担子啊！』他的眼睛在公路的四周搜索，想找溜跑的路。忽然看見路旁有一叢竹林，於是他就指着它說：『那兒有竹林，拿他來做担子。』爲了怕對方不懂。他又做了許多手勢。

鬼子一看心內明白，不禁大喜，他覺得這個少年並不壞，要是故意跟也搗蛋，爲什

麼又替他那機關心呢？於是，便一手拉住他，一面朝竹林那邊走過去。他沿途吆喝着，威脅這少年，叫他不要逃走。要是想逃走，那他可不客氣，他有槍哩。當他們走近竹林，旁鬼子就從背上解下馬刀，碎碎的對竹桿砍去，但是他砍得一點也不好，這比打仗要吃力得多了，你看他的面漲得通紅，汗一滴接一滴的流下來，濕到他的衣領上了，雨成續却又不怎樣好。少年在旁邊默默的站着，他裝出了巴結的樣子，不時指導他該砍那一根，怎樣砍法，看見他砍得不行，就又伸王去說：

「我來幫你砍。」

鬼子正砍得氣悶的時候，看見他又自告奮勇要來幫忙，怎不開心裡，便暗自得意的對自己叫道：「好個誠實的人！」一點也不躊躇的就將馬刀遞將過去。少年把馬刀接好，裝着準備大賣力氣的樣子，站好姿勢，捲起袖口，眼看對方正在用手揩面，一點也沒防備，便來個攻他個措手不及，翻轉身去迎頭就是一刀，正好不慌不忙的砍中頭蓋，只見一股鮮紅的血液冒天一衝，那傢伙叫聲苦也來不及的，就無聲無息的攤倒在地下。

少年的心中一點也不害怕，只覺得有點慌張，只把傢伙的槍桿解下朝路上就跑。

在路中他回頭四望，覺得沒有一點異樣，便安心把兩頭東西挑在槍桿上，繞小路走了。

## 六、任務達成

夜已經很深了，爲了幾件事沒辦妥，我還沒有去睡覺。忽然從外面傳來一陣狗叫，我覺得奇怪，正想叫人到外邊去打聽打聽，一個衛兵已經先帶了一個鄉下孩子進來。那孩子用一把槍桿，艱難的挑着一担東西。當他跨進我的辦公室，就把担子停下，向四周很快的看了一遍，認爲不錯了，才細心的用手去解褲襠，把一包小布包雙手的遞上，然後又慢吞吞的取去頭上的帽子，大聲的報告道：

「報告馬主任，小鬼的任務達成。」

到這時，我才認出他就是誰。

## 一個英雄的經歷

我們聽說從前纜送來了一個被活活捉住的日本俘虜，和那個捉住這個俘虜的英雄，大家正想到總司令部去看看，忽然×主任從對河的政治大隊部內打電話來，要大家即刻趕過河去，「在這兒有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正要舉行。」他在後面這樣補充道。

我們雖然弄不清到底是去歡迎俘虜，還是歡迎那位新抗戰英雄，但大家還是照樣的整好隊伍渡河出發。

在對河的大路上，我們遇到了很多人。從各鄉村被臨時下令調來的政工人員，滲雜着大量的農民，紛紛的渡河匯集在這條大路上，和我們一樣地朝着那個村子走。沿途都是敬禮的手和彼此攀談的聲音：

「你也是去參加歡迎會的？」

「X主任剛剛打了電話給我們。」

「你知道是歡迎日本俘虜還是歡迎捉住這俘虜的士兵！」

「不大清楚：總是什麼歡迎會就是了。」

「聽說是歡迎日本俘虜的！」不知道是誰很有自信的答了。

另有人故意的拉住匆匆走着的農民問：

「你們要到那兒去？」

「政工隊的先生們叫我們去參加大會，看民族英雄。」

這歡迎會的性質好似已被確定了，也許是同時去歡迎日本俘虜和我們的民族英雄。

大家默默的走着，剛一跨進那個村子，遠遠的看見政治大隊部前面的草坪上，已團團的擠着人了。不得了來運了，「跑步走！」於是大家一起提起足來朝前跑去。剛剛趕到並且來得及在預定的座位上坐好，暴風雨似的掌聲和叫聲已經起了，X主任笑容可掬的從大隊部內走出來，在他後面跟着一位士兵打扮的棕色大漢。

「日本俘虜？」



「我從前是種田的，種田人是粗人，粗人是不會說話的。×主任命令我來說話，我只好說，說出來都是粗話，各位官長不要笑。……」

「歡迎我們的英雄說話！」政治大隊的女隊員一開始就很活躍了，這時又有一位圓胖的女隊員站起來領導呼喊，於是一陣雄亮的口號聲跟着起了。

「我說的都是鄉下人的粗話。」

口號聲又起了，這時喊得很慢，差不多是一字一拍的：「歡——迎——我——們——的——英——雄——說——粗——話！」

親摯的笑聲。

他抱歉的沉默着，約過了一分半鐘，又重新用手去抹額頭的汗珠，拉拉帽舌。等所有的聲調都靜下去了，他才用北江口音、慢慢的敘述着，雖然他沒有準備但因為都是事實，所以說得很有系統，而且動聽，這故事便在下面開始。

這事是發生在半個月前（二等兵說）。

屬於八千×師的第××團的一營軍部軍，在太平塢的山地上，和兩倍於自己兵力

執行判決囚徒、他的面孔就是這樣的。他也許已感到這兩隻手已經是多餘的了，因為在抖索着，而且一部分不自然的擺動着。爲着要掩飾他這時內心的不安和侷促，他使不時拿手去扶面上的汗，並且下意識的拉着帽舌。

「現在請我們的英雄，報告他活捉日本仔的經過，」X主任的話剛說過後，重複着的鼓掌又起了。當這些掌聲，自然的慢慢的低弱下去，停止了，我們的英雄却還木然的站在那兒不動，他好像沒有聽見什麼的，也並不準備說什麼話似的。於是，X主任便附在他的耳朵旁邊低低的告訴他：這時他應該說幾句話了。他羞怯的接連着點了幾個頭，面紅得出血，又用手去抹抹額前的汗珠。

「各位長官，」他不習慣的用很侷促的步伐走上兩步，復用發顫而又激動的聲調說道。「我不會說話，」接着他沉默了一分鐘，好像把預備好的話忽然忘記了，正在重新摸索着似的。「我姓毛叫阿根，當的是二號兵，去年三月間才抽發入伍的。……」

笑聲從四周爆炸出來了！然而，那樣親切的一種笑聲！他比較平靜的向大家看了眼，等騷動稍爲停止了，才又接着說下去。

「我從前是種田的，種田人是粗人，粗人是不會說話的。×主任命令我來說話，我只好說，說出來都是粗話，各位官長不要笑。……」

「歡迎我們的英雄說話！」政治大隊的女隊員一同的就很活躍了，這時又有一隊圓胖的女隊員站起來領導呼喊，於是一陣雄亮的口號聲跟着起了。

「我說的都是鄉下人的粗話。」

口號聲又起了，這時喊得很慢，差不多是一字一拍的：「歡——迎——我——們——的——英——雄——說——粗——話！」

親熱的笑聲。……

他抱歉的沉默着，約過了一分半鐘，又重新用手去抹額頭的汗珠，拉拉帽舌。等所有的聲調都靜下去了，他才用北口音，慢慢的敘述着，雖然他沒有準備但因為都是事實，所以說得很有系統，而且動聽，這故事便在下面開始。

這事是發生在半個月前（二等兵說）。

屬於八千×師的第××團的一營軍需軍，在大平場的山地上，和兩倍於自——兵力

的敵兵遭遇了。他們早已完成了戰鬥準備，所以這場戰鬥，便很迅速的展開。雙方都不示弱，互用交織的機關槍火網射擊，互對衝鋒，用刺刀交接，便將陷在敵我混戰的狀態中了。有小夥的敵人被我們包圍；也有小夥的敵軍被敵人包圍，戰鬥一直沒有停止，不過是分成若干小部門在進行罷了。

就在這時，夜來了！

我們的二營兵，是屬於×××團第二連的，他和七八個同伴被一個下士班長領着，佔據了一座大墳場，用一架輕機槍對着正面和兩旁的敵人掃射。當他們發覺和自己主力的聯絡已被切斷了，當他們的子彈已經快射擊完，而敵人正像水一樣的向他們奔湧過來的時候。

班長說：「弟兄們，我們已經被包圍了！」

就在這時，被回憶鼓舞着的英雄，用手抹了抹額角的汗珠，便又興奮的說道：「丟那媽！豈有此理，廣東人是不做俘虜，只有賽仔才想做俘虜。當時我們就把這意思告訴班長，並說我們願意衝，衝死總比給人家活活捉住好得多。班長看見大家都很堅決，就下

令士刺刀他一個人領我衝鋒。……」

他們居高臨下的飛跑着，馬上就投進敵人的隊伍中了，在黑暗中，誰也認不清誰，只聽見刺戮，叫喊和咒罵聲，在人海中飄蕩，數失在黑暗的沉重的夜空。二等兵像瘋了似的，向一切人，一切所能遇到的人刺戮，不管方向，不管地域，真是勢如破竹朝前繼續衝去。當他發覺再也找不到可以滿足他的刺刀的對象時，當他發覺自己是孤獨的被丟棄在黑暗的原野中時，他疲乏了。

夜在寂靜中，四周看不見一個人，戰鬥已在他的後方消失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落在那兒：是在自己的後方，還是在敵人的後方？天是墨黑的，路又認不清，誰知道！慢慢的他就找到一株大椿樹，並在樹根上歇下休息。他漠然的揩着額前的汗珠，並解開胸膛的衣扣，忽然他覺得自己是餓了。

「爲什麼我要歇在這兒呢？」一種新的思想觸着他疲乏的腦髓。「我應該找一個村莊去，解決這肚子的飢餓，還有我要弄清我是落在那兒。……」

於是她站了起來，用他的眼睛四處搜索着。當他聽見左邊有狗吠的聲音頻頻傳來，

他就扶着槍，跨着倦乏的脚步，朝那兒走去。

他通過了不少的田野，還爬過兩條淺水河，正隔到一個村莊。他就停止前進了。他朝四周搜索着，看看是否有異動，當他認為一切都在靜和狀態中，他才安心的跨進村內。

他在幾條髒污的陋巷中亂走着，想找一家比較妥當的民居歇息，但是它們都一樣緊閉着，聽不見一點聲息，好像是死屋，他又不敢用力敲門，怕會驚動村狗，並使它們叫聲不休。

「要是再沒有辦法，我只好在這露天下過夜了。」當他敲着一家農舍達二十分鐘之久，而還沒有一絲動靜的時候，他便感到十分失望，想要坐下來休息休息，忽然那屋子內好像有摸索地移動動的脚步聲，他的希望沒有斷，他重新被鼓舞起來了，於是他便又用力的敲，並低低的叫道。

「老伯伯，請做好開一下子門吧……」

「你是誰？」一個蒼老的聲音，在門後摸索的說着。

「我是一個兵，一個中國兵……」

「兵趕快走。」老人用絕望的聲調叫道。「我什麼都給你們要光了。」

「老伯伯不要害怕，我是一個中國兵，」七兵用同一姿勢，不動的站着，他既知道這兒有人在，本來可以毫不費力的推開門進去，然後再向那可憐的老人請求着自己所需的。但是，他不能這樣做，長官告訴過他：沒有徵得人家同意，不得亂入民家，「我是一個散了隊的中國兵。」他重複着說。

「中國兵爲什麼一個人到這兒？」老人躲在門背後還是死力的擠住門，他已準備在必要時要和這木扉共存亡了。

「我們和日本仔打仗被包圍了，弟兄們剛剛衝鋒出來，要是不相信你還可以看見我身上染着的日本仔的血。」

「你真的是中國兵？」老人被這柔和的聲調感動了。

「是真中國兵！」

「沒有騙我？」

「我沒有騙你，信我給你符號看。」

「門窗裏透了一條細縫，一輛著者的頭伸了出來，向四周看看，並且把他打暈着才  
款待得這二等兵進去。主人那歡悅的聲，那前邊面水仆到八級見則。」「門早該開開  
口，你身上染着血？」老人拚到血腥味。

「是日本的血，我自己衝了出來，沒有受傷。」這話又同那裏來的話對，主人  
「可憐的人。」老人嘆息着，告訴他地底下有一筆門檻，不要絆倒。「你儘把它撬  
掉，知道嗎？這兒早已換了日本旗了。」

「伯伯，我們當兵的除了軍服再也找不出別的可以換了。」他卻的語義：「回去還  
『不要急，年青人，我替你設設法看，我家老』從前也是被抽壯丁抽去的人，他入  
了表裏什麼的都還留在家裏。」

老人把他帶到堂屋內去。他們坐着。「二等兵默然不問，他儘量保持沉默的語。「這  
人翻『這還是屬××管的？』二等兵開口問。

此時白天你上山去可以看見白雲山，白雲停到這兒已經有好多日子了，這些強盜真全  
是火，常常下村來搶糧，打雞，還要追女人。真罪孽，我家秀姑娘全在這兒有十四歲白



就在山上給逼過兩次現在病了，人家說他胆子已經給嚇破了。要是老二在家就煩了，但他却帶兵走了，現在也不知道在那兒，我自己已經六十幾歲了，有什麼作爲……」老人嘆息着。

「伯伯，我們中國人要過好日子？」二等兵想起了團政訓員對他們說過的話。「就只有大家起來打日本！」

「就是這個道理……」老人的聲音被後房那個「破了胆子」的不幸的女孩子的驚號和夢語打斷了。老人靜靜的傾着耳朵聽，接着就站起來口中喃喃的說道：「阿秀孩子，不要再吵，有客人在這兒。」他摸索着進去了。

二等兵在黑暗中默默的坐着，各種心思裡湧到他心頭上來，他變得有點感傷了。忽然他覺得口很乾，於是便挾着槍獨自摸到廚房裏去。當他重又回到堂屋來的時候，老人已經把他化裝用的衣服預備好了。

「穿，好孩子！」老人低聲的說，只怕後面有什麼人聽見似的。「明早就離開這兒，村裏有漢奸，你可以朝村後那一條小路走，它一直可以通到××去，路上很太平，

沒有日本仔。這時你肚子餓嗎？可是我找不出一點東西給你吃，都給日本強盜通通搶光了。……」

那一夜，二等兵在堂屋內很安心的歇着，第二天還沒有亮，他把武裝寄好，穿起「土佬」衣服，就朝老人指示的那條小路動身。他要到××，在那兒可以找到自己的隊伍。

他沿着那條狹隘的山谷走，從清早一直走到正午時分，正覺得有點口乾，想找谷下頭的溪流，忽聽得背後一陣旋風似的聲音滔滔而來。他心虛地忙回過頭一看，委那媽，不好了！一匹棕黑色的高頭駿馬嘴裏吐着白沫，通身汗濕的馱着一個日本軍官疾馳而來。

二等兵心裏暗暗的吃驚：可不要被那個老人告發了。日本人才來追趕自己。「但是，他爲什麼不在昨晚告發呢？那時要來解決一個落伍兵是方便得多了」。他正在疑慮不定的時候，那匹馬已經走了很近很近了，他可以看到清那個騎在馬上的日本軍官的面目和每一個動作。這個衣服不整的軍官，也和他的坐騎差不多，疲憊而且汗濕的。

「嘿，」日本軍官遠遠的大聲吆喝着，並揚他短短的手。「嘿，支那人，不走不走……」他用不熟練的中國話叫着，一面策馬趕將上來。二等兵偷眼去看他後面，沒有跟

隨、只一個人，而且又是那樣不整和疲乏，也就不怕了。他裝着不懂得什麼的樣子，在路旁站住。

「支那人，不走不走……」日本軍官重複的叫着，露出了十分高興的神氣。當他走得最近的時候，他就把馬勒得很緊頻頻的向他點頭，又拿起手來敬禮。

「支那人，支那人，」他叫着，用嗚叫的聲調，「我送我迷……」在這話裏夾了好幾句二等兵聽不懂的話；但是從他不斷比着的手勢，加上面上憂愁的表情，他知道這個人是在告訴他：當戰事，打「土匪」的戰事，正打得十分激烈的時候，他被人家這麼一衝，忽然離開了自己的隊伍在這兒迷失了。「昨天晚上，……現在……無睡，」日本軍官接着牙牙的叫，伸手到他袋裏拿出一個小小的錢包，把鈔票一張張的拿出來數着，在這個二等兵面前炫耀着：「錢，錢，……」接着又裝出要遞給他的樣子，「帶我去……日本（兵）。」最後他用手去抹抹面上的仁丹鬍子，沉默地等待答覆了。

二等兵把聽詳細的端詳着，憑他自己的智識來判斷這個日本人的身份，起碼也是一個中尉，你看他那樣爛燻着的肩章啊！在戰場上要俘到這樣一個傢伙是十分不容易的，

他老臉在後面，退走却佔先，現在貨色送上門來，難道還敢走他不行？團長訓話時就是帶說：我們不要發慮，活的俘虜，能抓到活的俘虜才是好漢。他沉靜的思考了一會，不能活活捉住也帶把極弄死，死之就這樣，於是他便壯着胆子，對那個日本軍官故意用同樣可笑的聲調說：「支那人」，說了對面已歸心竊笑，並且對那日本軍官說：

「我知道日本（兵）到時我帶你去。」而面對面是一對面到來的時候，當着日本軍官？「日本仔的頭就露出了喜悅的神氣，「支那人，」他豎起了大姆指：「好！」——日本前進，到那。」

中國人問好？你媽的表對三箇兵心裏發憤的想道。「等一會你就知道不好了。」於是他也裝出滿面高興的神氣，因大聲對他叫：「突！」——對着那面軍官叫：「突！」

「走！日本！日本……」

「於是乎，」他眼開始動身了，二等兵差不多每一刻鐘都在担心中，他担心中自己會被不信任，企圖心會被發現，會在路上遇到日本兵，那麼他的計劃便要全盤失敗了。因此他是那樣慢，而且只揀那最崎嶇難走的路走，以對着那面軍官叫：「突！」

「日本……」日本軍官不安的向着他，并指着前面那山巒起伏的去處。

「就到了，翻過這個嶺去就到了。」二等兵安慰着他說。

「土匪。」日本軍官又担心着另一個問題了。

「土匪沒有，土匪怕日本……」

「啊，啊……」那個笨傢伙得意的笑了，他摸着他的馬刀和手槍，故意拿了這個

中國人頭上搖幌着，好像是說：「我有這種武器，我可以滅他們的。」

「日本槍多，土匪怕。」

「啊……」那個傢伙又得意起來了。

他們在將近黃昏的時候翻過一個嶺。前面橫着的是一條崎嶇狹隘的去路，這時日本

仔已經信任這個「支那人」了，爲了使自己減少麻煩，他并且把馬也交給他牽。

他們走過那一段路後，便轉入一片廣闊的平原，不遠有一個村莊，二等兵認得它就

是XX。他的心焦急地跳躍着，一切都進行得那麼順利，像在夢中進行着一樣，不會有

什麼事情發生，只要一點點事情發生，比方那個傢伙突然地發生懷疑，或者是被自己的

哨兵發覺，他的計劃便弄整個被推翻了；但是他却還一樣不動聲色的走着。趕着那匹高頭火洋馬。當他們進了村莊，在一個轉角處二等兵突然用力在馬屁股上打了一拳，使它爲了刺痛而飛奔起來，隨即他回轉頭乘那個笨漢不備，全力撲將過去，於是一陣徒手的搏鬥便開始了。

鄉下人聽見有人在叫喊打架便跑出來圍圍把他們圍住，但是大家都只默默的站在旁邊看熱鬧，好像在地底下打滾格鬥的是兩條狗而不是兩個人，二等兵在地底下滿頭大汗，有幾個地方已給抓破，他以爲大家一定會來幫忙打的，打日本仔那個不來？想不到他們却站在旁邊看熱鬧。禁不住心急起來，於是便大聲叫道：『混蛋！混蛋！你們這些狗！你們這些狗！』

這話把大家提醒了，於是他們紛紛的加入，幫着制服這個頑強的敵人。三分鐘後，日本軍官滿面汗珠的被綁綁着抬進團部去。二等兵被團長傳進團長室加勉一番後，又被三弟兄們擁到操場來，在那兒團政訓員和全體弟兄正在替團長舉行着祝捷大會。

「二團，我很難爲情，沒有替國家流過一點血，却叫弟兄們麻煩。」說着，他向大家敬了



「一個個，不...」...  
...  
...  
...

新回到前線歸隊... 日本吳日... 亦... 不... 亦...!

...  
...  
...

...  
...  
...

門... 是... 樣，」他微笑着說，精神毫無頹唐的表現。「爲了活捉一個日本中隊長...

...  
...

...  
...

...  
...

死命的掙扎着。於是兩方就在地底下赤手空拳的絞打起來了，不防就在這時他便被側翼的敵人看見了，於是便瞄準機關槍對他射擊，他當場就被射中，一共是兩彈均在腹部，子彈透過了他的身，還傷了那個日本中隊長肺部：「等我們的士兵發覺了趕上去時，毛排長已經昏迷得不省人事了，但兩手還死拖住那個因流血過多而致命的日本中隊長不放，口中含糊的叫着：『同志們，不要放走他！』」

「他的傷勢不怎樣重吧？我問。」

「沒有關係，下個月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這個英雄面前站着，并伸出手去：

「毛同志，千萬個同胞爲了你的勇敢而鼓舞起來了。」

「醫院先生把這個事情替我登在報上，」他興奮地說着，但聲調却非常的低弱。「惹得每天都有人買東西來看我，這叫我難爲情，僅僅替國流了一點血，又害得大家關心了。」

「他的精神雖然好，但身體却還是衰弱，動說幾句話來不時要閉住眼睛養神。看護替



他蓋上被頭，告訴我：「他應該休息了！」我便告辭着出來。

「我在韶關的黃昏的道上走着，心中充滿了新的興奮和信心。」

這時那天寒人真苦呵！我現在在韶關的道上走着，心中充滿了新的興奮和信心。

「我聽說全韶關的人都來這裏看戲了。」

「一定也是全韶關的人都來這裏看戲了。」

「我聽說全韶關的人都來這裏看戲了。」

「我聽說全韶關的人都來這裏看戲了。」

「我聽說全韶關的人都來這裏看戲了。」

此，口中含糊地說着：「不要說這些話了。」

在幾身白布衫褲裏，他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這聲音彷彿是從他的靈魂裏發出來的。

這聲音響了，他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這聲音彷彿是從他的靈魂裏發出來的。

這聲音響了，他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這聲音彷彿是從他的靈魂裏發出來的。

這聲音響了，他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這聲音彷彿是從他的靈魂裏發出來的。

「傳單。……」志願兵陣前高聲叫喊，圍了過來。

「等一等！……」志願兵們高聲叫喊，圍了過來。

## 吹號手

我們的吹號手，是一個十六歲的小伙子。

三年前，還只有十三歲的時候，他便大胆的從家裏逃出來，投到我們這個部隊，當我剛被派到這個部隊去工作的時候，聽說他是一個志願兵。我就去看他：

「你是一個志願兵？」

「我從家裏逃出來。」

「你為什麼要逃出來？」

「公家的人都打我，不讓我過下去！後來人家告訴我：要打日本仔！」

一個老兵，給了我許多關於這個志願兵的補充材料：他逃出家裏後，就在鄰近的墟場流浪着，足足過了三天，只喝了一點點水過活。團部的伙頭頭到墟上去採買，看見一

個黝黑而枯瘦的孩子，在他身後跟着，老遠老遠的跟着，他覺得奇怪就站住。那孩子也

跟着站着，但是在遲疑了一會之後，他又大着胆子走上前了。

「你要幹什麼？」伙仗頭嚴厲的向他看着。

「我……這孩子吃驚的喘喘着。」要當兵……」

「你現你的鬼出去！」伙仗頭生氣的向他揚着拳頭走了。但是，沒有走好遠，他又被

跟上了。——「圖志願兵！」

「你還不走走？這個中年農民，羞羞多臉都漲紅了。你這去軍中……」

「三！我要當兵。」三！十五歲的小伙子裝着野蠻樣子凶惡地說着。

「當兵……先打狄爾巴掌軍……」

這個年輕的志願兵，以為這是軍隊中的規矩，後來他對人說：「要當兵，怕兩個巴

掌！」於是他愉快的走上前，鼓着嘴巴站在伙仗頭面前。

「幹什麼？」中年農民被弄得莫名其妙了。

「打巴掌……」志願兵乾脆的說，閉下眼皮。



小盧聽了一會，回答說：

『我還會吹喇叭。』

在十一歲的時候，他的確被家裏人送到一個吹喇叭的師傅那兒去，學吹送葬樂隊的喇叭；後來人家恐嚇他，要是喇叭吹得太久，肺就要吹破，人也就要死。因此，他就從送葬樂隊那兒逃出來。

『那麼就派你當一名號兵吧。』

小盧無言的低下頭去。他被伙伙頭帶出團長室。

從此，他是一名吹號手。

這個年青的吹號手，一天伴着他把銅號，清早起來就高高的爬在山崗上，用端正姿勢站着，鼓起嘴巴，吹着銅號，讓那雄亮的聲音傳遍五里左右的山野。黃昏的時候，他們由班長率領着，站成一排，用力的吹，重複着那幾個基本音符。夜間我出來巡視的時候，又看見那孤獨的伴着那把銅號。他和銅號分不開。

「你不怕肺吹破？」我跟他開頑笑說。

他嚴正的站立着回說：

「報告長官，肺不會吹破。」

二月間，我們這一團奉令朝花縣推進，遭遇着三倍於我們兵力的敵人，於是只到了半路我們又下令退下了。但是，當我們的隊伍剛剛退到將近一半的時候，就開始遇到從側面高地來的，一個不意的突擊！有三架機關槍，沒有停歇地咯咯的叫着，攔腰打到我們的身上，使我們的行動遇到極大困難。

這時的情形是非常惡劣的，我們只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困難，一個是繼續朝前與敵人決戰，但這顯然於我們是不利的。另一個是澈底消滅從側面來的，這個不意的威脅，後一個照過去的經驗不但可能，而且還很有勝利的把握。

有將近一排敢死隊派出去了，他們的任務是：澈底消滅側面高地上敵人的機關槍陣地，年青的吹號手，就在他們的後面吹着衝鋒號助戰。但是一排人只在廿分鐘就完了，剛來的祇有一個人。第二次上去的是四十五名，吹號手也遵照樣在他們後面吹衝鋒號助

戰。但這一次也祇在廿五分鐘後就完了。回來的是兩個敵人。牟青的吹號手眼紅地冒出汗來了，他將銅號交給另一個同伴，要了八個手榴彈，和八個自動走出隊伍去的弟兄一起衝上去。這次他們進行了將近三十分鐘戰鬥。敵人的火力漸漸由旺盛而低弱，而將完全刺停止了。——

與我們的大隊衝上去時，敵人已被殺消滅了。九個勇士死了八個，牟青的吹號手倒斃倒在自己的血泊中，神氣很昏沉，但手裏却還握着最後的一個手榴彈。他拒絕了任何救護兵把他抬走，他說：「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給最後的一個敵人溜走。」敵人和他的同伴，雖然在陣地裏沒有一個人敢去觸怒他，因為這對一個受傷者是有害的。直等到他完全昏失了，他們才敢把他抬走。

牟青的吹號手的傷勢看來是有點叫人担心的，但當他被送到翁源後方病院。且經醫士施過一番手術後就清醒了。他問看護的第一句話是關於他的那把銅號：第一個請求是「要一張紙和一支筆。」

『我要替自己的親人寫信。』他附帶聲明着說。

『嚴家……』

他的親人來了。是一個三十左右歲的農婦，沉默，健壯而又快活。她毫不帶一點畏怯的神情，坐在他的牀前，低聲的，溫柔的和他說着話，她簡略的問過他的病情，受傷經過，并加以安慰後，就絮絮索索的談起家常來：

『你們開走後，』她說，『面上微微的泛看紅暈，』那一季的收成好得很，我們除還了李黃家的欠穀外，還有好幾百斤穀子賺出去，不過，我沒有挑到墟上去賣，橫直我們自己是要吃用的。』

『今年的雨水也不壞，』她說，『人家都說收成一定好的。謝謝天老爺，當真這樣才好。我們這一帶已經有四五十年沒有過好收成。』

她沉默着，用那雙炯着紫色光芒的眼睛，去望他貧血的，蒼白的面孔。過了一會，她又急急的說：『還有，該死，我差一點忘記告訴你，就是我們那隻小黃牛，已經生了許多仔，正由多可愛的三頭小牛，主要是你們不那樣快就開走，你看了一定高興的，我真想』



把它帶到這兒來給你看看，豈不是路太遠了一點。……」

最後，她塞了一小包東西在他牀頭，走了。但是她答應這個年青的吹號手第二天再

來。

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吹號手有這樣一個親人，於是當這個「親人」用沉重的脚步跨

出病室後，弟兄們便像一窩蜂似的圍攏來。

「小盧！那個是你的什麼？」

「親人！」小盧裝着愛理不理的樣子，似不知他心里却充滿着無限的得意。

「知道是親人，我問的是什麼樣的親人？」

「就是這樣的親人，我問你有沒有親人？」

「有的，好爸爸媽媽和老婆。……」

「就是這樣嗎，傻瓜！」

「她是你的媽媽？」

「不是。」小盧不高興的搖着頭。

「你的姊妹？」

「她和我不同姓。」

「你的老婆？」

小盧點頭了：「嗯……」

一種出乎人們意料不到的笑聲，像雷鳴一樣的爆炸了，以至使這個寬廣的病房受不住而震撼着。輕傷的人都加入這一場娛樂，重傷的也從沉睡中匆忙的抬起頭來，用他們蒼白的面孔表示着自己的得意，雖然他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因為大家都這樣，他們也不能不露出了快活的神氣。

小盧面紅着，但是他還硬口的爭着：

「老婆有什麼可笑的，老婆有什麼可笑的！」

笑聲過了二十分鐘，不折不扣的二十分鐘，直到笑的人都疲倦了，才慢慢的停止。

小盧沉默着，閉住眼睛養神。他毫無難過或生怒的神氣，也沒有想到人家爲什麼要這樣發狂似的笑。在他腦中，以爲凡是人而有了老婆，都應該這樣遭人發笑的。「老婆

有什麼可笑的！」他重複着，對自己說，心中有點不平。

「小盧。」有人叫他。「你睡着了？」

「沒有！」小盧回說，眼皮連動也不動一下。

「你生氣了？」

「鬼才生氣。」

「我問你，你是什麼時候結婚的，怎麼不通知大家一聲？」

「去年我們駐在莫家村的時候。」小盧睜開眼來，露出了興奮的神氣回答說。

「小子請不得客。還通知什麼。」

「你知道嗎，不請客是不能算正式的。」這叫野合。」

「誰去理他這許多，橫直她認我是她的丈夫就得了！」

「沉默了一會，大家又各回到自己的鋪位。」

「你怎樣會認得這個老太婆？」

「胡說，她還只三十二歲哩。」小盧有點生氣。

「我問你，怎樣認得她？」

「這不是那樣方便，大家隨便談談就認得了，算什麼稀奇。」接着，他又說道。

「你不要眼中無人，看不起人家，她從前的老公（丈夫）也還是當兵的呢。是給抽壯丁抽去的，不到一年半就調到南京去打日本打死了。她本來可以不要再嫁人，家裏有得吃有得穿，愁什麼！只是夫仇未報，所以她便立願再嫁一位大兵，好替她丈夫報仇。……」

「所以你這次才受了傷？」

「我想一想。」小盧沉默了一會，於是正經的說：「也許是這樣，因為她常常對我

說這些。」

第二天，那個中年農婦又照樣跑了六十幾里路來看他。她把自己帶來的一點吃的東西，分給每一個同房的病人，便又坐在他牀上，毫不畏羞的和他說着許多溫存的話。

「你病好了還是吹號？」她問，想着他那把銅號。人們告訴她，銅號發出來的聲音，是帶着血絲的。

「我是號兵，」小盧裝着大人的口氣回說。

「醫官告訴我，你這一次打得很好。」

「我們把一小隊日本兵消滅了。」

「那你可以當『槍兵』了？」

「我想可以。」

「等你病好了就去當官長說，當槍兵有什麼用，當槍兵才出息！日本仔可罵死了。」

小盧面紅着低下頭去，在他稚弱的心中，燃燒着一把中古騎士的英雄火燄。

日子流過去，受傷者的健康恢復了。新的戰鬥，新的日子，都在等待着迎接他們。

於是他們便向醫院要求出院，師部接到後方醫院這通知，便就派了一個上尉副官來帶他們去歸隊。

「我看見一個中年農婦，」那副官後來告訴我，「緊緊的跟在我們隊伍的後面，和那個小鬼（吹號手）不捨不離的說着話。到迴籠的時候他勸她不要再送了，她才在木橋上停住，眼睛紅着，却用沒有悲哀的調聲向他大聲叮囑着。」

「打仗要勇敢，官長的話要聽，不要掛念，家中的事有我。」

「隊伍已經走了很遠了，我回過頭去，還看見她遠遠的站在那兒。像一具木頭的雕像似的。」

他們在師部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被送到團部。這一次屬於這一團的弟兄，只有五個。團長聽見他們來了，就傳令叫他們到團長室去看他。

「小盧，」團長在問了大家一點日常生活情形後，就回頭去叫那個長縮的吹號手，「我已經把你的戰績呈報師部，要把你擢升號兵班長。」

小盧把眼皮動了一下，好像已老早想好了一套話似的，當場就回說：

「報告團長，小盧不願當號兵班長。」

「爲什麼不當號兵班長，它比號兵要大得多了。」

「報告團長，我現在已不願當號兵了，我要當一名列兵，列兵好幹日本仔！」

一對團長笑嘻嘻着，站了起來，用他肥大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低聲的接連的說：「有

和隊員有味，」

「好，」團長說。「你們去休息吧，至於你，小盧等我考慮考慮再講。」



第一「這回是窮谷瑞與陳忠志京小虛說謝翁翁了，蘇鰲選博也等刻孫我，我去看他。

時，他信如，何人用槍布在擦那根新領到的槍，好像他又伍那天用發抖的手擦着那把銅號。

一樣的銅號，蘇鰲在查着，敲了敲來，用那頭大的手敲了蘇鰲的頭。蘇鰲說：『你』

『碧吉團員，蘇鰲在古不願當總兵了，你要當一公侯侯，候吳我親自本！』

『蘇什想不當總兵，古其將吳選了。』

『碧吉團員，小鳳不願當總兵。』

小鳳吐吐史懼了一下，我對古法早懸了一查話，當吳鰲回話：

『蘇古總兵，你內輝呈辭，要辭，你辭代總兵。』

『小鳳。』團員在問了大家一，蘇古在辭職，蘇回說去，蘇鰲在蘇古的頭上，

團。團員在蘇鰲的頭上，蘇鰲在蘇鰲的頭上，蘇鰲在蘇鰲的頭上。

蘇鰲在蘇鰲的頭上，蘇鰲在蘇鰲的頭上，蘇鰲在蘇鰲的頭上。

蘇鰲的。』

『蘇古在蘇古的頭上，蘇回說去，蘇鰲在蘇鰲的頭上。蘇一具木的。』

謝。

並且，官些日味交調野禽雀翻飛了，官的綠羽身起了些綠草味林樹送，半路裡火，團着  
官的，**狗**。大世來編着。官身與着飛騰的，只合大皇的鳥翅。官得這春世來顯的

團身帶着些個寶貝，官得，不補顯的表着，此不補得人表着官的官門，官得這春世來顯的  
世皇土養着，一老有姓走打，因些些味交的些些表着。

即當我們剛剛到河這個村莊就突然的容虛起來了。我們到一。此門裏邊不是空虛的  
河屋門被深顯的榨糖工場停住了嘈雜的叫喚聞見不到一人，也聽不到什麼生物的鳴叫  
，離河岸走的水橋也深聲不響的靜默着。這個住着將近三百戶人家村莊的孤城，停止跳的

動聲發靜默。故全今天來離，官得早出些些與官，天來甚重些些與官，因些些聞不

的些些在好場停下。這是二個百好，有山修街道，三十幾家店舖，往常到下午三四點

點鐘就有人在這兒做買賣了。店舖從前是幾天開着的，從敵機來這兒弄過幾塊大石頭，西

些場子也隻隨着後，鄉人天動得危險性大險就就地營業時間改在午後了。這時是在午後

，敵機來的時候，已到開糖的時候，但甚好場仍却依然空寂，渺無一人。我們走去



店鋪的門，也沒有一個答應，從門縫望進去，架子上的貨物都搬空了，也許是搬得過於匆忙吧，有些來不及搬走的粗重東西，就凌亂的在地底下散置着。

弟兄們熬着大北風，坐在圩場內等着上面的命令。他們態度鎮靜，神氣疲憊，從西江出發來，已經走了五天，每天都在跑山路，唯一作爲休息時間的，只是在進飯時的短短幾個鐘頭。就拿今天來講吧，從清早出發到現在，大家甚至於都吃不飽，因爲時間不夠，伙伙只能給他們隨便燒了點粥水喝。團長也是一樣，打算到達目的後再痛痛快快的吃它一頓。現在目的地已到達，比原定的時間早六個鐘頭。但是這兒的情形，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可以得到溫暖的地坊休息，可以痛快的吃一頓。他們還要在這空寂的圩場上等着，熬着大風飢餓，因爲住和吃的還沒有弄好。

團長帶着他的屬員，在街上不耐煩的走着，他不時叫人去敲店鋪的門，想賣點零用東西，或找個本地人來談談。但是他與能得到的，只有失望的沉默。沿街坐着的疲憊的弟兄，有些已和衣隨便靠着睡熟了，有的就隨便找了些稻草和枯樹枝，生起野火，圍着烤。

出。天氣是陰暗的，時間又溜得快，看來已經是黃昏了。但是派出去的特務長還未見回來，他已去了將近一個鐘頭。團長想叫大家先在圩上造飯，但是伙伙走來報告：「米已經不夠，菜也沒有。」

「找老百姓買。」大團長，「下令開。」

「通通走光了。」團長，「什麼都需要村長的。」

「但是大家不能不吃飯。」

「特務長已經去找村長了，只要把那傢伙找來，便有辦法了。」

「村長，團長想，什麼都需要村長的。」

但是村長也和老百姓一樣，沒法找到，特務長已連拳帶踢的敲過幾十家民居，想先找老百姓再去查問村長。所能得到的回答，却並沒有和別人家有什麼不同，一樣是深長的沉默，中間還夾雜着敲打門板的時的回響。他忿忿的罵着，大聲詛咒：「他媽的，走完了，通通死光了，連村長這王八也一樣，要是抓着，老子一定先踢他兩足。」踏裏雖然說得硬，腦裏也還這樣想，但他却不能不繼續低聲下氣的，露着溫柔誠懇的態度，去敲門

，聲明自己是抗下軍人，軍風紀頂好的，做買賣公道，愛護老百姓，絕不拉伕，不住民房。但是所能後到的回答仍然是沉默，一陣深長的沉默。最後他不得不表示失望，滿頭流汗的走回圩場。

他在一家猪肉店門口找到團長。他正坐在肉板上，和一個勤務員說笑，看見他蹣跚着走來，就迎頭問道：「百發一藥，對不對呢，神醫？」

「怎麼樣，你要辦的事？」

「團長，什麼也沒有辦法，連老太婆都逃走了。」

「特務長差不多要哭出來了，這樣的軍真不合作，他真有點失望。」

「那幾弟兄們住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村裏面還有幾間大祠堂，都打開了。」

「不夠住？」

「分開來是夠住的，我已去看過，有一間比較小點的，可以做團本部，再連人住。」

「那麼先把弟兄們住宿的地方解決下再說吧，村長總得設法找來，我們委他幫助的事多着哩。」

## 二、我們被空舍清野

隊伍分開來，開進祠堂裏去了。這些地方，從前有的是農民們用來堆草用，有的是營房中的小學校用，現在也差不多搬空了。地點倒十分乾淨，只是缺少門板，泥地又是潮濕的。弟兄們默默的站着隊聽班長分配，他們沒法鉅下行李，也沒法打開鋪蓋，因為一切都是濕的，有霉氣。

特務長這時又被人團團圍住了，他們要稻草鋪地。稻草，特務長有點頭痛了，村長還沒找着哩。用現錢去買啊！我們是抗日軍隊買賣要公道的，不能向老百姓白要。見鬼！向誰去買，鬼影都找不出一個。不行，得想辦法，弟兄們都累了，不能叫他們這樣站一天的。一件事情還沒搞好，伙伙頭又來了，他問特務長想辦法。米不夠一餐，菜也要設法弄點來，就是光光白菜也好。

「好呢。」

特務長嘆着氣說：「你們都陪我來。」

於是他大着步跨出門去，去找村長，要是村長找不到老百姓也好，後面跟着十來個挑空担子的值星採買和伙伕。

他們在村裏又遇到了同一情境，到處被沉默拒絕，趕出來。有一家甚至於當他在敲打着時，門突然呀的開了。特務長心上一亮，高興極了，滿以為有人出來了，但等了半天還沒見人出來，於是他便和值星採買壯着胆子，一邊說「對不住！」一邊走進去。屋裏還有八氣，證明不久以前還有人在這兒住過，但他們却一點什麼可吃的也找不到。他又特別叫值星採買注意搜集米谷，也一樣有叫他們失望，最後他憤憤然的退出來，露着毫無辦法的神氣，朝來路走，後面依然跟着那些挑空担子的伙伕。

「米呢？」團長在團部外面的空地上，遇見他們。

「沒辦法，」特務長肚子嚙嚙的說。「人不見，天又黑……」

「我們帶來的還有多少？」

他回頭去看伙伕員：「我們帶來的還有多少？」

「一担半不到。……」

「常」担半不到。」他向團長回說。

「那麼就先把它拿出來燒稀飯好了，沒辦法，只好大家多熬點苦。稻草呢？」

「還沒有弄到，不過作面的打谷場上堆得很多，我們可以先把它要來，等老百姓回來問明了物主再算錢給他。」

「那就這樣做好了。」

特務長走了，團長也走回裏面，看着這昏暗的古屋，在自己臨時的辦公室來往的走着，抽着烟。馬燈的光黯澹的照着，把他瘦長的影子，印在污蝕的牆壁上，不時隨着他的足步走動，而搖晃着。

「老袁，」他微笑着，但面孔並不對着我說。「我們被自己老百姓實行空舍清野了，」接着他又沉默着。「這真太難了，我在江西德安打仗，還沒遇到這種情形哩。」他把烟蒂丟在地下，想藉自己也應當到各營去看看，於是便又跨着步出去。「回頭照大家一聲，對自己的風紀要特別注意！」我聽見他在門外說着的聲音。

三、老鄉，我們是抗日軍



政工隊第二天才到埠上，隊長走來請示駐紮地點。

「且慢。」團長正在給二營通電話，沒等他報告完，就用手遮斷他的話說。「他們還要不要『加油？』」

「還好。」隊長叫春回說。「他們的油原本已加足的。」

「那麼，」團長興奮得跳起來，放下電話機叫道。「趕快給我派出去，通通派出去，要是你們再遲一步，大家差不多都要餓肚子了。」

「怎麼回事，我不懂。」隊長有點惘然的說，他到這時還沒有弄清楚。

「什麼，你還沒有聽懂？」團長說，又回頭向着我。「你把情形通通告訴他。」

又回轉頭去給二營搖電話了。當我們要走出門時，他已把電話打好，把一隻手搭在隊長的肩土，愉快的說：「把老百姓找回來，這回不再是說着頑了，我一定請你們大家吃肉。」在甯江的時候，有一回他曾開玩笑的答應政工隊隊員，說如果他們工作做得好，他一定請大家吃狗肉。後來雖然做得不壞，但狗肉始終沒吃着，因此隊員們一遇到他，常常笑嘻嘻的鼓嘈着要狗肉吃。這件事他顯然還沒忘記。

我們朝圩場走去，我在路邊把這兒的許多情形都告訴他了。」  
隊長露着蠻有自信的神氣說：

「沒有問題，包在我們身上。」

但我警告他，不要太大意，問題不僅在老百姓回不來問題，還有他們是說客家話的，我們要說的話他們根本就聽不懂。

「我們的隊員有客家人，」他說，「他們會說弄兒的話的。……」  
說着我們已經走到了。但是還沒來得及等他們宣佈，隊員們已先知道了，特務長剛來過，他給他們拉着把一切報告了。

「隊長，我們什麼時候因為工作？」已經有人提起來了，他焦急得很，好像怕遲了會做不到。

「我擔心你們提不起精神，同志們，我們是剛剛趕了五六十里路到的。」隊長裝着完全是爲着他們的樣子說。

「這一點路算什麼，隊長，給我們去工作吧，剛才聽見特務長的話真把我們急死



了！」

「讓我們去吧，我們再也呆不住了。」

隊長回頭向我丟了個眼色，好像是說：「你看着！」

「你們真的馬上要出發工作？」

「要！」幾十個聲音同時鼓嘈着。

「那麼準備吧。」他接着宣佈了自己的計劃，把全中隊分成四個小隊，每小隊五個人，找不到嚮導嗎？沒關係，他們是躲在山裏的，有的就在過河的竹林內。見到他們時，態度和善，不要驚嚇了他們，找不到壯丁，女人老太婆先找。幾個也好。最後，他揚起了手，大聲鼓勵着道：「同志們，加油啊！團長已答應把狗肉債還清了！」

於是乎，笑聲叫喊，夾着二十個壯健的青年男女，朝村外，朝山上，朝河的對岸飛撲去了。

「我們回團部吧，」隊長吩咐伏役把公物行李挑到團部去之後，就舒口氣對我說，好像他剛剛放下一身重荷似的。「他們總算走了，我們到團部去等等吧。」

隊員們朝着村外相反的四個方向走去，他們什麼都看不見，除了那枯黃的草地和成堆的憔悴的樹林。草地上沒有放牧的牛羊，樹林中的鳥雀，也顯得稀少了。大家把情緒鎮定一下，覺得擺在他們面前的，並不是一件轉易的負擔，上山鼓動老百姓回家，他們曾經經驗過，但那是在把敵人趕出去之後，而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民衆不是爲了逃避敵人而離開自己的家園，而是爲了逃避自己的軍隊。

他們走着，足步越來越沉重了，有時他們突然看見有一個影子遠遠的走來了，於是全隊人便有說不出的感奮，有的就高高的提起嗓子，邊跳起來招手，邊喊。影子給吶喊聲驚駭得抬起頭來，他們本來是爲了逃避軍隊拉伕，派人，才成家的連着家畜穀子逃出來，現在糟了，碰見他們了，而且又被叫喊着了，於是恐怖的血液開始在他們的血管迅速的奔流着，一種下意识的恐怖心理使他們急遽的止住步，並且回轉頭就沒命的奔跑。隊員們連聲喊：「糟，他們誤會了！便在後面邊追邊聲明：『不要走啊，老鄉，我們是抗日軍隊，我們買賣公道，不拉伕……』但是聲音喊得越大，老百姓也跑得越快，快得絆交了翻個筋斗，爬起來又再跑，來不及把身上灰塵撲去，或是抹去流血的傷口。到最後

是追的人停止追了，心中暗暗的感到無限的淒涼，這些民衆太落後了，簡直沒辦法。日軍刺，我們買過公道。不登時……「替是聲音響得很大，去打我也開聲響得，特停條的人也消失，不知到那兒去，他們也一定在想：果不出所料，來拉伏了，好險，要不是刻真……」

走得快！……

到了下午，有三小隊人空手回來了，他們都已追得精疲力竭，第四小隊却一直沒有

消息。隊長態度大變，突然又過分誇張的下着悲觀的結論：這兒的民衆大落後了，沒辦

法。剛附居然就主張：豈有此理，給老子派兵到山上去，能拉回幾個就算幾個。團長

態度沉着的說：「別急，好的節目總要留在後頭的。……」

四、狗狗狗……

滿人而……

天黑了。我們正準備在團部用……

來……

他們後邊跟着四十左右歲的兩個婦人，和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這三個勝利品，看見這

兒有這樣多人，這樣多槍，驚慌不已，不斷的拉着隊中的女隊員，用家話悄悄的問：

「你們不騙人，你們不是來拉伏的？」

女隊員於是和藹的大聲笑着，再三的安慰她，向她們解釋：我們是抗日軍隊，我們買賣公道，不拉伕，不住民房；又看大家都是客客氣氣的，她們也就稍稍安心了。但兩雙眼睛是不時的溜着長駱的光。

團長客氣的接待着這三個來客，用溫雅而聲調，向她們解釋日本兵和中國的抗日軍

有什麼不同。滔滔不竭的說着，擺着右手，直到看見她們正在彼此莫明其妙的對愕着，才想起她們也許聽不懂，於是便回頭去問政工隊員：

「她們會不會聽白話？」

「不！她們不懂白話。」一個女隊員低聲的回答。

「那麼你向她們解釋吧，我的話太簡單了。」

三位客人，表示完全滿意的給送走了，大家就開始在等待着勝利場面的到來。

是那些政工隊同志，他們差不多個個都有那樣自信，那樣的幻想：在那寬廣的田野，在對河的渡口，一定會成夜有人把着火把在活動。

聲的叫着，劃破這空際的靜默，接着，散在四處的就起來響應，於是人們被叫醒了，豬在豬欄裏呻吟着要出來，糖榨重新吱吱的轉動，河岸的水槽也照樣沉重的響着，牛羊開始在田野中奔逐，村莊甦醒，心臟重新跳動了。想一想，到那時我們是會怎樣的興奮！人類的努力，已征服了原始的愚蠢和無知了！

而事實上，在東方剛現出霧白的時分，他們也的確聽見了牲畜們的啼鳴聲。「什麼聲音？」但是大家都不敢相信，認為是不可能的，於是便裝着不曾聽消的樣子，彼此探問：

「這是雞鳴。」

「什麼？雞鳴！……」

「是雞鳴。」

「天啊！雞鳴了！雞鳴了！」

於是有人從稻草堆上爬起來，到處亂踢亂搖，把二十幾個人都擾醒了。於是他們就在朦朧的晨光中，手面也不洗的開始「突擊」起來，有的忙着寫標語，有的畫漫畫，有

的就默默的在擬家庭訪問大綱。當我趁個大早離開團部，到做工隊部去看他們時，滿村子都已給他們紅綠紙的標語漫畫貼滿了。隊員們像一羣蒼蠅，伸長着鼻子，一聞到什麼地方有臭味便嗖的撲將過去。他們一家家去訪問，在田裏幫他們做點小事，女隊員就直擠到人家的睡房去，跟老太婆談家常，逗娃兒玩。

太陽出來了，男子漢的面孔也開始出現，但在數量上，却是那樣地稀少，又差不多是一樣胆怯的，在路上走不上三步就得前後左右的回頭瞻望一下，似怕有什麼人會隨時撲到他們身上，用繩子扣着頸子走。同時，另一種流言也在他們之間，彼此的低聲傳着。

「你難道沒有，聽說他們對老百姓好並不是真的，只要過兩天等我們都忘記提防了，才突然來個一網打盡哩。」

「我早就猜到，要不然他們為什麼對我們這樣好，這種軍隊我們從來沒見過。」

「軍隊沒有一個是好的。」

「是的，我們得當心，那是一個看不見的網。」



三天過去了，他們照樣在隨時都可以溜上山去的心情中，惶惑不安的生活着。但是

，他們也沒有忘記隨時的抓住機會。對這些抗日軍人表示敬意。在另一方面，我們却也沒

有看請他們這一種不。畏怯的情形，大家滿以為老百姓來了，政治工作成功了，所有的

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了，誰都不。這事再當一回事，放在心裏，忘掉了。正有新的題材

在與奮。大家的神經，到處都在談論着「狗狗狗……北江的狗肉是聞名全省的，官長談

，士兵也。在談。坪裏已經有豬肉之類東西出賣了，但是他們買不起，而身體是太乾燥

了，於是乎先從那些傢伙起，就朝「狗」的身上打算。

，於是一。下午，我想到坪上去買點東西，雖然所有的店門都關上了，只有一家理髮鋪

還開。我走。張面孔。沉。不可。和一個老農人談着秘密話：「我早就說過，那件

匠，正。一副。孔。沉。不可。和一個老農人談着秘密話：「我早就說過，那件

事，人。天。去。果。然。不。錯。一。案。走。為。什麼。不。走。……

，你。老。農。民。悲。哀。的。嘆。着。氣。一。案。走。為。什麼。不。走。……

千。百。一。套。腳。踏。大。聲。當。然。我。做。什麼。挑。不。動。啊！他。對。他。的。被。腳。以。乎。覺。別。很

的。我。一。套。腳。踏。大。聲。當。然。我。做。什麼。挑。不。動。啊！他。對。他。的。被。腳。以。乎。覺。別。很

的。我。一。套。腳。踏。大。聲。當。然。我。做。什麼。挑。不。動。啊！他。對。他。的。被。腳。以。乎。覺。別。很

的。我。一。套。腳。踏。大。聲。當。然。我。做。什麼。挑。不。動。啊！他。對。他。的。被。腳。以。乎。覺。別。很

的。我。一。套。腳。踏。大。聲。當。然。我。做。什麼。挑。不。動。啊！他。對。他。的。被。腳。以。乎。覺。別。很

滿意。

肉中非理斷。野蠻是羣臣主要的案畜。麒麟頭土習噴小命。主要是養善官。要是姪  
剛說到這兒，聽見我的脚步聲在門外響，她就忽然的把話止住，面色倉皇的回過來  
露出過分惡毒親懣神氣和我打招呼。那個老農人竟至吃驚不已，和他那樣的年紀完全不  
相稱的翻過身去，在後門消失了。

我離開那個披脚傢伙，心驚莫明其妙的朝野尾走去。有兩個賣菜婦人也正在那兒低  
聲的，秘密的談着：「狗狗狗……」但一看見我又不敢說下去了。  
果非動動回我管管去。說「眼眼眼……」但一看見我又不敢說下去了。

「見鬼！」我想，覺得有什麼風暴就要到來了。於是我就朝回頭走，離開那兒，想  
回開部去。沿途都有人用胆怯的，驚恐的語氣對我，可憐又客氣親熱能對我談話。這  
是怎麼回事？好像我身上長着什麼叫人害怕的東西。但我遍身的搜索着，却找不出什麼  
可疑的，除了這身破軍服外，的確我是沒有什麼不同。

我繼續走着，把頭放低，想着那些沒有想通的事。剛到一個轉彎處，突然給一羣  
異常的叫鬧聲嚇住了。我把頭抬起，朝前看去，只見在一間操場工場前面，有兩個士  
兵正在和三個婦人搶着一頭狗。狗兒並不大，只有六七個月光景，頸子已經一條草繩綁  
住了。那三個婦人，見我走近，就都跑開了。我走上前去，只見那三個婦人，都圍着那頭狗，



住了，因為綁得太緊了，以致使它的口都無法合攏。士兵拉着那根綁狗繩子想放開大步走，但是那三個婦人却硬不放鬆，她們邊咒罵，追在狗背後，有一個甚至伸手抓狗尾巴，當她抓着了，就牢牢的抓住抵死不放。這領狗兒變成了前後兩種吸力的中間層，它給拉痛了，於是就張大嘴巴，翻白眼核，哀聲的處救着。第二個士兵原本走在前面，這時便想回頭去解圍，剛好給另兩個婦人纏住，於是乎糾紛便發生了。

我故意大聲的咳着，朝他們走去，拉狗繩的士兵首先看見我，低低的對着同伴叫了一聲，放開繩子朝橫巷就跑，第二個士兵見情勢不好，也倉皇的丟開那兩個婦人緊緊的跟在他底同伴背後逸去。這一切都變化得太快，太突然了，以致使那三個婦人也吃驚不少，她們莫名其妙的也急急把那狗捨棄，匆忙的回頭跑去，在榨糖工場後面消失了。當我走到發生糾紛地點時，一切都已恢復靜寂了，只有那隻悲哀的小狗，坐在地下用舌頭舐後腿上的傷痕。

我情緒要劣的，一直走到團部。正想拿這件事和團長談談，狗在這一帶是養得太多，肉也很肥潤，但這是農民主要的家畜，他們晚上防禦小偷，主要是靠着它，要是我

們把它吃光了，以後的情形怎樣將不堪想像了。但是他們也正圍着一面方桌子，大塊肉的大塊肉，挾着朝口裏送。

「老袁！」團附見我到了，就比誰都着急的大聲叫。「快點來，差點就沒你的份了。」

「什麼東西？」我過去，還沒有擠到桌面。

「狗肉！」團附說，又往口裏送進一大塊。另一邊含糊糊糊的說下去：「還沒有燉，不過已輪得上稱佳品了！」

「怎麼弄來的？」我冷冷的說，想起了剛剛在路上所見的情景。

「叫廚房去弄來的，兩塊錢一隻。」

我默默的在他們旁邊站了一會，就又回轉頭走，這兒的空氣和我當時的情緒很不相同。

「你不吃嗎？」

「我不吃！」我說，脚步已跨到外了。

我在田野中亂走着，想到河邊去散洩這肚子裏的悶氣。但是，當我剛走到通河邊

路上，就給前面浮着呈現着的，暴常的腐爛情況吸住了。有很多人擠在那兒等船，他們

各帶着自己的箱籠和牲口，連狗也沒有兩樣的，和豬鴉一樣的被用竹籠籠着或被繩子扣

在籃上。但他們却都是歡娛愉快的，只不過互相開着屁股叫快了兩聲而已。

有兩艘舢板，在河中，滿滿的載着人交換着來去。農民們默默的搬運着他們的家產

妻女上船去，默默的被朝河上載去，又默默的上了對岸，然後在竹林後面那片乾漠的草

場上消失，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毫不生尤怨和感傷。

我在那兒站着，差不多呆了。我不知道自己已在做什麼，僅僅在無意識的在想

「他們去了。幾天是連夜的回來，現在又連夜的走回去，上山去了！」

「難道就讓事情這樣的糟下去嗎？」忽然我覺得自己很受激動。「不！」我對自己

「我得想辦法，我得把局面好好的挽救過來。到政工隊去，找他們來！於是我們開

始動身，走向政工隊去。」

天已經黑了，院子裏點着盞馬燈。但當我跨進門去，那裏一個人也沒有看見，到那兒

門外



聲音，而把……

## 馬

「好馬前頭……」

「馬的笑話」天……

我看過很多日本馬，但從來沒看見像這樣的一匹。它的毛色是紅的，紅得差不多可以燒人，色澤十分油潤，油潤得可供人當鏡子照。至於它底四肢呢？那不能說是足，是四根柱子，每根柱子決不瞎吹，足可以壓倒一個壯年人。說到高度，團部的長脚司書（有名的長條子角色）就被人家請出來了。他滿面通紅的和馬併排地站着，爲着表示隆重起見，美人兒團副（他以善於修飾而獲得這個榮名）就親自拿了一根棍子，一頭擱在馬背，一頭擱在長脚司書的光頭上，於是跟着一陣哄然的笑聲評判便開始了。

這畜牲似乎也以自己的高大爲可傲，你看它那樣神氣的站着，一動也不動的，悄悄的用眼角瞧着這一羣被鼓舞着的人。而這一羣人就用盡了一切笑話來挖苦它。從它被送

到這院子內的那天起，美人兒驕勢高着足跟用手去拍它底背，並當衆宣稱：他曾親眼看見，（至於怎樣看見，在什麼地方看見，那是另外一回事。）山田聯隊長爲了他這四寶貝的馬，曾煩惱了幾天，因爲從它的身上他發現了一個最大的困難。但是這個困難不久便解決了，就是爲了能使自己無困難的爬上它的馬背，他必須預備兩個馬快，一個負責來飼養它，另一個「你說他做什麼用的」？

這個問題頗難，因爲這些聰明人都暫時的睜大了眼睛彼此對望着，以至於使這個鬧哄哄的院子都沉靜下去了。最後還是一個副官壯了胆子出來說：

「因爲它是一匹名貴的馬，所以需要兩個人去看養。……」

長官們一致的把頭點下去，默默的同意這種智慧的見解。但是我們的「美人兒」却還在那兒搖頭，他說：

「猜不出嗎？聽着！原來這位山田聯隊長，爲了要應付他致命的困難，就自己發明了一架木梯子，當他要騎上這畜牲的背上時，甲馬快就有力的扭住馬絡頭，乙馬快急急的攆着梯趕來，輕輕的架在馬腰上，讓這位只有四尺長的山田長官一級一級的爬上去，



安穩的坐在他舒適的高鞍上。……

笑聲像噴水泉一樣的，突然的射出來了，然後又變成無數的小雨點向院落四周。

「天啊！這方法想得得多麼巧妙啊！」

「我相信這付山什麼的，一定是一位發明家。」

「要是他的木槎子在戰場上突然的失掉了，那麼我們這位可憐的聯隊長是不堪設想了。」

「因為小景一四會貴而誤，這需要兩個人去替發。」

這笑聲馬來得一樣的急驟，這樣的洪利，以至於使院內的幾隻鬃家的小豬，都嚇得驚慌的狂奔起來。它們無禮的在長官的腳底，窺覷，有一隻花白色的竟敢直接到紅色

馬的鼻子上去，使它痛得不得不吃驚的從地底下，從草料堆中抬起來，並且嗚嗚的鳴着鼻

子。……

二、可憐的畜牲，連了！

這可憐的畜牲，被當作俘虜品送到這院子來，已經有三天了。它每天瀟灑的吃着一

些數量稀少而且極為粗劣的馬料，按照被馬依牽到草地去踏草根，一直到黃昏才回來。

但是它消瘦了，吃得很少，而且常常只用鼻子去聞一聞就搖頭走開了，馬伕同志一個年青的小伙子，一個正真的上等列兵，因為做錯了事被處罰在團部暫時充當馬伕，懷着滿面憂愁走來報告團長：草料太壞了，它不肯吃。

團長親自跑到院子內去，伸手去摸一摸這畜牲油潤的全身，真的，它消瘦了，那油潤的光輝已經失去了，至於那種燒人的光澤，也漸漸的漸漸的減色了。他再去看它的鼻孔，覺得它的眼睛也像一個受屈的孩子，睜瞪的望着他。他輕輕的打了一頓冷戰，覺得很對不住它。

馬伕同志站在旁邊，默默的不作一語，他的心中被無限辛酸的悲緒浮泛着。三天來，他已和這馬發出了深厚的感情，他摸到了它的脾氣，知道它善良而又溫順的德性；他愛它，把它當作自己的寶貝一樣的看着。但是，它弄不得一樣的消瘦下去，他悲哀

「報告團長！」他突然勇敢的，用充滿愁悶情緒的聲調說。「這是一匹好馬，我從來沒看見過的，我們不能讓它這樣壞下去。」他停了一停。「它的需要並不怎樣高，只



要有好的新鮮草料，它就會好起來。」

「那兒去得這些好草料呢，現在的草都已乾枯了。」

「我知道，只有一個地方有，」他說，用手指着村外。「離開這兒四五里，山底下那兒有一塊好草地，從前是牛奶公司的牧場。」

團長打開他胸前掛着的望遠鏡，不錯，山底下有一塊油綠的草地，但是他不能不考慮，「再過去兩三里路，就到了敵人的警戒線了。」

「他們白天都不敢出來的，要是團長能答應我把馬放到那兒去，我敢担保一定沒有事。……」

團長沉默着，他還得再考慮。他的眼睛無意中的觸到這畜牲絕望的眼光，他的決心慢慢的被提起來了。「好吧，」他咬緊了牙根說。「你明天就把它牽到那草地上去！」紅色馬到了油綠的草地上，好像一隻魚放在深水中，活動起來了。它從草地上聞着泥土的香味，嗜着肥沃的青草，等到肚子被裝得差不多了，於是就蹣跚着走到小溪旁，飲着香甜的泉水，低低的嗚叫着，用嘴巴去溫存馬伕的面孔，表示自己底無限的眷戀和

溫的，然後它充足的被帶回來了。

酒長子這畜牲新的生活狀況，特別表示滿意，馬伏同志也以無限喜悅的心情，來和這畜牲新進友情，他甚至於相信這畜牲已永遠不會離開他了。他在草地上來回的走着，使自己陷在陶醉中。因為他對它的信任過深，對它的每一個行動縱容，管束因之也就大次的鬆懈起來了。

不幸是一個狡猾的東西，它常常會利用人家在大意的時候，悄悄的擠了進來，而使你遭遇到困難。我們的馬伏同志，就在這樣被陶醉於自滿中，遇見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有陣風，有一種號聲，和自己部隊裏的繩不相同的號聲，突然在黃昏的草地上，清晣的響了。不是發自自己周圍，而是從遠遠的北方，風帶着它來。……

是紅毛馬低着頭在吃草，它和馬伏同志一樣的被這號聲吸住了，於是，它就抬起頭，波動着那尖長而美麗的耳朵，聽得那樣的仔細，入神，好像連它的靈魂也被勾去似的。過了一會，它就無意的舉起足慢慢朝北方走去，同時馬伏同志也想起，那一定是在日本爆發出來的，受過訓練的日本馬都會聽這種號聲且服從它，當他看見它是怎樣匆促

的新號聲進去，他着急起來了，連忙站起來，大聲的向它叱喝着，並勸足趕上去。

討厭的號聲好像有意和牠搗亂似的，牠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叫着，紅色馬小跑起來了，馬夫同志感到有點心煩，但是他還是提緊足跟直趕，並且能做到使它不知不覺。於是十五分鐘後他追上它，並伸手去抓住它的棕毛，把全身吊在它上面，奮力向上盤翻身直到他完全爬到它的背上緊緊的抓住它底頸毛，並把身子伏着。頭在這畜牲已成了不能翻伏的力羸了，它飛跑着，像一枝飛箭，朝向北方。他的心十分焦急，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他已不能翻伏這畜牲，沒法下來，也不願意下來。這是一顆不小的責任啊！長官是怎樣把這寶具交給他，而卻輕易的，像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一樣，讓它跑掉了。他能這樣嗎？

「不能！」他想，「畜牲上看你能把我帶到那兒去！」

三、馬，馬，馬……

他忘記了自己被跌着，已走了多少路，他只尋得有許多樹木、草地、田疇，在牠的前面飛馳着翻着筋斗，然後消失了！當牠能夠運用他的耳朵去工作着時，他相信那討厭

的號聲已經停止了。但是在他面前却站着一個村莊，隊長告訴過他：這就是敵人的警戒線。他感到身子十分疲勞，但是卻不願意下來，他希望能夠慢慢的在它上面設法把這馬制伏，弄回去。不幸的是這可惡的畜牲却還在跑着，而且他又看見前面好像有人在走着。不錯，是兩個着制服的日本兵，雖然他喝得有點半醉的樣子，走路也還是搖搖擺擺的，但是他們就會發現，而後就捉住他連這匹馬，要他再這樣跑了下去的話。你看，糟了，走近他們了，就要被發覺騎在這匹高大的脫了絡頭的馬上的，是一個中國士兵了。天啊！跳下去吧，這樣給抓去是不值得的……。於是他悄悄的讓自己從馬背上溜下來，並在路旁的小樹叢中，把自己掩蔽起來。他希望那馬能繼續的跑過去，最好能把他們撞翻踩死在地上。但是，可惡的畜牲，竟敢不照他的希望做去，它只朝前蹣跚的跑了幾步就突然的停下了，把那可惡的鼻子高高的伸着，鬼似的叫起來，這樣一來，把在前面搖搖擺擺走着的日本兵嚇呆了，他嚇得來不及掉頭，就連忙的掉開一邊，等着不見上來，回頭一看，什麼是一頭馬？脫了絡頭，又沒有人管的！豈有此理，一定是什麼地方走失的。馬扶同志索索的躲着，他怕他們會追覓；誰趕來的？躲在那屍體在路旁小。

樹叢內？於是他在裏面抓得更緊了。他聽見馬的嘶聲，和那兩個發傢伙的驚呼：「？」

……他聽不懂那句話，但他在心內推測着，那一定是「馬，馬，馬……」

差不多有十分鐘，他聽見他們用着種種方法去圍捕這匹紅馬，並把它綁着牽進村裏去。「完了！」他心想，悲哀地。「他們把它牽去了！」他的心絕望而又刺痛着，差一點要哭出聲來，但他忍着，他得忍着，想想辦法啊！哭有什麼用呢？堂堂的軍人是不用哭來解決困難的。那怎麼辦呢？空手跑回去？那團長就會問：

「馬呢？我們那紅色馬呢？」

怎樣回答他好呢？難道說——

「報告團長：紅色馬給丟掉了……」

團長會怎樣說呢？「你這流氓，我要槍斃你！你收了日本人多少賄賂把馬放還給他們？你說，你說！我要槍斃你！……」於是，他就被扣留或者槍斃了。

馬仗同志嘆着氣。馬蹄的滴瀝聲把他驚醒了，他摒住氣，兩眼透過樹叢悄悄的對外望着，馬蹄聲是從後面一條大路來的，當他們漸漸的走近時，他就看見坐在馬上的是一

對長官打扮的日本兵，正一前一後的朝村裏奔去。等他們過去，他舒了一口氣正想出來，却又看見一個背着一個大皮包的人，氣吁喘喘的走來，好像正趕上那兩匹騎而苦於趕不上似的。馬伕同志心中一亮，突然起了一種衝動，「啊！」他暗暗的對自己叫道：「我有辦法了！」於是他就準備着，等他走近，瞧了個真切，從側面向他直撲過去，沒有等他來得及喊出一句話，他已騎在他的身上，並死緊的勒住他的喉嚨了。……

#### 四、後面跟了一大羣

現在，我們的馬伕同志已經暫時的成了「皇軍」了，他裝着那個倒霉傢伙的樣子，背着大皮包，走起路來氣吁喘喘的，大搖大擺朝裏走去。他通過村口的哨所，心中有點糾索，但是人家並不理會他，於是他又壯着胆子了。

這個村子對他並不是很的陌生，他們從前曾在這兒駐紮過的。這時一切房子呀，草呀，樹呀，雖然沒有多大改變，但却靜悄悄的見不到一個人，而且沿途是人和畜糞，臭氣薰得他十分難過。他想到利用這機會去偵查查這些「皇軍」的虛實，但又害怕在路上遇見人，只讓他們要鞭撻開口，他的偽裝就要完全暴露了。

天已經黑了，他濛濛然的在村內亂竄，正不知道該朝那兒走去的時候，馬突然「嘶嘶……」的鳴叫着，這使他的心完全跳起來，並且暗自吃驚的叫道：「馬，馬，馬！」

「於是他動起足來，朝「馬」的那兒走去了。

在村子左面築着幾間破房子，有一大片曠地，不知在多少年代前，有人在這曠地上種下幾株榕樹，這時榕樹已經大了，大得足夠用兩三個人的手去合抱它的樹身。馬伏回窩就在這林外看見一羣黑越越的畜牲站裏面，用嘴巴嚙着口袋，用後足踢，並嘶嘶的叫。

他蹣跚着腳摸進去，一匹一匹的數着，並企圖在黑暗中分辨它們的色澤和高度。他逐漸的辨着，數下去，但是他心中的憂愁也跟着一樣的加重了，幾至差不多要完全絕望了。「糟糕！紅色馬不見了！」他暗暗的叫苦，但是摸到了最後一匹，他的希望又被喚起來了，那畜牲不但不大聲的叫，還敢用嘴巴，像往常一樣，熟練的，溫存他的手和面孔。「紅色的！紅色的！」他差不多要叫出來了，手足全在抖索着。「我的寶貝紅色駒！」他用力緊緊的去擁抱它，似怕被它走掉似的。「我的」

狗兒突然汪汪的叫起來，破屋裏有人準開門出來了，「糟糕！」馬伏同志心中一震，把身子迅速的朝旁邊一閃，在榕樹身邊躲着，氣也不敢喘一口的。靜靜的坐在那小屋內發出幽靜。過了一會，門開了，有一個黑影子蹣跚着走進來，在黑暗中直朝樹林中走，約走了十幾步，他就在一根樹根前站住，並且解開褲襠。解手後，他向馬伏看了看，覺得沒有什麼便又走回去。馬伏同志的心暫時的不靜下去，但是覺得他的計劃已不能很快的實現了。「他們還沒睡覺哩，」他想，「要是這時動手就會給發覺的。那麼怎麼辦呢？到村裏去蕩蕩，挨過這時間？……」他舒了一口氣，「不！還是在這兒躲着。」

村子慢慢的靜下去了，夜間風很大，手足都覺得有點麻木，而狗兒又不斷的汪汪的叫，伴着那零碎的槍聲。他，覺得有點淒涼。但他不能離開這兒，他只有把自己的身體縮得更緊更小一點。

時間流過去了，黑暗流過去了，他倦乏了，但是天却亮了，他傾聽着從遠處傳來的破曉的雞鳴，想起了院子裏每天破曉也有這種鳴聲，說不定是從自己的村內傳出來的。



他的心中起了一重親切和溫情了，但是接着他又焦急起來，有多少人，現在正爲着這匹紅色馬和馬快頭着焦急燥啊！他，却在這兒安閑的守着，守着時間。

天色朦朧起來了，他掉頭看着林外，覺得已經不早了。於是就站起來，走向紅色馬去，好像是在自己的院子內，在平常日子，按着習慣從馬廄內把它牽出來，並趕向草地去，他把繩子從柵上解下，低低的呼嘯着要把它牽來，而且準備爬上馬背。就在這時，其他的幾匹似乎都吃起醋來了，它們突然嘶嘶的咆吼起來了。「王八！王八！你還壞了我的事了！」馬快同志一溜着急的罵着，一邊趕過去滿足了它們的要求，把它們通通從馬絡頭裏解放了。他裝着要到草地上去放草的樣子，騎在那紅色馬的背上，在他後面就跟着那大大小小的走出村子，通過哨崗，在廣闊的草原上不見了。……

兩點鐘後，這個英雄帶着那大大小小的一羣馬，在院子裏出現了，他既不驕傲，也沒有自誇神氣，然而他是疲憊的，用手摸着他的光頭，立在湖長和一羣吃驚的長官面前。

「團長，」他說，「我總算完成了我自己的任務，沒有丟掉紅色馬，並帶來一羣新的。……」

下午，他重新帶起他的上等騎兵領章，並接受了親切同僚的祝賀，團長是五十元和一個中山紀念章，而「美人兒」却異想天開的贈給了他一首新編毛毛雨詞——「馬俠」，中山紀念章在我們上等列兵光榮的胸前給摸得發黑了，而「馬俠」和這一段「馬的笑話」，却悄悄的傳遍了整個粵北前線。……

## 奇遇

### 旅途

我是一個少校聯絡參謀。爲了向北江前線前敵指揮部傳遞一道機密的作戰命令，我被派着出發了。

這一次出差，要走的都是山野小路，預定的路程是四天，出發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我自己，另一個是衛兵兼勤務。十三日命令下來，十四日我們就收拾好行裝，藏着文件辭別乘人上路了。

北江的天氣是少有靜和的，雖說已是春天，但氣候却變得很利害，有時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有時又突然地變冷了，再不然就是一陣傾盆大雨，三四天下個不停。像這樣的氣候，誰也不敢担保這一次的差館進行得很順利，但是我們却照樣按着每天八十里行

程，繼續前進。第一天似乎還進行得相當順利，第二天有一個小小的困難發生，那便是我的那個同伴突然地病倒了，他的頭發燒，眼睛發昏，嘴唇也給燒破了好幾個地方。

「怎麼樣，你就走得動不？」我問，看着這個少年漲紅的面。

「沒有關係，」少年張開口說，對他的病似乎感到有點慚愧。「我還勉強走得動。」接着，他就從他的床位上爬起來，把東西收拾好，跟住我繼續出發。

我故意把脚步放得很緩慢，好叫他不至于落後。起初他還能夠勉強的跟上來，後來却就不行了，我們雖然已走了兩個多鐘頭，計算起路程來二十里還不到，而他的面孔跟着又是一陣青一陣白的，呼吸很短促，最後他甚至于站着不動，索索的抖着，蹲在地下慘切的叫道：

「馬參謀我走不動了。」

我回轉身去，站在他的面前：

「是不是肚子痛？」

「不！」他說，聲音有點發顫。「我發冷。」

「是不是打擺子？」

「我常常這樣的，但沒有這一次利害，怕是惡性的。」

「你現在走不走得動？」

他抬起頭來看我，顯出淒涼的神氣。

「這就麻煩了。」我站着不動，暗暗的對自己說，心中有點寂寞的感覺，想一想，要差將近四百里山路只有這一個旅伴，而這是一個旅伴，却偏偏爲了病又走不動了。

病着的少年人，也似乎在想什麼，忽然開口說：

「我看今天無論如何是走不動了，馬參謀你一個人先走，我的病稍爲好了一點就會瀝上去。」

我雖然還有點猶豫，在這樣偏僻荒涼的地區，把一個病着的人丟開，自己跑路，無論怎樣是說不過去的，但是一想起了藏在自己的黃色公文包內的那道機密文件，想起這件命令是被指定要在四天中趕到的，我也就堅決起來了。

「好吧，」我說，「你踏在這兒不是辦法，設法到附近村落里找個歇息地方養一養

「身」我不能等你，病好了就趕來，病一時好不起來就先回部去，這兒的路很直不難走，我一個人可以走到。」

說着，我又只給他一點必需的錢，安穩了他兩句，勸身朝那偏僻的荒涼的山野地帶走了。

## 陌生人

這時，剩下來的是我一個人，一個孤獨的人了！我雖然不怕在路上發生什麼事情，但我却寂寞着；沒有一個人和我交談，也沒有一件可以安慰這顆寂寞的心的稱心的事。「我完全孤獨了。可是却常常有一個什麼聲音附在我的耳朵旁，低低地說：應該走得快。於是，我會開大步走；不一會會告訴我：應該唱點什麼。於是我就放開喉嚨唱出所能唱的抗敵歌曲，雖然我平時學的根本就不多，而且常常唱錯，把甲歌的部份插進乙歌里去，而乙歌却又和丙歌混在一起。明明知道是錯了，但我却依然要唱着，唱着，唱着，一直唱疲乏了為止。當歌聲停止了，寂寞就會重新來侵襲我，然而這有什麼辦法

呢？我不能讓沉默來加重行旅者的脚步啊！

到了中午時分，我就走進一個墟場。匆匆的用過午飯，便又匆匆的走了。爲了要消化胃里粗糙的食物，也爲了趕走旅途中的寂寞，我又照樣大聲的唱起歌來。這一次唱的比上一次還糟，有一次竟把一隻流行新歌完全唱錯了，到唱完時才覺得，但是已唱錯了。要是這時有一個人走在後面，一個懂得這支歌的人在後面？「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冷顫，急忙的掉過頭去。」可笑啊！「我叫苦道，「人家全聽見了！」原來這時在我的後邊距離百來步遠還有一個人緊緊的跟來，他似乎很細心的察看着我的每一個舉動。

這是一個和我有同樣打扮的人，因爲了禮貌，同時也許是爲了彼此間的距離還有相當遠的關係罷，我竟沒有看清他的面孔，或是身上所背帶的符號。在外表上他給我的印象是「從容不迫」，從他的裝束和步伐上看來，也好像是趕遠路來的。

我已經不怎樣寂寞了，我很想把自己的足步放緩，讓這個人趕上來，我們好一塊兒走，一塊兒談話，也許是一塊兒唱唱歌。但是說也奇怪，這個傢伙竟有點使我的足步加快了，當我故意把脚步放慢，他也跟着放慢；當我走快，他也一樣走快，好像要永遠和我

保持那固定的距離似的。這使我深深的惱怒了，我決定不再顧禮貌了，於是就故意的在路旁停下休息，看他怎麼辦。剛好坐下去，我就回轉頭去看他。你看，他僅僅稍許的遲疑了一會，也在路旁找着歇息地方坐下了。沒有辦法，我只好一面嘆氣，一面繼續動身走了。

現在，我已越過一座山，正沿一條碎石道走下坡去。山坡下就是一片平原，這平原散佈着十幾個小村莊，好像棋盤似的隱伏在春天的淡綠色的海中。緊接在這碎石道下面的，是一個大村莊，村裏設有墟場，村外圍繞着一條銀白色的溪流，天氣好的時候，流水就在陽光下反射着，在幾里外山坡上走着的人，只要稍為注意一下，就會看見那爛爛的白光。而在這時它却像一個溫馴的玩倦了的小姑娘似的，潛伏着不動了。我抬頭一看，才知道原來已是夕暮時分了。

我困乏地走過一座石橋，跨進墟場外的柵欄，沿着這墟里的一條狹隘而發臭的街道走去。這個墟場只有一條街道，兩旁有四五十家店舖，但大半都關着了，來往的鄉下人也很少。這兒原是我在出發前劃算好的一個歇腳站，同事們曾告訴過我：這墟里不懂飯



店有，環圍着客棧，過往的旅人可以在這兒飽吃一餐肥雞，這兒的肥雞是大名頂頂的，不能不吃，吃飽飯後，就可以找到那家「知者來」客棧去，店老板客氣的招待，包管不會使你皺眉頭的。

我從街頭一直走到街尾，却找不着那家「知者來」，無奈只好又朝回頭走，并且就拉住一個鄉下人問：

「請問你們這兒有家知者來客棧？」

「有的，」那個吃驚的鄉下人回答，用一隻手去指墟場的轉角處。「在那兒，掛有招牌的。」

「謝謝你，」我稱謝了他，就朝那轉角處走去。

客棧的老板，是一個到現在還留着辮子的小心老頭子，他滿面堆着笑容，開明來意，就就把我帶進裏面去。

「生意壞着呢，」他答覆了我的訊問，訴苦着說，「長官，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難捱下去了。」

去。他把我帶進二間黑暗但也還整潔的小房間。「這是官房。」他說，「特別留給長官們的。」

「只有這一間麼？還有更好的？」  
「只有這一間麼？還有更好的？」

「沒有，長官。接住這一間的還有一間，不過沒有這一間的好。」

「其一，你這客棧除這兩間外還有幾間？」

「還有兩間，不過都給做買賣的客人住去了。」  
「接住這間的，」

原來是有前後兩進共八間，去年十二月東洋飛機來炸，後進的那四間就是在這次給炸光的。  
「我透過窗門朝外看，果然在後進就是一片廢墟。」  
「現在，」他悲哀的說，「只有前進這四間了。」

我路路的把房裏四周看了一下，就客應在這一間住下。剛剛還是滿面悲哀的老人，

這時竟露着巴結得意的神氣來，大步的走出去，學着派頭大聲喊道：「伙計替客人打

點水。」我把房門半掩着，在房中站了一會，覺得累了，就放下身上的東西，在床

上靠着，閉下眼睛休息。

當我剛把眼睛閉下，又被人吵擾着了，原來那位老板又在喊接客了，雖然這店裏

只有他和一個跛了一條腿的小孩子兩個人，他却要裝着伙計很多的樣子，這大概也是學省城的。跟在大喊一聲之後，老頭子便帶進一個人來，打開我隔壁的房子說：

「長官，這是官房，特別留給你們的。」

這話似乎有十個人把頭探進那間「官房」的樣子，因為接着他就動口：「還有空的房間沒有？」

「通通住滿了。」

「那麼，」那人低低的嘆息着。「就住這一間吧。不過，老板我且問你，你們這兒一共有多少房間？都住些什麼人？沒有別的第二家？軍隊來往的多不多？」

這聲音聽來叫我有點奇怪，竟像是一個女人的，難道她就是跟在我後面的那個人，她是一個女人？怪不得她那樣故意迴避着我，不願叫我去接近她。不知爲了什麼，我忽然起了一種好奇心，像是要做一件虧心事似的，悄悄的爬起來，放低脚步感到板壁那邊去。我開始用眼睛在板壁上搜索着，希望能從上面找到一個洞眼或是一條裂縫。但是

方的結果，我不得不完全表示失望了，因為，天已經黑了，沒有燈光，板壁又是黑污不堪的，一時很難找到。

老板出去了一會，又捧着洗面水回來，那個聲音便又繼續問道：

「老板，你還沒有完全答覆我剛剛問過的話，今天晚上你們這兒住的都弄些什麼大

會？」

「都是些規矩人，」老板諂媚着說，「除了兩個做生意的，就是像你長官那樣的人

。」

「有幾個？」

「只有一個，我們只有這四個房間。」

「那麼隔壁呢？」聲音放得特別低，似乎想不給別人聽見。

「是一個長官，」老板得意的回說，聲音也放得和她一樣低。「比你長官來早一步

。」

「只一個人？」

「只一個人。」

「到那兒去的，知道麼？」

「我沒開，看樣子好像是要上前方去的。」  
她好像覺得從他的口中弄不出什麼來，便又粗聲的說：「老板，現在你去點盞燈來。」

「燈一會就點來了，老板恭敬的退出去，房門接着就砰的一聲給關上了。」

燈光在隔舍亮起來了。有些光線就在板壁的裂縫裏透過我這房裏來，我利用了這個機會，很快便找到一個洞眼，並且開始它向對面窺伺。這是一間陰鬱的小房間，地方不大，空氣也不怎樣流通，在床前這時正站着一個約二十四五歲，面部尖長，兩眼明亮的女人。她頭上的帽子早已取去，男裝的短髮被汗水溼着撒在額角上。她不時就用六隻手往臉面擦一擦，另一隻手正衝忙著脫外套，嘴巴堵得尖尖的，低低的吹着一隻悅耳的小調。

過了一會，她已把外套脫去，襯衫跟着也給扯下來，只剩下一條粉紅色的襯衫。

就這樣半裸着走透洗面架去，用手巾沐身，抹完了身又照舊回轉身來，站在桌子旁把面孔對着板壁。我對着她，把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眼圈很黑，略略的帶點媚態，兩眼瞪瞪的望住煤油燈，蹙着眉，好像在想什麼心思。忽然她用手指在桌上輕輕的敲了幾下，面露笑容，好像對誰在說俏似的嘴巴動了一動，就又吹起哨子來了。

「我的心是很不寧靜的，在這山野地方竟然也能找到這樣一朵美麗的薔薇，雖然這薔薇，也許帶着刺，但是誰又管得着這許多呢？我重新回到床邊，一邊作着極爲可笑的冥想，爲着不叫人家起疑，就裝着是剛在床上休息起來的樣子，開着門叫老板歸燈。老板點好燈來了，我就故意的問道：『請問一下，誰上？』」

「這兒有沒有飯店？」雖然我已知這宅是在那兒了。『飯店？這裏倒要緊，跑去買菜。』

「有一家，在墟場對面，燒雞三味是拿手，可以開餐飯。」

「把房門替我鎖好。我出去開飯。」

說着，我還在房內逗留了一會，密察一番隔壁有什麼動靜，不久我就到了街上了。

## 一雞三味

這一家飯店規模似乎還不小，你只要看一看它底菜牌就知道了。但是在這時，生意却不怎樣好，一盞微弱的孤燈，伴着幾位店伙計倦乏的面孔。當我跨進店門在向街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一個小伙計就一邊打噴嚏，一邊送着菜牌過來。正當我要低下頭去點菜時，一條瘦長的影子，也在我面前搖晃一下站住了。我連忙抬起頭看，又是她，那個陌生人！我一時心緒又亂起來，把點菜的事情也忘記了，只瞪瞪的看着她。只見她大大方方的，滿面堆着笑容，和老板招呼了一聲，就在我對過的座位上坐下，面孔就正向着我這一邊。

我說：「老板，有什麼好菜吃？」

伙計陪着笑面說：「肉賣完了，有鷄。」

「那麼就給我燒個一雞三味來。」我說。

沒有等我把話說完，那個陌生人也在那兒招呼人了。於是伙計又只得趕過桌位去。



她說：

「伙計：有什麼吃的？」

「肉賣完了，只有雞。」

「那麼就給我燒個一鍋三味來。」

伙計回過頭去對廚子喊道：

「還有幾隻雞？」

「只有一隻。」

於是他便回轉頭對她說：「對不住，雞沒有了。」

「不是還有一隻？」

「已經給那位長官先叫去了。」

「人家可以要，我為什麼不可以要，我不也是一樣給錢嗎？」她偷偷的斜了一隻眼來看我，又對那伙計做着生氣的樣子。

「要是長官真的要，稍為等一等我們還可以湯。」



「不行，我馬上要。」

「這可爲難。……」伙計露着沒辦法的神氣向我。情勢一來好像就要僵了，於是

我使用手把那伙計招過去：「既然這位長官要，你就給她得了，我可以叫別的。」

陌生人忙也站起半身來，笑嘻嘻的說：

「那有這個道理，這是你先生先叫的還是讓你。」

「沒有關係，」我說。「大家都是出門人。」

「不能，無論如何這是說不過去的。」她堅持着。

「那麼我們只好一個人分一半。」

「這就不能叫一鍋三味了。」

「要是你先生不見怪，我倒想到一個辦法，那就是我們合在一起吃。」

「這倒不錯，」她高興的說，一邊移動身走過來，坐在我對面。「先生尊姓，我還

沒請教過？」

「姓馬。」我說。「在總部裏當參謀的。」

「是騎鯨謀，是飛龍久仰，回前方去？」

「不，我不在前方工作，這回爲了送件公事上前方去，才從總部出發。」

「送公事去？」「煙低聲的重複着說。」「那麼我們是同路了。」

「你先生貴姓？」「他是姓公幹？」「他又發瘋走錯路，此次回廠說來。」

「我姓陳，是政工隊的隊附，因有事告假到後方來，現在剛要回去歸隊。」

彼此很豪爽的交談着，不覺已過了很久了。山鷄已啄燒好了捧至來，我們匆匆的吃

着，會了鈔票出店外去。其時顯了一顆星。「一團人並且不去錄寫意見了。」

「你還要到什麼地方去？」我說不向前，聲音強硬起來，我對着山鷄說。「再說，

她抬起頭看天上的月亮，迷離地說道着。

「好月亮，」又回頭來對我：「你打算怎樣？天上有個好月亮，墟場外有條淺水溪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去享受一下。」

我表示同意的意見，於是我們就沿柵欄那邊走去。一出柵欄就是溪岸，溪水靜靜

的流着，匯到壩邊去，再由壩上變成小瀑布奔向下流去。沿溪岸有許多花草，利用水力

纓的有節奏的轉動着，發出深長的響聲。我們慢慢的朝河岸的上流走去，她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彼此靠得很近。她不時會乘人不備的回轉頭來，看着你一下，含情的笑了笑，像一隻小鳥兒似的走開。接着，她就輕輕的用口哨吹起「流亡三部曲」。

「你喜歡月夜嗎？」她說，看着我的面。

「是的，我喜歡月夜。……」我心跳着。

「月夜是好的，」她呆着一動也不動的，聲音說得很低，好像是在做夢。「但是，」她頓了一會，又深長的嘆了一聲說。「一個人在月下走就沒有意思了。」她又動足走了。我默默的跟在她後面，兩眼像是定了似的，盯着她在月下逐漸朦朧下去的清晰的影子。

「那麼你呢？爲什麼一句不說？」她又從幾步遠的地方回過頭來。

「我嗎，」我說，「和你一樣。」

「可是你爲什麼一個人走路？」

「你不是說現在？」

「不，我問你出發的時候。」

「我有一個衛兵，但是他在路上病倒，我又不能等他，我只好一個人先走。」

「你是不是有很急的事情要到前方……？」

「比方什麼？」

「比方帶着極重要的公事。」

我沒有即時回答她，我遲疑地看着她，看是不是有什麼值得對她警惕的。她看我遲疑着不語，就又突然的大聲笑了。

「你爲什麼那樣看着我？我的好參謀，你是不是疑心我在打聽你的祕密，是不是

？」

我搖看頭：「我沒有什麼祕密，也不怕人打聽。」

「那麼，你是帶着什麼重要公事上前方了？」

「沒有這個事，」我說，「不過有些小事到前方去走走吧了。」

「你騙我，」她的自尊心好像受了侮辱似的，滿不高興的掉過頭去。「你不老實。」

「鑿着，就很響的嘆了一聲。」我們還是不聽這個，痴痴談談月亮吧。這聲在我面前站着的，又是一個很可逗人愛，活潑而又年毒的人。

我們走近一架水車旁邊，有一種嘈耳而又尖銳的聲音，使我們的神經都抖索起來了。

「討厭，」她很氣憤的說，「這聲音聽了叫人難受。」

我不同意她的意見，我說：「我却不是這樣想，有這樣一輪好月亮，沒有這個水車聲來配合，是一點也顯不出情調來的。」

「你也喜歡講情調嗎？」這話聽起來，不覺不是有些滑稽的意味。她看着我，我好像是受侮辱了。

「爲什麼我不能講？」

「比如無原無故的去懷疑一個忠實的朋友，這也是所謂情調嗎？」

「爲什麼你覺得我是在懷疑你？」

「那麼，她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說：『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問你的話？』」

「答應你什麼話？我這時不是在答應你的話！」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是什麼？」

「是你身上帶着的……」

「見鬼！」我低低的對自己說，又大聲的說道：「你這個人真是，爲什麼對這件事這樣感興趣？」

「還不是爲着好玩，我只知道罷了，要你不高興就拉倒。你要知道我原是一個很有自尊心的人，小孩子的時候我是這樣調皮慣了的，人家越不給我看的東西我越要看，越不給我知道的事情我越要知道，這是我的脾氣。同時我還有一個崇拜英雄的毛病，我很想知道我在一道走着的人，是不是一個很有身份，肯做冒險事業，帶着重要任務的人。這樣來我就可以崇拜你了。」

「可活我不是一個你所想像的那樣英雄，我僅是一個小小的少校聯絡參謀。」

「不，你錯了！」她說，突然的轉過身來，把面孔對住我，兩手插着腰，昂起頭好像正要接受一個人親吻似的。這時月亮明亮的光就正斜瀉在牆面上，在月光下，我很清

晰的看著她的纖長的睫毛，看著她藏在睫毛下的炯炯發光的眼睛，看著那輕輕蠕動的嘴巴，看著在那面，從沒有看見過的表情。「不，你錯了！」她重複著說，好像在做夢。「你是一個英雄，」她伸出一隻手來，緊緊的抓住我。「我第一次看見你的面時，我就知道你是一個英雄。」她的眼睛是那樣的望著我，好像就要把我吞下去似的，我覺得我全身已麻木了一半，兩腿乏力並且顫慄起來；我軟弱地再也提不起勇氣去看她那熱情的面，看她那發光的眼睛，我懦弱的把眼睛從她面上挪開，低向地下，久久的舉不起來。

「一切都像是死去，靜穆了，除了那單調的水車聲，除了那溪流的低語。」就是這樣，她接著說，聲音是熱情的。「我一看見你，我就覺得我自己喜歡你了。……」她把手鬆開，回轉頭就急速的朝前走去，像是非常難為情似的。……

## 你被捕了

我們回轉客棧來，夜已經靜了。客棧里的人都睡着，鼾聲使這污穢的小屋微微的抖



索着。我扶着她的<sup>手</sup>，<sup>輕輕</sup>送到房門口，輕輕的<sup>道</sup>了聲晚安就想<sup>走回</sup>自己的房間。「你慢點走，」她說，<sup>乘人不備</sup>一把就把我拉進她的懷里，<sup>跟着</sup>一個濡溼的<sup>嘴</sup>已就按到我的眼睛上。「小朋友，<sup>好好的睡</sup>。」她把<sup>我</sup>輕輕的一推，「明天好趕早路。」房門砰的關上了。

我惘然的<sup>站</sup>在房中，<sup>看着</sup>那搖曳不定的<sup>燈光</sup>，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竟發生了這樣多<sup>離奇</sup>的<sup>富有傳奇性</sup>的事情，這是可能的嗎？簡直是在做夢啊！但是，不，那不是夢，却是<sup>顯明</sup>的事實，這時我不還聽見她在隔壁房<sup>里</sup>走動着，<sup>嘴</sup>里輕輕的哼着歌嗎？不也聽見她<sup>不安</sup>的<sup>步伐</sup>，印在<sup>泥地</sup>上發的<sup>出聲</sup>音嗎？不！那<sup>簡直</sup>是<sup>最</sup>可能的……

我簡直連衣服也不想去動它一動，就靠上床去，幸福已使我陶醉了。

板壁的那一面，<sup>輕輕</sup>的響了一會也就<sup>沉默</sup>了，她在脫衣服，整理床鋪，再過一會床板就<sup>吱吱</sup>的<sup>呻吟</sup>起來，<sup>證明</sup>着她已<sup>躺</sup>下，<sup>就要</sup>睡着，<sup>窗</sup>西臥室雖已入了完全的靜止中，但是她却還沒有睡着，她在床上<sup>輾轉</sup>得很利害，有時就深深的嘆了一聲，似乎想來試探我似的。但是<sup>我</sup>却<sup>一動</sup>不動，<sup>繼續</sup>的<sup>呼吸</sup>，<sup>傾聽</sup>着木壁的那一邊。終於她再也按捺不



住，她先在板壁上輕輕的敲了兩下，又低聲叫道：

「馬同志……」

我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於是，她又把嗓子略為提高一點：

「馬同志，你睡著？」

「沒有。」我回答說，心內覺得這樣很有意思。

「爲什麼不睡呢？時候不早了。記着，我們明天一早還要趕路。」

「我睡不着。」

「你想什麼，是不是想那月亮？」

「不！」我說。「我什麼也不想。」

「那麼你爲什麼又睡不着呢？」

「因爲要睡不着，所以睡不着。……」

「你這小鬼！」她笑了，我也笑。

沉默了好一會，她忽然又嘆息起來了。

「馬同志。」她說。武不回答。」「你怎麼了？」

「做什麼？」

「你過來好不好？」

「你怎麼了？」

「我也睡不着，我們來談一談心。」

我進屋去，但也終於跨出門去。

她的門並沒有下拴，只輕輕一推就開了。室內的燈光點得很亮，她半裸着躺在床上

，一動也不動的。

「你坐到這邊來，」她指着床沿說，「爲什麼還是全副武裝？好像是去上火線似的

。把衣服脫下，把公文包和手槍都交給我。」

「不能，」我說。「這個不能交給你。」

「不要給我就算了，好像什麼人要跟你拚命似的，」她沉默了一會，又裝着笑面：

「那麼把衣服脫下罷，我們可以一直談到天亮。」

我在那兒站着不動。

「你爲什麼站着不動？」

「我怕人家知道。」

「知道了又怎樣？」

「他們就要當作笑話來說，看不起我們軍人。」

「是這樣嗎？」她受侮辱似的紅着面，「那麼你走吧，懦弱鬼！」生氣的翻過身去

，把背朝着我，故意使被頭掉在一邊，露出她上半身豐滿而潤滑的肌膚。

我遲疑地在那兒站着，不知是留下還是走好，理智和感情正在我心中交鬥着。當我

想起了自己所擔負的任務時，我恨不得馬上就回轉頭走；這是不可能的，你掌握着十幾

萬人和一個重要戰役的命運的，有時一件小小的荒唐事就會誤大事的。但是當我的眼睛

和她那圓滑的裸露着的皮膚接觸着時，我就再也提不起勇氣跨出這低低的門檻。

「走啊！」她說，輕輕的把裸露着的肩膀搖動了一下。「爲什麼不走呢？」

「要是你覺得我非走不可，」我說，「那麼我就走。」回轉身準備走了。

「真的就這樣走嗎？親，你只身帶着靈丹妙藥的。」

「你要我走的。」

「要是我不給你走呢？」

「我就留下。」——變臉那一個的靈丹妙藥？」

「要是我要你走！」——靈丹妙藥不靈了。」

「我就走。」——靈丹妙藥不靈了。」——靈丹妙藥不靈了。」——靈丹妙藥不靈了。」

「那麼走吧！」——她一邊跳下床來，當我要回轉身跨出門檻時，她已先在我前面張開

兩手攔住。「那麼走吧！」——靈丹妙藥不靈了。」——靈丹妙藥不靈了。」——靈丹妙藥不靈了。」

「我不是就要走嗎？」——靈丹妙藥不靈了。」——靈丹妙藥不靈了。」——靈丹妙藥不靈了。」

「但是，」她把門下了栓又回過身來。「你已走不出去了。」——靈丹妙藥不靈了。」

「爲什麼？」

「你被捕了！」

「我被捕了嗎？」——我問着自己，覺得有一根羊毛已經觸到我身上，本來是一個一個的解開

我的衣扣。我覺得自己身體抖索得很利害，已是一點力氣也提不起來了。

## 決鬥

我抱着一肚子憐愛而又懊惱的心情，躺在床上，看着手上的掛鍊，已經是深夜一點半了。只要再過三個鐘頭雞就會叫，天就要破曉，而我們就要照着原約定的辦法，收拾行李裝出門趕路。但就在這時，我們却依然的興奮着，沒有一個想到該去休息了。在我身邊緊緊的靠着那個人之她到這時還沒有入睡的意思，當我在沉思時，她就一聲不響的在旁邊悄悄的笑伺着，注視我的每一個動作，等我出其不意的回頭去看她，她又裝着正要入睡的樣子。但有時裝得不像給我看見了。

「你爲什麼像一隻狐狸一樣的看着我？」

「她是這樣嗎？不是？」

「不是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只覺得我是很快活的。」

我感動地俯下頭去，在她額角上輕輕的吻着。

「你覺得疲勞嗎？」

「我想睡。」

「那麼好好的睡吧。」我說這便走下床去，「非由自己睡出來，並且已過

真「你到那兒去？」

「對人的。」

「我到外面解手去。」

她沒有做聲，眼睛完全閉着了，「真的」我看着她安閑的面孔，一邊想。「她太

疲勞了！」於是我就穿好鞋子，帶着手槍和電筒出去，却沒有想到那個文件袋。

我在房後面的廢墟上解完手，看着天上那一輪清澈明淨的月亮，覺得它實在太可愛，有點不忍走開，而且有那樣多的事情需要我去思考，於是就在那兒踱起步來。十五分鐘後，我覺得自己的心情已平靜得多了，便動身轉回房間裏，因為怕驚動她，我就儘量把足步放低，低到叫人聽不出來。當我突然的在房門口出現着時，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正在發生着，那女人並未入睡，這時正整齊地穿着衣服，并伸手去拿我那

個文藝家。對這五隻手裏，這女人請求入網，無賴五個家裝裝本國，其心也。我這那樣的吃驚，以至於一個字也說不起來。其開口出更。

「不准動！」她似乎也覺得有什麼人來了，於是也忙着轉過身來，一手抓住那個文藝家，一手拿着手槍對住我。「我要它。」

「就是爲了這個，你出賣你自己的靈魂嗎？」我說。「而伸手去抓手槍，但在外表上却仍裝着毫無辦法的的樣子。」你說你愛我嗎？」

她沉默着，用牙齒咬住下唇。「真是一隻會飛的狗。」

「不，」她混亂的說，「但是請你讓開，不然我就會傷害你的。要知道就是一頭善良的狗被追得太緊了，也會咬人的。」

「你就這樣走嗎？」一點也沒有想到我們的恩情？「我的槍已經拔了出來，並且已經上了火。」

「我不願聽你走開。」

「你要怎樣？」



「我要馬上離開這兒。」

「帶着……？」

「帶着你的文件袋。」

「我們永遠也見不着了嗎？」她含淚的問着，當她強壯的向前走着，

「我要你站開。」

「我們的恩情就這樣斷了嗎？」她雙手舉向空中，她發出一聲悲慘的叫聲，

「站開，不然我要開槍了。」

「我嘆息着：『好吧，我就站開，你離開我了，我會多麼難過。』說着，我就往後退了兩步，隱在陰暗的地方。」

「我還要你站後一點！」她追上兩步，處處警惕着，似怕人會從背地暗算她。我又軟弱的往後退了兩步，覺得她的態度已和緩了許多了。現在她已走到門邊了。「不！」

「但是我不能。」我悲哀的說。



「爲什麼不能？」寒寒裏面道。

「因爲我要親眼送你出去，你知道這是最後一次。」

「你不追我嗎？」寒寒裏面道。寒寒裏面道：「不！」  
我搖了搖頭，她於是嘆息着說：「那麼，把你的面孔看在地下，我照樣的做了，就只一轉身就跳出門外，面對着我一步步的退出去，一會隱到她黑暗中去。」

「那兒的門你知道怎樣開嗎？」我在她後面說，悄悄的移上兩步。她一聲也不響的儘在那兒摸索着，「我這兒有電筒，我幫你照一照好不好？」她還是沒聲息，我突然把手電筒扭亮，跟着我握住手槍的那隻手也劇烈的震動了一下，槍聲響了，她慘叫一聲，也回過頭來開槍，但是已太遲了，子彈飛上屋頂，她往後一倒把槍丟開攤倒在地下。

「小伙子，我幹了三年的，你還是第一個。……」她含糊的說着，當我趕上前去時，她已經昏暈過去了。……」

「寒寒裏面道。」